

美國內幕

三人行社印行

D771.20
9

四一團
教贈
一九五〇



美 國 內 幕

約翰·根室原著

小王章麟魚
潘際利合譯

· 行發社版出人三 ·



3 2167 8812 9



約翰·根室 (John Gunther) 是當代美國最負盛譽的記者之一，一九〇一年生於芝加哥，從小隨愛寫作，廿一歲時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以後應「芝加哥日報」之聘，出任歐洲特派員，工作期間，曾歷經歐洲重大事變，每能以獨到的新聞材料寫成通訊，極博讀者好評。一九三六年他根據種種獨得的見聞，寫成「歐洲內幕」一書，頓時盛銷全球，歷四五年而不衰。一九三八年根室又遍遊東方，寫成「亞洲內幕」，其成就較「歐洲內幕」有過而無不及，該書中文譯本在我國也風行一時。一九四一年他又完成第三本內幕作品——「拉丁美洲內幕」，該書在美國與中南美均極受歡迎。本書「美國內幕」是他窮十年研究之功的結晶，於一九四七年初夏出版，聲譽之佳，殆達於高峯。根室體姿英秀，妻佛蘭茵絲也是一位記者。

本書告訴你——

華爾街有那些大老闆？

一九四八年那些人將競選總統？

范登堡，塔虎脫這些人什麼出身？

聞人大亨如何操縱選舉？

黑人受到些什麼痛苦？

好萊塢有些什麼政治鬥爭？

法西斯派在那些地方最得勢？

三K黨的活動中心在那裏？

TVA真正的成就是什麼？

.....

美國內幕 目次

美國內幕表解

序.....一

私言：略談本書寫作方法

第一章 黃金的加利福尼亞.....一一

加州一瞥——加州與得克薩斯——加州人的特性

第二章 加州人物.....一六

舊金山市長——布里琪斯一瞥——「義大利大亨」——州和

州長——支配加州的是誰是什麼？

第三章 續談加州.....二五

中國人和日本人——電影業的政治學——中央谷和它的設計

——加州雜俎

第四章 亨利·凱塞的生平和工作.....三〇

小事業——凱塞——弗萊塞進攻第特律——凱塞還要什麼？

第五章 尼華達的魔鬼和白銀三五

訪一个魔鬼

第六章 沿太平洋西北岸三八

奧華二州差異試釋——波特蘭和西雅圖——山城出身的两个

新人——參議員李勃

第七章 萬里行空四六

人建造的最大的單獨建築物

第八章 麵包、麵包原料和木材四九

接木材——倫登的銀翼

第九章 蒙大拿與MVA五四

MVA

第十章 猶他和柯羅拉多五九

目前的教會政治——柯羅拉多的景色——柯羅拉多政治的幾個因素

个因素

第十一章 記懷俄明和神祕的達科他六四

連科他一瞥——無黨聯盟和政治——一個大州的補遺

第十二章 奇特的堪薩斯和中西部 六九

政治和禁酒——中西部素描——中西部和孤立主義

第十三章 沉思少年史達森 七四

第十四章 明尼蘇達與威斯康辛 七七

明尼蘇達雜曲——略談威斯康辛——拉福萊特的過去與現在

第十五章 衣阿華、玉蜀黍與豬 八一

第十六章 密蘇里剪影 八五

潘特迦斯特與腐敗政治——密蘇里兩個皇后

第十七章 芝加哥「論壇報」，伊利諾與印第安納 九〇

芝加哥與伊利諾——芝加哥大學——芝加哥的犯罪——芝加

哥的反動——印第安納素描

第十八章 范登堡訪問記 一〇四

第十九章 汽車世界 一〇九

福特王朝——世界上最大的工會——通用汽車公司一瞥

第二十章 俄亥俄的人與政治……………一一九

塔虎脫生平——「老實頭」布瑞克——俄亥俄的數字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蘭內幕……………一二八

緬因二三事——新漢度瓊詩——維爾蒙的魔力與特色——

羅特島的小世界——康涅狄格州——麻薩諸塞的政治——

沙敦斯道——哈佛與耶魯

第二十二章 杜威與紐約州……………一四一

杜威的名聲——紐約州簡述

第二十三章 大都會紐約速寫……………一四八

市長奧杜威——華爾街

第二十四章 賓夕文尼亞與新澤西……………一六一

鋼鐵與匹茨堡——最好的工會——匹茨堡及其他——新澤西

第二十五章 大西洋沿岸和肯塔基……………一六九

第拉瓦與杜邦——杜邦家族——自由的瑪利蘭州——肯塔基

的風情與現實——誰統治着肯塔基——「快樂佬」陳德勤與

魏雅特

第廿六章 南方——美國的「問題孩子」……………一七五

南方概論——南方型的政治

第廿七章 水深火熱中的黑人……………一八〇

關於一本書——殘暴的記錄——斯巴達的陰影——統計·性

和隔離制——黑人談白人——白人談黑人——政治，投票稅

和白人至上——前途希望所寄

第廿八章 模特兒 TVA……………一九八

將來的海岸線——成就的規模——TVA，土壤和生命——

電力公司，捐稅和反對者——人員的精神

第廿九章 田納西和阿堪薩斯……………二〇四

投票稅和退伍兵的暴動——神秘的麥克凱勒——阿堪薩斯

第三十章 前進中的東南各州……………二〇九

巴德組織——雷區東一帶——西浮琴尼亞州——北卡洛林納

州的政治——南卡洛林納州——佛羅里達州

第卅一章 亞奈爾、陶邁基和喬治亞州……………二一五

亞奈爾的人情和政論——里奈爾的冷峻——亞奈爾和黑人——可口可樂的發源地——關於三K黨

第卅二章 不再稱雄的棉花……………二二三

阿爾巴馬州——密士失必州——路易斯安納州

第卅三章 龐然大物得克薩斯……………二二八

歷史和地理——大城掠影——得克薩斯的政治——「正常

人」——大學，神與牛肉

第卅四章 奧克拉荷馬與西南新州……………二三七

西南新州——亞利桑那州

結語……………二四八

嚴重問題前的輕鬆時刻——趨勢與問題——終曲

譯後記……………二五一

再版小記……………二五三

三版小言……………二五四

美國內幕

序

這本書是「歐洲內幕」，「亞洲內幕」，和「拉丁美洲內幕」的姊妹篇，是一個新聞記者描畫今天著名的政治界另一大陸部分的嘗試。「歐洲內幕」一部分是國家主義的研究，「亞洲內幕」是帝國主義的研究，「拉丁美洲內幕」是殖民地政治和經濟的研究；這本書是實行中的民主的研究。本書旨在努力（毫無自信地）表現這個荒誕而並不為人瞭解的國家——美國的本來面目。

我們從加利福尼亞開始（講它的想入非非主義，它的風土人情以及社會和政治的地理）然後慢慢上行至太平洋岸。我們觀察洋溢着社會力量的西北諸州，再穿過巨大的西部，作一個大的同心圓行程。我們南下清咸山脈，進入大平原，再深入廣袤的中西部諸州，研討各種趨勢，事件，問題。我們從北上，途經俄俄稱為萬民父母的新英格蘭，而抵達滿載巨響錯綜複雜的紐約。看到它的迅速致富之道，社會與政治無窮盡的對比，形成中的文化。我們環繞賓夕文尼亞可怕的樞軸，徐徐南行以達大西洋海岸，觀察無絲毫間的邊境諸州，而進入易於受攻和迅速變化的南部，我們在此無所不看，從黑人問題到TVA完滿的成就。最後，我們到達得克薩斯州巨大變遷的一種地理上的頂點，而以仍然作為真正邊界的西南部為一個漸州作結。



這就是延展在我們面前所謂「合衆國」的大略。在原子時代最初的恐怖歲月中，這裏有一個國家，一片大陸，得天時地利和人之厚，在歷史上是空前的，現在第一次試探着超越的步伐要證明它的新歸是一個成熟的世界強國。這裏，是整個地球上獨具理想的地理邊界，甚至是完美的自然邊界，財富無算，活力充沛，在民主思想和原理方面的傳統，是惟一和史無前例的——而且是一個存心建立在一個好思想上的國家。

我們對它在做些什麼？

我們大家往何處去，何種速度，終點到那里？

它的力量，問題，影響是什麼？

誰主持它，主持得如何？

當然這本書主要是爲美國人而寫的。但我們也會嘗試保持另一種觀點，以一個來自火星或月球的人設想，我怕只能間有成就。我嘗試牢記，非洲的贊德巴(Nansibar)，上海，莫斯科或是伯明罕一個受教育而見聞不廣的男人或女人也許喜歡或者需要知道美國的情形。美國人對於國外事物的無知，確是可怕。但我敢希望莫斯科(伊達荷)的人同我認爲(莫斯科)蘇聯來的人同樣地有興趣；伯明罕的人(阿爾巴馬)展讀此書一如伯明罕(英國)的體目失驚。沒有一本美國指南的書籍，此事最爲奇特。政治的研究多不勝數(但自蒲林士的著作以來，便無真正佳作)，就是百餘年前德·託克維爾(de Tocqueville)以來，哲學及各種傑出的論文的著作也不算少，但卻沒有指南書。我知道最後一本是一八九三年拜德克

(Dobson) 的作品。我急於要補充一句，我不是在想做一個托克維爾，蒲律士或是拜德克。我要採取的是非常現代和專門化的題材。假如這是一本指南書，那便是政治指南而絕不是哲學著作。我所嘗試的在於發現使這個具有無比大富源的國家移動的是什麼力量。我這本書在於搜集事實事件，並想研究（不帶偏見不作誇大）那些找得到的事實和事件。

火星或莫斯科的來人注意一些基本數字，這本書卻沒有整個討論美國的「通論」一章，理由以後會明白的。你可以從任何一本彙編上得到最重要的統計（面積，人口等等），此時設想幾件美國第一的事。美國煤，石油，銅，電力，鋁，棉花，木材和其他許多工業農業資源的產量，佔世界首席；但它的政治本質和智慧仍有未盡善的地方。它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汽車，半數的電話；但它的道德性或是最有趣的思想却不太有這樣壓倒優勢的比例。常年這個國家每年銷售價值七億美金的化粧品，但在汽車失事中却要壓死四萬人。它包含一五五，一一六個單獨的政府機關，每隔十一秒半便有一個嬰兒誕生。美國去年消費了一，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夸特（此處每夸特當指二十五磅——譯者）的冰淇淋，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個炸麵卷，有九千五百萬人每週看電影，低級趣味的雜誌每月的銷路達五千五百萬份。美國保人壽險的有七千一百萬人，賭徒四千萬，業餘攝影者二千萬，集郵者五百萬，素食主義者二千八百萬，業餘無線電報務員六萬，執業的屋卜家二萬五千人。

獨立宣言中並沒有「共和」這個字，憲法中也未載明「民主」甚至「國家」，然而我們總以為美國是最大的共和國，最大的民主國和世界最大的國家，它並且是少數沒有全國計畫機構的大國之一，就

統計上講，美國是世界的首富。可是它也沒有國家舉辦對於失業或健康的保險。事實上，地產易的更加將我們並差驕而浮誇的矛盾，列一簡表：

一九四五年爲修建築馬用的跑馬場花費一，三〇六，五一四，三一四元。一九四六年撥款一億研究癩疾的法案却給衆院否決了。

去年全國收入是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數目大得幾天數字。僅平均每三十四個家庭申，只有一家每年收入有七千五百元。四千元佔七分之一，每月收入不到一百二十二元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這國家是被設想爲具有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衛生標準的。但是二次大戰中有百分之四十從軍的人因爲體格不宜於軍役而被拒絕了；心理有缺陷或患精神病的不下百分之十二。一九四六年仍在德國的英軍，每四個人中有一個有性病。

這國家是被設想爲具有全世界最好的社會教育標準的。但是在一九四三年從軍的人中發覺百分之十三。九是目不識丁的，而且竟有類似三百萬成人根本沒有進過學校的事。

一九四五年美國人花費了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珠寶上。爲了一件有價值的慈善事業，在紐約聚餐席上的猜謎首獎是一〇九克拉的金剛鑽或是五萬元現鈔。女鞋在一九四六年可以買到一百六十種不同的尺寸。但是所有美國家庭中竟有百分之四十沒有浴盆和噴浴設備的，百分之三十五沒有室內盥洗室，百分之三十沒有自來水的。

這國家從清教徒傳統中傳到許多力量，美國有二四，四〇二，一二四個天主教徒。但是在一九四六年每三對夫婦便有一對離婚的。

這國家向來有一種強烈的禁酒主義者的趨勢，五分之一是禁酒的。但一九四五年却消費了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加侖的烈性酒，所值相近七十億元。

美國通常是被設想為保持有效的教育和啓發輿論的工具的，特別是在戰時。一九四六年初投票的結果，德境某地美軍有百分之十九認為德國是應該發動戰事，百分之二十二相信德人應該迫害猶人，百分之五十一認為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和一九三九年間「大有功」於德國。

這是通常被設想為一個具有寬大適度的人道主義者本性的國家。一九四六年五月有三十三個公司和三十個人因「限制柔軍的假題假手的價格並且阻撓改進」而被判刑。

這是一個被設想為最崇拜團結和合理化的國家。但是在華盛頓市有五隊不同的警察，而且哥倫比亞城的居民，一概不准選舉。

或者更寬廣地透視事物罷。在戰時，美國的建設偉業，真是無與倫比；那種為國事而接受一致緊張和發奮的情形，歷史上很少有比它更令人難忘的記載，至於犧牲的壯烈更不用說了。鐵圍戰事一過，污水便反濺到我們的頭上，舉國遍佈苟苟，不可終日。一九四六年末，那兩件最痛苦最惱人的缺乏竟是人生最基本必需的食住問題，不管缺乏的時間如何短暫，也足可為崩離析的證明了。美國收成之多，歷史創見——而竟不能供給它自己人民的食用。它在戰時完成了鐵錘子的生產奇蹟——固竟不能供給它自己

的人民的住處。

這一切實在是表明缺乏全國性的計劃，缺乏炯炯的遠見。這表明在高於一切的全國性基礎上需要智識和力量。難道這同時表明這個國家需要戰爭的刺激才可有效率嗎？難道必須犧牲二十九萬五千人才能給我們一個國家的真正效率嗎？死者只不過是鉤餌嗎？近來我們常聽說美國「是人類自由的最後堡壘」，「四方文明對抗野蠻主義的最後邊界」等等。這些語句在意義上也許是極其真誠和健全的，但看這國家善為處理自己和平時期的各種事務，那些話就沒有什麼負責任和永久的重量。

這些皆在序言中說了，但嫌還未盡意。美國犯了不少錯誤。但是在今後，戰爭的後果也好，沒有戰爭的後果也好，皆能有巨大的成就。美國人有國家的罪惡，但也有其品德。來自賈羅巴，伯明罕，月球或是火星的人，永不要忘记這個國家壯健而愉快。它是柔順而充滿生氣的。它這個國家能在一夜生產十萬架飛機，但卻要五十年左右才產生鄧普賽，米萊，梅約兄弟，威爾基，海明威，羅特，洛克斐勒，愛迪生，霍姆斯，布爾第，達羅和魏伯倫，萊特柏克，T·華盛頓，卡佛和歐本海賽博士，歐本海賽製造了原子彈，並且一如其意地擲下去。

私言：略談本書寫作方法

這本書的寫作頗費時日。我早在一九三六年便想到此事，自一九四〇年，繼續研究。我於一九四四年開始有系統的工作，同年十一月我開始一系列的旅行和長征，共費時十三月。真正動筆是在一九四六

年一月，此後就未嘗間斷。

我當然訪問了全部四十八州，就是人口滿二十萬的四十三個城市，除了五處以外也都到過了。我並訪問許多小地方。其中大多是我從未見過的；我常覺此行除了好奇之外，還證明我的無知。在我的旅行（一九四四——四六）以前，我從沒有到過丹佛爾，紐奧良，羅却斯特，亞特蘭達，曼斐斯，鹽湖城，波特蘭，奧勒岡或是緬因；除非火車路過或是飛機掠過，我從沒有一見阿堪薩斯，奧克拉荷馬，肯塔基，第拉瓦，密士失必，達科他或是蒙大拿。這一切至少給我以初開眼界和了無偏見的好處。我不僅在爲火星的人寫；我也爲我自己寫。

在我裝裝或旅行之時，我做了許多室內工作。譬如說，我寫信給四十八州全體州長——並得到四十七封覆信。我會和羅斯福先生，杜魯門先生，若干部長以及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羣黨的參議員衆議員們談話。我去拜訪勞工，農業，新聞，黑人中的名人，或者紐約華盛頓政府和政界的人員，要他們告訴我各州各城有些什麼重要人物可找，友朋輾轉介紹數以百計。我記得我有和九百人談話的記錄，字數逾百萬。我將那些慨予協助的人，列表附於書末。我並沒有整理這名單而損壞它的複雜性。我想那可相當不偏不倚地列舉了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東西南北各方的人士，俄蘇聯的愛蘇聯的，俄英國的愛英國的，實業和勞工領袖，保守派和進步份子。凡於誠意應有一種見解的人，我都想去見他。如果他誠懇而有所知，那麼他屬於哪一陣營我倒是不介意的。我理想的一天是早晨陪着第一國家銀行而下午和產業職工大會在一道，或者和共和黨的州主席午餐，而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共進晚餐。

這工作大約做了一半，我才發現一本書是容納不了這麼多的材料的，我煩惱而不安。我希望這本書本身便是一個渾然的整體。但我得另寫一本。考慮的結果，為方便計我認為有將我自己變形蟲般的分裂的必要，把這工作分為兩部。另一部「美國內幕」在一個廣闊的地區和全國性的基礎上討論美國，所以這一部故意將華盛頓市除外。親愛的讀者不必驚異；這本書材料豐富，（雖然我可以將它寫成兩倍長，並非難事）還有豐富的材料留作寫第二部呢。

我已覺得我的主題分割得看來似乎武斷，但那是遵循它自身的自然邏輯的。凡是一個人，一件事，一個主題，一個題目看來最好是由華盛頓政府的觀點處理的，我便將他或它凍結。所以在這本書里，只偶然地提到杜魯門，華萊士，大多數的閣員，艾森豪威爾將軍，工人領袖路易士以及馬歇爾將軍一類的人物，這些人是適合放在一本不太依區域地理為轉移的書裏面的。同樣地我會略不談婦女，華盛頓官僚政治，教育，和外僑的事務，而保留在全面討論全國的勞工，農業，新聞業，宗教，和天主教地位的時候——不過讀者也可看到在各地發生這種問題的時候，還是一再提起它。就參議員說，我在本書大約提了十二位，因為辦他們的那一州而不提他們是不可能的。以後還要談這問題，至於衆議員，除了偶然一提及，在這本書中我是決定除外的，因為在第二本書論國會一章里再寫他們似乎合理得多。

同樣我在這本書中雖然對共產黨人和法西斯主義者有不少偶然的參考材料，但是我不從一個總的觀點談法西斯主義或是共產主義。這幾個的題目我是留下來的。不會右翼狂熱者如何變態他們，但是無論如何共產黨人不能代表真正固有的美國力量，而法西斯主義者，雖說和美國的敵人結不解緣，到底不足

爲大患。我此時相信這國家的命運不繫於前者也不繫於後者；聯合方場（Union Square）對於破產的清道夫柯林壽（Father Coughlin）和史特爾斯（Gerald L. K. Smith）之流的狂吠，並不當做什麼全國的大事。

讀者也許不解，爲什麼我要將這本書依各州分排。這主要是爲了方便；不備此也，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各州自有特別和特種的氣息。還有，大多數美國人帶着高度發展的地方性重汎主義是很以爲土自豪的。有人便要問我，舉例說，爲什麼爲加利福尼亞一寫便是長長的三章，而對伊達荷或是西浮琴尼亞却寫了寥寥一兩頁。理由當然是明白的。我意思並不是看不起誰。但我總得有個取捨。否則我便要分爲四十八冊，那我的出版家可苦壞了。通常我想給予那些最能表現一種問題的州以最多的篇幅；我嘗試找主題；找「故事」。這便帶着地理的區分，爲了建立某種貫串全書的分類，加州無論如何是應該長的。我並覺得有一種自然的誘惑，多寫不著名的各州，而少寫已經出名的。我以爲將猶他和蒙大拿寫得較長頗合邏輯，這兩州的奇妙，實際是東部人所不知道的，而威斯康辛或是新澤西的特質和問題，一般講來，熟悉得多了。

我每到一處總要問兩三個主要的問題：造成你們州（或是城市社團）的特點的是什麼？如你有五分鐘在天堂的酒吧說明康涅狄格和麻薩諸塞或是喬治亞和阿爾巴馬的區別，你怎麼說？你這州（或是城市，社團，農業區）對於整個國家生命的貢獻是什麼？它像什麼？尤其重要的，誰支配它？什麼是基本而難以改變的權力源泉——社會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可驚的是答語千變萬化。許許多多的事物

支配這個國家！不是一個人，一種主義，一種觀念，一種商品，一種理想，或既得利益支配它的，不過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有若干凌駕一切的特性，幾乎到處可以見到。從火星來的人，你將發覺這國家非常凝集——但又絲絲入扣。

於是，成爲通例，我個別地和他們談話，我總問一個簡單的個人問題——「你最相信什麼？」這方面的答案也是紛紜複雜：莫衷一是。我所得的答案，多得離奇——大多數是「人民」，再就是「本州的人民」，還有「這些人，假如你給他們均等的運氣」，也有答上帝，聖誕老人，工作，孩子，托瑪斯·傑佛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黃金律，畢達哥拉斯定理，關稅壁壘，低關稅，較高的農產品價格，快樂，公共的權力，私人的權力，好公路，填公路的——我幾乎可以無盡止地繼續寫下去。

後來我覺得，在華盛頓聰明和好意的談話的刺激下，這是一件正確而堂皇的事。整個的現象支配這國家，以及人民仍然相信整個的現象（縱然結果有許多外國的混淆）是民主的健康指數。因爲民主，假如是健康的，可以補其缺陷，從它自己的多樣性中取得支援。

但是序言已够長了。我們就從加利福尼亞州開始，對這最偉大，最狂熱，最危險，最不安定，最轟動，最不成熟，和空前強大空前偉大的國家作長途的環行罷。

第一章 黃金的加利福尼亞

于我壯士守山河——首府沙克拉克多銘刻

加利福尼亞，最轟動和最變化多端的美國一州，如此成熟，黃金般的，輕鬆的，自強不息的加利福尼亞，是我們這次旅程開端的地方。它包容美國最懂世故而又最頑固的社團；它有極度繁榮的人口和豐饒的果實，陽光，石油和許多冰山沙漠。依照各人的看法可有若干個加州，這一州瞬息由癡狂而趨於極度正常，由年青而突至成熟。在氣候方面，它得天獨厚，而控制它政治行爲的主要項目是太平洋。

加州的故事是移民的故事（州外移入和州內移動）。美國極大的流動性，它的遊牧主義，是永遠不容小覷的一個因素。但首先，我希望一個迅捷的介紹可以顯示本書的規模。

一個很好的事例可說明加州是僅次於紐約州在聯邦中最重要的一州；這也就是我爲什麼以它開端的一個理由。譬如說，它是各州中唯一能够單獨存在得很好的；其他若干州以此自豪（如密蘇里），但事實上，自給自足，唯有加州；它無所不有——工業，農業，商業以及重要的財產，一〇五四哩的海岸線。

加州現有二十五個投票權，（在各州中僅次於紐約，伊利諾和賓夕文尼亞），一九五〇年後還增加，在國事方面也扮演極度重要的政治角色；它的衝擊是永遠不能忽視的。歷史上的例證已數見不鮮

了。

加州一瞥

加州面積佔第二位（一五八，六九三万哩），人口佔第三位（約有八百五十萬）。它擁有美國的最
 高處（惠特奈山高一萬五千呎）而不出八十哩就是最低處死谷，在海平下二七六呎。加州在農產品，飛
 機製造，金礦，和大學研究生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在油料，蛋類，羊毛和電量方面佔第二位。在農業和
 飛機產量方面皆佔首席確是了不起的。它有全國最高的生活水準，每人每年的收入是全國各州中的第三
 位——一四八〇元對全國總平均的一一五〇元。它擁有美國最富的一郡（洛杉磯和它的柑屬產品）和最
 大的一郡——聖·柏那迭諾。

加州的中央谷和它的農產如此著名，以致人們以為它是農村絕對佔優勢的地方。雖然農業（和工業
 中的罐頭業結合）養活的人口較任何其他工業為多，但是就人口論，這是不對的。加州是一個城鎮的州
 而不是農村的州；洛杉磯便是城區。看看簡單的統計數字便明白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城鎮和都市
 區；單是聚集在洛杉磯和舊金山附近的便不下五千二百萬入，超過全州人口的半數。

加利福尼亞和得克薩斯

這兩個大州是常被拿來比較，而這比較也是值得一加研究的。我們姑且先列舉相同的地方。尚是

巨人，皆有戰鬥的歷史和傳統；皆曾一度舉義獨立，宣布共和，這可以說是除維爾摩外所僅見的。不過得克薩斯真正在風暴中獨立了十年，而加州「共和」的壽命僅有幾星期。這事對於大多數得克薩斯人是歷久彌新，我們在下面提到「得克薩斯民族主義」其原因在此；到過得克薩斯時時要想起它。在加州就比較地沒有這種精神存在。我訪加州幾十次，和加州一百個人談話問詢，只有一次聽到重提過去獨立的舊事。

在某一種說法上得州和加州都是帝國；都可以說具有強烈的帝國主義者的趨勢。二十年來加州和亞利桑那爭執不休（大多是爲了用水和灌溉）；我聽到一個加州人相當客氣地說，「假如我們出來反對天花，亞利桑那便會擁護天花的」。

得州在某一方面比加州粗暴；加州却更爲羅曼諦克。在許多政治問題上，加州是很世故的；在宗教方面，却很怪僻。加州人，和得州人一樣，喜歡誇大，但不如得州的帶有民族性質。大體說來，加州人不大自覺於他們的光榮，在牛油缺乏的時期，我看到加州一個旅館的女侍指着一瓶烏梅醬說，「加州的牛油！」我覺得得州人對任何事便不會有這樣很幽默而自嘲地說法。

最後，談談文化界。加州和得州，相當於巴塞和阿爾巴尼亞。加州是（除紐約州外）美國各州中最「歐化」的；得州是一種真空。在得州全部歷史中，想不出一打的詩人，雕刻家，科學家，音樂家。得州的一個藝術家 and 薩哈拉的一根冰柱一樣的罕見；以得州今天的地域之大，六千四百萬的人口，但是精爲重要的作家只不過一人而已。但是看看加州罷：加州的詩人，藝術家，科學家，人才濟濟。就是新英

格蘭，也趕不上。想想這一系列的人，由哈特，皮爾士起，以至於今天的羅賓遜。傑佛斯和史坦貝克。這其間還有鄧肯女士，大衛·約但，傑克·倫敦，諸里斯，史蒂芬斯，辛克萊，阿塞登，亨利·喬治，波班克，薩洛揚，皮蒂。這些人不是生於加州，就是因文學上的淵源或因卜居加州而出名。或者再以美國的諸貝爾獎金得獎人而論，到目前為止共有三十一位。得州未出一名，但却有六人是生於加州或目前住居加州的。像得州大學竟發生的學術自由的爭吵，在加州是不解的。以大多數標準而論，加州的大學是全國最優秀六大學或八大學之一；它沒有因設立監督一職而引起的麻煩。

有時人們以加州與佛洛利達相比，但從文化的觀點，是無從比較的。試想歐洲的人才，逐漸遷入來。他·蒙尼卡附近可愛的小山上，而儼然成爲薩爾斯堡，佛羅梭斯。史特拉文斯基，蒙特邁基，A·赫胥黎，伊修午德，盧賓斯坦，E·路得威格，海費茲，雷馬克，魏爾菲，托瑪斯·曼——他們沒有一個是去佛洛利達的。他們皆選了洛杉磯和加利福尼亞海之間的地方。爲什麼？因爲氣候既適於文化也適於健康。

加州人的一些特性

威廉·布萊克曾說，「演繹推廣是白癡幹的事」，所以如果只因爲這州充滿了衝突的型式形形色色，不可勝計，便根據我在本章所論加州的「性格」而加以推廣的任何嘗試，那必然是荒謬的。但是也可歸納爲幾句話：

一。我應該就全局而論，加州確較其他各州更為豐饒和帶有色調。

二。它是由冒險家，個人主義者，以一種 D. W. 布羅格教授所謂「陽性，安那其野蠻主義」的心情建造起來的。我曾問過當代勞工領袖哈萊·布里琪斯，這州的主要特色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答道：「先驅者的精神」。幾乎今天所有的加州人皆認為自己是一次大冒險中的患難餘生者。在淘金的時代只有最具冒險心的美國人方肯橫越洪角或是徒步跨過巴拿馬海峽，而生還的都是最強者和幸運兒。

三。這州移動快，變動速。沒有人可以輕易捉摸。

四。大多數加州人有甚大的州的驕傲，不管他是否生在加州。但在真正本地人，加州人和外鄉人間却有微妙的區別。

五。還有一個特色是變異無窮。只說加州在礦產和農業方面「皆」有豐富的寶藏，那是不夠的。真正有關係的是礦產或農業中有多少特色。譬如說，在加州可以找到六十種有經濟價值而不同的礦產，講到農業，一個農夫的收成可以從亞熱帶的果實收到小麥。

六。加州遼闊華盛頓，是邊疆，本身又為沙漠，山岳和瀚沙所圍。

七。相信奇蹟。麥克費遜廟的信徒，捧着一幅火腿炒蛋的激進失業者，皆表示同一種類的情感上的仰慕。

八。最後一個特性是，熱愛直接行動和處於極端的傳統。

第二章 加州人物

華倫(Earl Warren)以無黨派而贏得共和民主兩黨的選票在一九四六年預選中擊敗羅勃特·肯尼，而成爲歷史上得兩黨提名而任州長的第一人。華倫的獲勝乃是由於(一)自己自由主義的聲譽，(二)全體保守派和共和黨人的支持，(三)羅斯福逝世後政局的影響，(四)民主陣營間左派和極左派的爭執。另外一點重要的是，加州是民主黨勢力遠勝於共和黨的地方，因而華倫獲勝了。這和戰時人口的異動有關，登記的黨員數目，並不一定有他的作用。若干年來，加州是共和黨佔壓倒優勢的。在羅斯福四次總統任內，却是民主黨佔壓倒優勢；羅斯福以其巨大的吸力在一九三二，一九三六，一九四〇，一九四四，掌握了全部政局，這現象原不僅見於加州一地而已。

華倫於一八九一年生於洛杉磯。童年賣過報，又曾靠演奏樂器度日，後來做了好幾任法官。

與華倫競選州長失敗的肯尼，是美國最忙碌的人物之一。他的勇氣和自由主義的作風皆是不可及的。

一九四五年七月杜魯門訪舊金山時，報紙上載了一小段對話：

杜魯門：「你爲什麼不競選州長，實備(羅伯特·肯尼的暱稱)？」

肯尼：「我不想做官，我想跑開離遠些。」

杜魯門：「我已經那樣做了一輩子，寶伯，看我現在如何？」

肯尼：「是的，你現在有的是一個沒有前途的職業。」

肯尼是銀行家，律師，報人，頗有資產，總是站在窮人方面講話。泰倫雖是窮苦出身，但却保守派，這也是外人對於美國一種不可解的地方。

一九四六年肯尼並不特別想參加競選，他喜歡檢察官的原職。最後終於接受提名，但不久就悄然去歐洲參觀紐倫堡大審去了。

舊金山州長

拉芬 (Roger D. Lapham)，是一個六十出頭皓然白髮精力旺盛的人物，他早晨七時開始工作，在辦公室裏有一個奇怪的日曆，每天寫一張，說明市長還可以做多久。我去看他的那一天，日曆上記着，「已度過——五百四十一天；尚有——九百二十天。」

在美國各城市，交通皆是一件頭痛的事，而在舊金山尤其如此。到過的人會注意到在一九四四年以前因為有兩家街車在競爭，所以在市場街 (Market Street) 上便有四條不同的路線。五次努力，想將私營的市場街鐵路一家併入市營的公司，每次到公衆票決的時候都失敗了，瘋子反常地堅持舊金山人排市府的火車票價五分錢，電車六分，市場街的火車七分。拉芬就任市長不久便忙起來了。他的手錶之一

便是每天清早隨便打開電話簿，叫十幾個人，說道：「我是羅吉爾·拉芬，你肯幫助我解決交通的難題嗎？」最後實行合併，舊金山就將有一種統一的票價了。

拉芬是一位家財百萬的造船商；然而他的事業却一部分要歸功於哈萊·布里琪斯。如所週知，舊金山是全國勞工力量最強的都市之一，在三十年代它曾吃過激烈而長期的勞工糾紛的苦頭；一九三四年的總罷工是美國史上第二次的總罷工，而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著名的碼頭工人「百日」罷工，將水路完全封鎖了。拉芬組織了一個雇主委員和罷工對抗，但是他的做法是求和解的。他現在解釋道：「我們必須也組織起來，爭取平等的地位」。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前，他從沒有參加過公共事務；當時他在一萬一千人面前，他們大多是工會會員，他和布里琪斯在市政廳裏和羣衆舌辯。拉芬以爲他會被人噓下台的，但是羣衆却聆聽着，秩序極好，而他的好心腸的演說使他成爲一個社會人物。現在每當他遇到布里琪斯總是說，「哈萊，假如沒有那次辯論，我的市長還做不成呢。」

拉芬生於紐約州；曾就讀於哈佛，後來加入他的叔父輪船公司工作；做了好多年的美國——夏威夷輪船公司的經理和董事長。他有許多偏僻的地方：例如愛用豔麗而俗氣的領結，打得一手好橋牌，敵方莫明其妙，因爲他叫牌時連牌也不看一看的。但這些皆無關宏旨。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有品格而有服務精神的人，願意獻身於政治生活，而且能在大多數人想到退休憩息的時候，貢獻一切。他生於富有之家，但他的唯一興趣是服務社會。他的教育，一直是在開端；如一位朋友所說：「拉芬六七十歲所學的，比一般人還一輩子忘掉的還要多。」

布里琪斯一瞥

布里琪斯不僅是國際碼頭工人和倉庫工人聯盟的主席和加州產業職工大會的領袖，而且他是七年來「整個美國勞工運動最被人追索，搜尋，偵探的人物。」這時期現在可說已成過去，「布里琪斯案」結束了。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最高法院宣布免予以外籍不肯份子放逐，到九月間成爲美國公民。

布里琪斯生於澳洲一個中產階級之家。十七歲時過海上生活，他以一個商船水手的身份，週歷世界各地。一九二〇年到舊金山；此後他就一直留在美國，並從事勞工運動。

在他辦公室的外面，他愛驕傲地指着一幅手卷：

「國際碼頭工人倉庫工人聯盟 惠存

費聯盟擁護正義，拒絕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爲日本裝載廢鐵，以表示對於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抗議，特誌紀念。

舊金山華僑 一九四五年六月八日

「義大利大亨」

齊亞尼尼 (Arnaldo P. Giannini)，現年七十六歲，是加州，美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私人銀行美國銀行董事長。它的存戶在三百萬以上，加州一地就有分支行五百家。多年來就和紐約的大通銀行不相上下，同爲世界最大的銀行，但在一九四六年初，存款總額超過大通銀行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元。

他生於舊金山附近聖求治地方，最初是一個茶販子；後來他因想買一個小銀行見拒而開始進銀行界。他的銀行（當時叫義大利銀行）是一九〇六年大火大地震以後唯一開張的銀行；他因為得到小各戶和小借戶的絕對信任，（例如凡是正常受僱的人，只憑簽字便可借款三百元）而無所不入。他自己很不注意錢財，就百萬富翁的標準說他也不算太富；但是他以他的銀行而不以一個維蘇威火山附近那不勒斯人自豪。

齊亞尼尼幾乎是一個隱士；他甚至連加州銀行公會也沒有參加。社會並不對他歧視，歧視社會的是他。他什麼俱樂部都不參加；他唯一的職位是一個他曾捐過許多錢的大學的監督。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當地許多商人公宴「舊金山紀事報」的編輯保羅·史密士。齊亞尼尼來了。那是他十五年第一次公開露面。幾年前他狂熱地擁護墨索里尼，但是在阿比西尼亞戰爭的時候，史密士告訴他一些事實。齊亞尼尼不僅得到深刻的印象；而且將他的義大利銀行改名為美國全國信託儲蓄銀行。

齊亞尼尼在財政上的任務必然是巨大的。他幫助籌措好萊塢的款項，而且早在一切查格魯撒克遺產家們認為亨利·凱塞不很精明的時候，他便和凱塞合作。講到政治他只干涉過一次。這是一九二〇年間的事，當時他覺得一個州長限制他擴充支行，很不公平。他憤怒而忙碌，結果幫助選舉另一位州長。

齊亞尼尼的歷史幾乎是和現代的加利福尼亞聯結難分的，他每年冬季便去佛洛利達消磨一個星期的假日！

州和州長

什麼是州？什麼是州長？讓我再指陳一次，這本書既不是歷史著作也不是公民教本，但是簡短地闡釋這些名詞也許是有用的。也許來自火星的人和我們一樣不瞭解。

美國是一個聯邦政府——「一個聯邦中的聯邦」——但是州是美國政治制度的核心。譬如說，公民的選舉權不是由聯邦政府而是由州來的——哥倫比亞區居民不能選舉的理由在此。還有，至少在理論上，美國的總統是通過選舉的機構不是由「國家」而是由州選出來的。不僅理論上如此。美國兩個總統（哈里遜和海士）雖然得到少數的普選選票，但是各州的總票數已達所需的多數，而仍然進入白宮。各州可由當局自訂憲法（但國會可以影響某州可能採取的憲法種類。如猶他州直到廢止一夫多妻制才被尤參加聯邦。）自訂法律，如所週知，這些法律的歧異，無可形容。

這一切皆是對的，今天州的「主權」大部份是人為的；昔日州的權力的教義已大為淡薄，大多數的州不過是郡的優等型式而已。新政巨大的聯邦官僚政治；如田納西流域管理處（TVA）所表現的州際觀念；各州間不停的人口移動；各州間的「合同」，譬如管制紐約市港口和自來水的條款；聯邦對於公路的讓與權；西部諸州間對於使用柯羅拉多河的水運條約——這些以及一百種類似的考慮，已削減州當局實際的地位。

再談州長的設置。他當然是州的執行首長，根據憲法和不違反立法司法的特種治政；他是一州的總

司令，但不受聯邦指揮的約束（除非根據協定）。在大多數州中，他有否決權；換句話說，他的職權幾乎和白宮總統的職權相同，不過是具體而微罷了。然而也有若干分別。州長是直接選舉而不是由一個選舉團體產生的。還有一件州政上引起很多混淆的現象是，他並不一定選他自己的副官，加州就是一例。州長的重要是因為做了一個大州的州長便不難作為升官之階躍選總統了。克利夫蘭，威爾遜，柯立芝，老羅斯福和故羅斯福都是。

支配加州的是誰是什麼？

講到加州的一般力量，除了前面已經提起的五人（華倫，肯尼，拉芬，布里琪斯和齊亞尼尼）所代表的思想和趨勢，我們先從保守派方面談起。

第一，農業。自然，這是美國的大生意，而農業界真有壓力的集團「農民聯合會」(Associated Farmers)，事實上並不專是一種農民的組織，而是混有鐵路工人，罐頭工人，運貨工人一類的人，運動議員的團體。它的路線是極端反動的。許多觀察家以為它的影響正在減少中。但是截至目前，它在政黨運動的捐款和阻止農業勞工的嘗試上，在加州皆有很強大的政治作用。加州百分之二的地主「控制全州四分之一的耕地和近於三分之一的收穫總值」。所以發大財的農人和其他商業緊緊勾結並不足異。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大的運銷合作社，如加州果園主交易所，它發明了花旗橘商標，是全世界同業中最大的企業。

第二，是大公司，特別是美孚油公司，可以在各方面發揮力量。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也是。

第三，商人和廠商協會，這是加州相當於全國廠商協會的組織。它當然是保守派方面強大的力量，但是它是否影響實際的許多選票却還是疑問。它是極端反工會的。通常它和「農民聯合會」密切合作。

第四，洛杉磯商會，應該牢記着洛杉磯郡擁有加州約百分之四十的財富，和百分之四十二的選票。它和美國大多數商會一樣，除了發表統計數字外是非常保守的。洛杉磯商會應該和加州的商會分沾，後者是很自由主義的。

第五，美國參戰軍人會，在加州的選舉運動有強大的力量。

第六，一般的不動產階級。因為加州經常移動的人這樣多，所以特別重要。

現在再看自由主義的力量。主要的當然是勞工。正和產業職工大會怒指「農民聯合會」和商人和廠商協會「操縱州政」，所以農民聯合會他們也氣憤地說「勞工操縱州政」。兩面皆不是。誰也沒有換到單獨主持州政。但勞工確有一種勃起的影響。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會員近百萬；大體上是強烈反共的；但如和產大有共同政治目標的時候便合作得很好。

勞聯在建築業聲勢最為浩大，看護，教師，書記，廚師方面也有力量。產大的主力則在飛機製造業和水運。產大的會員遠較勞聯為小，領袖是可敬畏的布里琪斯，但據我們知道，他的地位近來不太穩固。

在勞工方面還該記着，加州有一種反勞工過激主義和反勞工陰謀的野蠻傳統。

講到報紙在加州真是五光十色。「洛杉磯時報」，反新政反勞工最烈，是反對政治改革的重鎮；「洛杉磯新聞」是自由主義的，但似乎像孱弱的選集而不像新聞紙，洛杉磯另外兩家報紙是屬赫斯特系的。目前加州最好的報紙是「舊金山紀事報」，歷史動人，在美國各編輯之一保羅·史密士和喬治·凱穆隆筆政之下，仍堅強保持它的傳統。

那個荒唐的老野牛赫斯特當然是加州人，「舊金山觀察報」是整個赫斯特系的「看家」報紙，但是這老頭兒本人近來在加州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影響。一九四六年他曾致電全國赫斯特系報紙各編輯，敦促「選舉運動最後數日支持整個共和黨的選票」，口號是「不選新政共產主義，選舉共和黨人，選舉美國人。」

第三章 續談加州

加利福尼亞，勝於聯邦的任何其他部分，本身就是一個國家，舊金山是首都。

——唐姆士·蒲律士

大多數美國人把舊金山和洛杉磯高度差異的特點認為當然；我們知道他們的一切特點了。但是假設來自火星（或莫斯科）的人突然抵美，要求將這兩個大城呈現給他一看罷。

每一個美國人都知道，舊金山精美而世故，有世界最大的旅館和飯店，風景之美，無與倫比。洛杉磯雖然也有美景，有吃喝的好去處，但在這方面總非舊金山之敵。

我曾聽人說，舊金山是一個柯高處建築（如紐約）的地方；洛杉磯則是向橫處建築的。舊金山是因黃金，鐵路和港口而興盛的；洛杉磯則靠油料，氣候和不動產。在舊金山，人們無所不忍，甚至能忍其所不能忍；（燈光燦爛的洛杉磯除外，却採取一個中年人和中西部的態度和道德觀念。）

總之，舊金山寧靜而成熟，而洛杉磯則是不滿足者最好的家園。

凡是你想得到的無不可在洛杉磯通行。但是下面一些事情却是當局禁止的：

從電車上射擊兔子。

丟鼻烟，或將它給未滿十六歲的孩子。

在一隻浴盆中一次有兩個孩子洗澡。

在任何下城區醃製泡菜

在街上賣蛇。

中國人和日本人

舊金山的中國城（俗譯唐人街），是中國國外除星加坡外最大的華僑社會，城中區就有華僑兩萬人。他們最早是來做勞工苦力的。

使得中國城格外重要的是它的自給自足。它是城市以內一個完備的城市，自己有醫院，電局郵局，藥房飯店，無線電台，兩所戲院，五份日報和最重要的電話交換站。接線小姐們做這職業已是三代相傳了。第一批是男的，後來他們教會他們的女兒。再傳授給孫女兒。這些接線小姐要懂中國六種方言，並且要記得二千三百個左右的人名和號碼。中文本的電話簿也有，但用戶用的很少；人名是依街名排列的，大多數人純憑接線生的記憶。

中國城是由「六大公司」操縱的。會長每年改選一次，我在舊金山碰到的會長叫 Albert Chow。

中國城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以 Margaret J. Chung 為例罷，他有十一個孩子，曾在加州大學做過女僕，現在却是西部海岸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之一、在戰時對於服役的美軍，以幫助著名。或者拿和醬的飯店老板 Frank Fatt 或是曾在一個襯衣公司每月掙三十元的 Joe Shuang 而論，現在成爲達拉斯百

商店的老闆了。

在戰時和戰後一個時期，一個使加州和西部煩惱的主要事件是無家可歸的日僑。十三萬五千在外國出生和在美國出生（已取美籍）的日僑，在二九四二年根據軍令從家裏趕出，被送往各集中營看管了一個時期；耶魯大學一位教授對這事甚為不滿，說違反民主之道。

電影業的政治學

唯一躲避好萊塢的方法便是住在那裏

——I·史特拉文斯基

好萊塢的政治經濟社會力量。似乎植根於兩件事。一是薪金收入較高的許多人，是在所得稅最初真正極嚴徵的時候才被列入名單的。這使他們痛恨羅斯福和新政；妒忌政府所代表的社會，等到他們錢愈賺愈多，也就愈變得反動了。另一是許多才能之士（作家等等），薪金雖不是最高，但每週也可拿到一千元，在掙這麼多錢的時候，有一種下意识的犯罪的感覺。因此他們以慨助各種左派「事業」贖愆。

電影界在政治上具有高貴的自覺是著名的；他們的行動就華盛頓和當地的水準說皆是激烈的。但是通常好萊塢大人物是不大注意薩克拉門多的，因為大公司被控制於東部的資金，實際上是以前紐約為依歸；他們主要的活動在華盛頓和東部。但若辛克萊競選州長，他們自然覺醒，有的以離開加州為威脅，並不惜以大量的金錢，支持辛克萊的對手。並代表共和黨，她保守的是米高梅。在另一方面華納却是民

主黨的。二十世紀諾斯的詹納克(Darry Zanuck)，他們出過「威爾遜總統傳」，另一個正統(但是自由主義的)共和黨人。派拉蒙的費里曼(Frank Freeman)是一個折衷派；海明威的小說「戰地鐘聲」雖被大大變質，但派拉蒙却還以此自豪。一九四四年高爾溫(Sam Goldwyn)首次選舉羅斯福。事實上民主黨全國競選的經費幾乎有一半是高爾溫委員會籌措的；主要的捐款者是史賓屈拉賽，傑克·木尼和詹姆士·賈克奈。另一方面籌款給共和黨的有米爾，琴達羅吉絲，平克勞斯貝，畢勤等人。

在這兩翼後面，是兩個集團。右翼的是「保存美國理想電影同盟」(Motion Picture Allian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merican Ideals)，左翼的是「好萊塢獨立公民藝術科學專業委員會」。前者是爲了「糾正電影業由共產黨人，激烈派和想入非非者建立和操縱的漸增的印象」而組織的，會員有山姆·伍德，賈萊·古柏，華爾特·狄斯耐，休士和少數捧米高梅的人。好萊塢委員會，創立於一九四三年，許多會員更爲著名，包括麥克·康納利，奧遜·威爾士，奧麗薇·哈佛蘭，托馬斯曼，羅賓史坦，考爾門，却爾斯·鮑育等。此外還有，「好萊塢自由世界協會」(Hollywood Free World Association)。這並不使好萊塢委員會是一個公開的政治組織，但却已被電影同盟攻擊過了。

有一點要肯定的，雖然一面自相殘殺，作家和製片人和演員却繼續和和氣氣地相處。電影同盟的頭兒山姆伍德導演「戰地鐘聲」，另一面的先鋒，尼可爾斯却替它寫概要寫角色表！假如有一本著名反法西斯諷刺的小說，而能大可賺錢，那麼最反動的電影公司，也不及一個電影同盟同情者捷得快，因爲營利的動機是好萊塢最後的仲裁人，是一切行爲最後的無可辯解的決定因素。

中央谷和它的設計

加州的心臟，它的最重要的地區，不是舊金山，不是洛杉磯也不是聖地亞哥，而是中央谷。也許除了尼羅河谷，或加州南端的帝谷，世界上再沒有比中央谷更肥沃的了。

中央谷提供了今天加州的一個政治問題，中央谷的設計，如果完成，將使萬千畝乾燥的大地變為良田。近來我們常聽說TVA如何輝煌的成就；可是因為中央谷設計是一州不能舉辦的事業，加州解決這問題，這四十年了還未完成。一個主要問題是北部雨量太多而南部太少，所以要兼顧控制泛濫和灌溉。

做了。

如設立世界最大的水閘之一沙斯塔水閘，後來因為牽涉

可尼他的跑馬

了紐約

當是三十三的時候，已經做了紐約靜湖一個小照相館的老闆。一位叫拜茵·羅斯堡的年青小姐來買一些軟片。凱塞對她很有興趣，拜茵對他也有興趣，當時靜湖夏季一些女遊客也喜歡他。他們戀愛了，凱塞便提議結婚。拜茵的父親是浮琴尼亞木材商，看這年青人沒有什麼出息，所以他就勸阻女兒婚嫁，除非凱塞在一年內辦到三種事：第一，有一幢房子；第二，銀行有一千元存款；第三，每月掙一百二十五塊錢。老羅斯堡以為，這一來凱塞可完了。於是凱塞束裝去史波肯，三百六十五天後回來，三件事都辦到了。

此後凱塞便有一個異常快樂的家庭。他們互稱「爸爸」「媽媽」，在公共場合，便如一雙舊鞋子。

來的聲音。他的
名偉大的社會意識和

般的舒適。他們有兩個兒子，都在父親的事業中擁有高的職位。

凱塞祖籍德國，一八八二年生於紐約州。早年家境清寒，十三歲時輟讀。蹣跚藉藉加街頭三星期，想尋求一個可以糊口的職業。他告訴我生活中最深刻的情感（成就的快樂）是根源於他青年的經驗。「我現在做我十三歲時夢著做的一切事情。」

凱塞「真正」的職業是在十六歲時到來的。在猶蒂加一個百貨商店充任收帳員，後來經商，在靜湖開了一家照相館。爲了解決福斯堡提出的條件，他在西岸先在五金店充任書記，後來經營碎石和水泥，後來做包工。到一九一四年已經自設亨利凱塞有限公司，訂了三十二萬五千元的合同修路了。一九一六年，他三十四歲，公司已有幾百萬合同的生意。其中最大的有修建玻尼維爾和波爾多水閘，以及大苦力水閘！

但這在某方面講皆是次要的，因爲凱塞還建立了他自己的工業。最重要的有「永久水泥公司」(Permanente Cement Co.)，在舊金山附近。凱塞強迫抑低價格，打破西岸水泥業的壟斷。戰事發生，加州以外的商界，他還是不大著名，他另起爐灶開始造船鍊鋼而立刻成爲全國注意的人物。他的永久金屬公司，從鍊中提鍊引火物，對於結束對日戰爭很有幫助。他又在柯羅拉多造鎗彈砲彈，在東部造飛機，同時成爲歷史上最大的造船家。

現在凱塞主持十八到二十家業務不同的公司，包括二十六七種工業。他的興趣在於石膏，直昇飛機，鋼鐵，住宅設計，保險等。如所週知，他正在從事最危險的生意——汽車。

凱塞體重二百六十磅，大鼻子，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他和勞工的友好關係是著名的。他希望能將成本計算到最準確的地步，假如沒有勞工合同他從不動手。一九四六年正月，他和「渣打」簽字，將豐泰那鋼鐵廠的工資增加十八分半，但東部的大鋼鐵廠却表示猶豫；他向我說，這一來工廠效率增加百分之十五，不但不賠本反而賺了錢。同樣的在通用汽車公司罷工期間，他向凱塞——佛萊塞廠工人提出一個辦法，根據福特付給的最高工資，再加通用公司要求的，再加上每完成一部車輛五元的紅利。他以為歸根到底，生產依賴勞工的生產意願。你不能有健康而能維持下去的工業，除非第一有健康的勞工運動，第二，社會保險，公共衛生，和適當的住宅。「破壞一個工會便是破壞你自己，」這是凱塞信條的一方面。

凱塞——佛萊塞進攻第特律

美國人熱狂於姓名，熱狂於賭博，並且熱狂於汽車。這也許可以解釋凱塞——佛萊塞產生的怪事。凱塞早動過汽車的念頭，但是他的最密切的顧問總是說：「聽我的話，有水閘有船塢够了，不過汽車——我的天，算了罷！」然而在奧克蘭附近，他有一所實驗室，他在那里為設計新型式的汽車而不得不大傷腦筋，譬如說早在一九四二年，他就造了一個模型，其中有一部折離的引擎，可裝在車前也可裝在車後。他覺得，人們對於汽車有兩種較重要的要求，舒適而安全。為滿足前者，他實驗過安排更多的空位；為了後者，是更廣闊的視野。

在凱塞——佛萊塞早期歷史中有兩個主要角色，一是「渣打」聯合汽車工會的首領R. J. 托瑪斯。他

一聽說第特律要在戰後停歇羅羅倫廠 (Willow Run) 便勸凱塞買下來。他的動機當然是使加州人進入汽車業，因而協助第特律區的就業問題。凱塞爲他說動便商談了一番。後來大約在同時，佛萊塞恰巧去拜訪齊亞尼尼。佛萊塞是汽車業的老手，此番想協助投資一件新嘗試。老齊亞尼尼說：「你應該去和亨利·凱塞接觸接觸。一次會晤安排好了，凱塞和佛萊塞一談之下大爲投機，而新的凱塞——佛萊塞公司也就從此正式誕生了。」

這公司早期的情形大有追述的必要。第特律對它懷疑而注視，於是大廠商一致決定不賣工具和零件給他們。可是當一九四六年正月紐約陳列了兩部手製模型的汽車（當時凱塞——佛萊塞廠只出了這兩部），人們竟衝過警察的警戒線，紛紛定貨，交出一千萬元貸款。凱塞的解釋是由於「羣衆急於參加他們所信任的企業。」

在一輛汽車行駛前就收到五千萬元以上的貸款！這種事是只有在美國才會發生的。

凱塞還要做什麼？

我們談話的時候凱塞給我兩件東西。一本小冊子敘述五座的凱塞——漢蒙式飛機，防失速落下，防扭轉，時速一百四十哩。他希望一年左右可以出賃。假如他不太忙於建造他認爲更重要的事物——還要造兩三千新的飛行站。另一種是放在櫃旁地板上的一種鉛盆，稱爲凱塞「氣體噴射式洗碟器。」對於後者他自信價錢不太貴可以賣一百萬具。這種洗碟器不要電流，隨便裝在龍頭上，便可以從自來水取得

免費的動力。從飛機到家用小機設——那似乎是凱塞的全部事業。大體上講來，美國的事業家比政治家更有趣是不足為奇的。

現在我們將加州作一結束。讓我們先簡略地看一看奇異的尼華達州，再北行進入廣大剛硬的西北地區。

第五章 尼華達的魔鬼和白銀

尼華達面積一一〇，五四〇方哩（佔第六位），人口一一〇，二四七（全國最少的）。平均每一方哩有一個人，因此是密度最稀的地方，省城卡孫，人口二，四七八人。尼華達大部分是沙漠山嶺，但自然資源奇豐。它是我知道最可親的諸州之一，它靠着四件事生存：礦產，牲畜，離婚的交易和賭博。

當然，使得尼華達聞名各地是因為離婚快而且容易。早在一八六一年這州還是領土的時候，尼華達人便制定住居該地六個月方得離婚的條款。直到一九〇六年，東部人士也開始利用尼華達的離婚法。後來雷諾制做了一大筆生意。縱然如此，地方改進黨還通過了一條法規，從一九一四年起，離婚者須住居該地一年；但是在一九一六年又因為反對而恢復為六個月。在一九二〇—三〇年左右，佛洛利達，阿塔薩斯和伊達荷皆減少了住居時間的限制。尼華達也就首先縮短為三個月，終於成爲目前的六星期。

尼華達人並不超過全國離婚的平均數；大筆生意却是外州來的。

尼華達兩個大城，雷諾和拉斯·魏加斯，在離婚的買賣上，競爭熾烈。雷諾在前遙領，去年離婚案有七，〇七六起，而拉斯·魏加斯只有二，九四四起。但是魏加斯却是一個成長極快的勁敵。

他們常以「機會的一州自豪」，郵片上也描繪富有零售稅，公司稅，州的所得稅，遺產稅，「黃金

車」搭乘稅，但是學校醫院成績不良，使這跨躍成爲欺騙，然而公共財政靠什麼收入呢？第一是財產稅。第二是贖捐。

訪一個魔鬼

礦城浮琴尼亞是我生平所見第一座鬼城。在一九三九年出產值六億元的黃金和值五億元左右的白銀。全部礦穴長達七百五十哩。南北戰爭時會靠它籌劃軍費。這礦是一八五九年發見的。

浮琴尼亞城過去是一個芬芳的墓塚。全盛時代人口四萬，今天只有半數了。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死寂。沒有一隻貓走動。店舖大多是圍着木板，窗子是黑的而且有裂縫的，電話交換站設在一家文具店里，由一個盲目的婦人照料着。但在城內也有一個酒吧間。店主在那里二三十年，曾拿出一批古董給我們欣賞。

銀子一直操縱尼華達的政治；凡爲大礦商不容的人休想被選。選舉人只須在任何一个方便的酒吧間門前排隊，跟着別人去投票；爲了他們的麻煩可以領到十塊錢。這當然是很久以前的事。真正的「銀黨」有一個時期存在過，衆院也曾一度有過「銀議員」。後來威廉·布里揚在一八九六年著名的演說中提出自由（並且無限制）鑄造銀幣，而銀幣本位論者成爲民主黨。現在幾乎每一個尼華達人皆採取贊成白銀的路線，但是共和黨人却更直言無隱，責難新政貶低銀價，其實銀價是已經上漲的。

白銀集團包括十四個參議員，代表七州，人口總數約三百六十萬。但這集團却是全國最有效率最老練和無情的集團之一。

發生過什麼事呢？在兩個月辯論之後，國會將銀價提高為每兩九〇·五分。白銀議員，爲此曾不惜擺置一件撥款法案，延遲了郵局和國庫職員的發薪。另一個因素是新價將「結束白銀集團攫奪開始的許多國家（墨西哥，印度，中國）渙散的士氣。」（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語）現在銀本位論者又一心一意想再將價格提高爲一·二九元。全體付稅人當然支付，以維持西部不下於三千個礦的生存。最後要注意的：西部十一州，整個的礦產只能養活三，七〇〇，〇〇〇人。還要注意的：美國產銀的總值約爲花生總值的一半。

第六章 沿太平洋西北部

奧勒岡和華盛頓這兩州除了性格外是孿生子。他們幾乎形成一個完整的自然單位，而在歷史，地理，氣候，資源各方面也極相似。

許多人提議將這兩州分開再以另一種方法拼湊起來，而以喀斯喀特山做南北邊界。但這一來東邊變成農業腹地，西邊是工業區。整齊均一，但相對地缺少平衡和變化。

奧勒岡一向是共和黨的天下。華盛頓則一向傾向民主黨。在奧勒岡，勞工羸弱而分散，而華盛頓則日趨強大。在社會和財政上，奧勒岡皆是極保守的；華盛頓則有一種來去容易的氣氛。在社會立法方面，華盛頓也許是全國最進步的一州；奧勒岡則是最不進步的之一。這兩州不但相隣而且在地理上是難以區別的，却有如此的差異，是美國妙不可解的事例之一。

華盛頓驕傲地指出，它從一九〇七年起便有直接預選，婦女選舉權始於一九〇九，創制和複決權始於一九一一。它的失業補償費佔全國首席，每星期二十五元，期限二十六個星期（一九四六年杜魯門總統想推廣及於全國，但未成功），凡年逾六十五歲的人，每月有五十元養老金。這種養老金制度（也許是美國最進步的），已從一九三三年開始執行。雖然當時數目要低些。

華盛頓州每年用於學校補助費的達七千二百萬元（佔總預算百分之二十），所以在看護學校，牙科醫生，盲童清潔兒童教育，煤礦安全法，婦女薪給不打折扣，擴充公共汽車，防務立法等方面有可觀的成績。除了第特律以外，它所付的高工資是全國第一位，而且在整個大歐期間未發生一次罷工。每個人平均所享的浴室和電燈也是超過他州的。而奧勒岡則恰恰相反，它是補助學校費出得最少的一州。

就公共自由言，華盛頓是極端自由主義的；奧勒岡則差多了。在二十年代初期，奧勒岡是三K黨活動最烈的一州，南部除外。但是我們還要從另一方面看。奧勒岡是第一個由猶太人任州長的州，而它的年青參議員魏恩·康斯却是今天參議院中兩個敢於直言無隱的自由主義者之一。

奧華二州差異試釋

第一，移民。初來奧勒岡主要的是新英格蘭人。繼起的大多來自中南部，對於淘金不甚關心，中年人物，只求安頓。另一方面華盛頓則在比例上得到較多的冒險家，此外又流進大量的斯干的納維亞人，對於進步主義大有貢獻。

第二，鐵路。奧勒岡鐵路原甚著名，但後來却跨越華盛頓；今天華盛頓有三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線，而奧勒岡則只有一條，而且這一條只觸到奧州的一個小角落，所以內地從未充分開發；新思想新影響的灌溉不易接受。

第三，宗教因素。奧勒岡的天主教教會較華盛頓的為強，致使前者更趨保守。華盛頓大多是路德派的

教徒和自由思想者。

第四，土地所有權。與華盛頓比較奧勒岡土地大多被木材商攫奪。因此很少有公地供作學校和公益的收入。

第五，勞工運動。如前所述，華盛頓總是強大的，在奧勒岡比較地孱弱。

波特蘭和西雅圖

要說明奧勒岡和華盛頓的區別，最明顯不過是看它們兩個都市。多年以前，一位作家稱波特蘭為「老處女之城」，除了近年來它已成爲帶有「戰爭實寶」的老處女之城外，這話還是對的。

在戰時波特蘭是對蘇聯運輸租借物資的港口，這和卡塞琳女王一世時代，是俄國在美國的要港一樣。蘇聯水手們，有時候是由腰粗臀肥的女船長指揮着，她們舉止大方，似乎把大部份時間消磨在百貨公司購買便宜的消費品。

波特蘭是一個健康年青的都市，而建於一八五二年的西雅圖則仍是荒村。西雅圖最近的人口仍如一八八〇年，只有三，五三三人。這兩個城市，並不像舊金山和洛杉磯有競爭的地方。波特蘭處境優厚，無憂無愁，而西雅圖則混亂不堪。然而西雅圖擅風景之勝，這不是美國各城所及。就是舊金山也不例外。

在某一方面說，兩雅圖的故事是一個阿拉斯加人的故事。它是去阿拉斯加的要道。海關設舊金山

可少兩天。黃金造就了阿拉斯加，而阿拉斯加造就了西雅圖。今日黃金雖不十分重要，但是阿拉斯加的木材和漁業還是西雅圖賴以爲生的。目前有一個尖銳的問題是和阿拉斯加的航空交通。西雅圖自以爲是天然的跳脚板，但民用航空局，制訂了一個去東方的總計畫，選擇了明尼亞波利斯（明尼蘇達州）代替。航線是芝加哥——明尼亞波利斯——埃德蒙吞（加拿大）——安考萊吉——東京，目前的計畫是如此，未將西雅圖計入，使它大爲傷感。

西雅圖是非常以倔強的本性自傲的；它從成長和鬥爭中大有獲益。人們在這苦幹的城市相信勞績；不論貧富之間，很少有虛構的價值。

大家都知道麥塞攜回女郎的故事，這是西雅圖精神很好的表現。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這新社會，其實是自然的，大鬧女人荒。於是有一位名叫阿沙·麥塞（Asa Mercer）的勇敢公民，他並且是大學校長，旅行東方到大西洋岸，帶回一羣願意嫁給沒見過面，寂寞而強壯的拓荒者的處女。第一次由他運回的有十一位女郎。她們靠岸時一跑出來的單身漢像是灰熊，頭髮光溜溜地垂着好像水獺。一八六六年，麥塞又去東部，帶回婦女四十六名；其中有些是南北戰爭時的寡婦，爲了證明他的收穫不惡，他自己先和一位結了婚。麥塞這一家真有殖民的熱誠。把馬匹帶到西雅圖來的也以麥塞的一位兄弟爲第一人。

山坡出身的兩位新人

共和黨的奧勒岡參議員魏恩·摩斯（Wayne Morse），在他的政敵說來是一個「祕密的新政贊助者」和「勞工的傀儡」。摩斯愛騎馬，他的名駒曾在賽馬會中屢次獲獎。

但是使摩斯去華盛頓，並且使他成爲全國最敢言最有良心的立法者，不祇是名駒而已。除了智力和極度緊張的腦力外，摩斯顯著的特點是勇敢。其實他是從不模稜兩可或支吾其詞的。他認爲對的便直言無隱。

一九四六年一月，摩斯猛烈攻擊俄亥俄州的塔虎脫，說他是破壞共和黨傳統自由主義的老俄亥俄徒黨中的殘餘，後來到四月間，塔虎脫口袋裏的候選人里斯被選爲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他又大加抨擊，震動全國。

不久，他又破口大罵杜魯門，說總統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在國會關於鐵路罷工的演說，是聞所未聞「做法不佳最卑劣的表現之一」。摩斯的申辯是在杜魯門演說的時候已經知道鐵路工人答應復工了。後來，在一九四六年九月華萊士辭職的時候，摩斯又極盡熟練冷諷之能事地攻擊杜魯門：「假如總統也僅是不作一聲……那我敢斷言，國家也可以勉強通過的」。

摩斯贊成「布里敦森林協定」和聯合國憲章，而且在某數方面極和史達森相像，他以爲美國，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假如要聯合國能够活動的話，必須要準備主權方面作若干的讓步。

在另一方面（進步人士說）摩斯贊成管制牛奶和肉類；對於公私權力之爭，他的態度是不定的，而且在木材保存方面也從沒有採取過堅強的主張。他是不帶有哥倫比亞流域管理處（C.V.A）觀念唯一的西

北部參議員。而在一九四六他爲奧勒岡區共和黨人的許多利益而運動，頗使他的自由主義的朋友驚愕。一九四四年競選時，摩斯先要在共和黨預選中對付賀爾曼，然後要在普選中與民主黨的愛格·史密士角逐。但他皆勝來易易。這情況真是如履薄冰。共和黨以爲摩斯是新政的贊助者，而民主黨則以爲他是一個共和黨。他確是如此。一切的事似乎都對他不和。他是一個教授，因此被人詛咒；戰爭期間，他大多消磨在華盛頓；因此在全國便不著名。而況賀爾曼又頗孚衆望。摩斯的的技巧是三方面的：而且極其聰明。他第一想叫保守派滿足，他不是「危險」人物；第二他向自由主義者低聲解釋，他不能講得太太多太響，但是在人民自由和勞工等事件上他是發言的，他們可以將他算進去；第三，最後向勞工說，最好是有一個自由主義的共和黨秉政，如果是共和黨政府掌握全國尤其好。

分析他勝利的原由：（一）奧勒岡三十年來基本上一直是共和黨的州，在羅斯福全部秉政期間，從沒有選過一個民主黨人進參議院。（二）摩斯就地方歷史竭力宣傳，在九週內演說二〇三次。（三）在初期，自由主義者不可能擁護賀爾曼。（四）在普選時，許多民主黨人認爲摩斯爲自己黨人所不及，那些人是反羅斯福的；又因爲民主黨的領導孱弱而動搖不定。

這樣魏恩·摩斯去了華盛頓。再沒有人比他具有第一流公僕的希望。這是一個好心腸，好意，有勇氣的人。

參議員泰勒

魏恩·摩斯森一匹馬進了參議院；伊達荷州他的新同僚泰勒（Glen H. Taylor）也是一樣。不過泰勒隨身帶的不僅是一匹有斑點的灰馬——他帶着演戲的行業和一支五絃琴。泰勒是坐在國會大廈上第一個職業演員。

泰勒的生涯至少可以說是遊手好閒的。一九〇四年生於奧勒岡的波特蘭，後來在伊達荷州一個小村長大的。十二歲輟學，以後就從未受任何正式教育。泰勒在十幾歲便開始演戲生涯。全家境遇很窘但却充滿演劇天才，幾個兄弟組織了一個劇團，便去西部各處，隨便演幾齣戲。泰勒結識了一位名叫杜拉登克的女演員，後來結了婚，改組劇團，繼續巡迴演出。

後來發生了兩件事：有聲電影和經濟蕭條，在夾攻之中，他們生意毫無。由二十個人最後緊縮到四個人，和有聲電影競爭。泰勒更是殫智竭慮，維持營業。

當我在華盛頓拜訪他的時候，他說：「在這時候，我開始看到一切不幸，那是三十年代初期，孩子們在冬天連保暖的衣服也沒有，來看戲的人，半餓半飽而且可憐，拿小雞向我們換戲票，我們還有一部卡車，假如票錢够買汽油，每天便從一個城鎮移向另一個城鎮……最後我們垮了。但在鎮上人們出病的時候，我們看到田裏却還在出產食物或是馬鈴薯，任他腐爛。我開始沉思事情怎麼會這樣糟。我讀到一本蔡司（Stuart Chase）的書，邊讀邊想。我開始覺得這一切不幸是愚笨而且是不必要的，一個人應該做些事揭發這種混亂。」

劇團奇蹟地復活了，到一九三七年，泰勒已有一卡車的佈景和燈光設備和七個團員，泰勒太太還是

不可缺少的女主角。後來又來了另一個威脅——無線電。這時另外有幾個沒有佈景設備，能奏樂器用無線電播音的團體和他們競爭，泰勒僱了一個樂隊，但不久又走掉了，泰勒大為氣憤，於是自己學五絃琴學吉他，太太靠函授練習鋼琴，終於成立了自己的樂隊。

泰勒的處女演說是支持華萊士的。他贊成互惠貿易協定，贊成布里敦森林協定和聯合國憲章。

第七章 萬里行空

西北部高於一切的問題是動力——它的生產，管制和使用。我先去波尼維爾，略後一看公用動力是怎樣一會事，然後去大苦力，人類建造的最大的建築。

哥倫比亞河從一二九〇呎高處，挾其六百哩湍流滾滾而來，道經華盛頓州。由水閘控制的巨大水量，乃是美國也許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動力的單一來源。全國水電力總數百分之四十二以上在太平洋岸西北部，它的每年產量不下於一千二百億呎時。這表示它的發電量超過一九二九年美國所消費的。

聯邦兩個大水閘，鎖住哥倫比亞河的湍流。第一個是波尼維爾，因紀念早期的一位查勘者而命名；在波特蘭以東四十哩，奧勒岡和華盛頓邊界上；第二個大苦力，再北上三八〇哩，靠近華盛頓州東北腹地史波肯。

製造電力的是這些水閘；他們製造的多得很，包括若干空想的政治。

專家們說，目前哥倫比亞河發電一，二二六，四〇〇呎（它供給四大州的用電，輸送線萬里行空，是一種幾乎不可見的公路網，賦予工業以生命，河水灌溉旱田，有益健康。）這一切是哪兒來的？答案初想簡單，再想便驚人了。它是從冰，雨，和洛磯山的融雪來的。另一點是哥倫比亞的電力不僅充足；而且價廉，波尼維爾每呎年十七·五〇元的電費是全國最低的。更有一點便是整個發展的新穎；波尼維爾

爾和大苦力水閘皆創於三十年代中葉。新嗎？一本小冊子上說：「在太平洋西北部電力本身只有六十二歲——比一個人的壽命還短呢。」

哥倫比亞的電力不僅使溫哥華凱塞的船塢和倫登以及西雅圖的波音飛機廠的生產成爲可能；它並立刻協助西部新的輕金屬工業的建立。這種工業又轉而生產三萬架戰鬥機，佔戰時美國飛機總產量的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扮演了製造原子彈不可缺的角色。原子彈其實是哥倫比亞的天賜麟兒，陸軍部爲了可以無限制使用哥倫比亞的電力才選定漢福·巴斯科附近的華盛頓作爲製鎔的廠址。製造原子彈原料共值三億五千萬元。

當地許多人以爲漢福的設計是一種毒氣，因爲是杜邦工廠的人主持這件事。其實生產的是原子彈。但是今天西北部毋寧是把哥倫比亞區當作和平時期看而不當作戰時看的。這一區工業和社會的前途在全國無敵。理由是：哥倫比亞河發出的公用電力。

人建造的最 大的單獨建築物

大苦力水閘高四，三〇〇呎，水力兩倍於尼亞加拉瀑布，建築費二億元，水泥一千萬立方碼，挖空處二千萬立方碼。有人說這麼多的水泥可以造一條公路，整個包圍美國。水閘共重二千三百萬噸，三倍於契浦斯金字塔；全美國的人皆可裝進這座水閘，灌溉用的水管可以把美國任何一條河的吸得一乾二淨，但密士失必河除外。所用的水泥如果燒成一塊樓板，可以遮沒僚賓夕文尼亞這樣大的三個州。

在大苦力水閘後面是人工湖，作爲儲水的水庫，現名羅斯福湖。湖長一五一哩，可盛水四千三百六十億立方呎。排水區七萬四千方哩，幾乎和內布拉斯加州同樣大小，是愛爾蘭的三倍。戰前大家以爲蘇聯聶伯河水閘是地面上最強有力的水閘；聶伯河水電廠發電約五十萬瓩。大苦力却有六四八、〇〇〇瓩的發電量。相當於八六八，六〇〇馬力。如果十五個發電機統通裝上，可發電一，六二〇，〇〇〇瓩，這數字超過包爾德水閘，直與全部田納西流域管理處的水電力相埒。

水閘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竣工。建築時有一次爲使水閘的一端通過鬆軟的岩山，工程師們必須「凍結」山的一部分，在岩石下面裝置人工的冷卻設備。一位工程師說：「假如有一個堅固的山岳當前，如果只是鬆軟的山岳，便凍結這討厭的東西，忘記了它，再幹下去。」

大苦力水閘的建立是由（一）三個人，和（二）計劃經濟的觀念。這三個人是克拉普（William Clapp），華盛頓州的一位律師；蘇利文（James O'Sullivan），哥倫比亞河盆委員會的工程師以及伍茲（Rufus Woods），「溫那契世界報」（Wenatchee World）的發行人。大約在一九一八年，克拉普向伍茲提出這個新意見，說在大苦力建造水閘不但可以發電而且可以灌溉附近萬千噸急迫需水的田地。伍茲立刻寫了一篇文章發動這計畫。大家皆嘲笑他，但是他因此更爲激動，十五年來孜孜設計。漸漸這計畫成型；但是對於確切的地址，發生一場激辯。軍工署和墾務局也發生興趣，而在一九二〇年，蘇利文在史波肯和羅斯福晤面。他把這意見告訴他，那時正在競選副總統的羅斯福一次在演說中提起後，便未嘗或忘。到一九三三年秋終於動工。

第八章 麵包·麵包原料和木材

小麥就是文明。

——富蘭克林 (Jay Franklin)

在西雅圖到史波肯的飛機中我沉沉入睡，醒來一想我必定仍在做夢。對我所見的一切不能置信；那是我從未見過的自然美景。在我們下面一片麥浪，小麥沿丘陵種植成爲許多同心圓和卵形。我們飛得極低，風吹麥尖，不時觸及。縱目四顧，宛如有人以其柔和而不可見的姆指，在橘黃色的天穹絨上撫摸而過。

小麥並不是北美的土產；西班牙人傳入，英國移民在一六一八年開始在浮琴尼亞種植。另外一方面，玉蜀黍並不是歐洲的土產；歐洲給我們小麥，我們以玉蜀黍交換。小麥依然是世界上主要的農產品，是農業發達的必要的氣壓計；然而它並不是美國收成最大的農產品（是玉蜀黍），雖然三分之一的美國農民種小麥，而且麥田達五九，〇〇〇，〇〇〇畝。

一噸小麥，碾成麵粉可以做一，九三二塊一磅重的麵包，也可以發出動量二，四〇〇，〇〇〇卡羅里；如銀牲畜，它相當於二四九打的蛋類，八四一夸特的牛乳，和二〇七磅的牛肉。人們爲研究小麥，所花的時間，努力以及專家的技術，較世界上其他任何食品原料爲多。美國一處便至少有五百個小麥培育站。秋麥，冬麥和春麥，當然是因種植時間而定名；這些都在仲夏收穫，收穫期長達六星期。美國有

四分之三的小麥是多麥。春麥既不受冬雪之害，又可免夏季熱風的侵襲，培育人員所要做的是設法研究出生命循環期較短的品種。蘇聯在這方面會有驚人的成績，使美國的農業部甚為驚異。譬如說，他們對於冬麥已研究出一種化學處理，能在春季種植，因而避免冬害，而在八月收割，和前一年秋季種植的一樣。他們並且在苦苦研究，培育一種變種，使它和青草一樣，成長，成熟，收穫後又成長，這樣耕種或是播種皆是不必要的了。

一九四五年美國麥產達最高峯一，一二三，〇〇〇，〇〇〇蒲式耳。一九四六年（最後數字在寫此書時尚未發表）的四分之一，也許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蒲式耳以上是被政府徵發，運往國外救濟饑荒區。在實行這計畫時，曾表現驚人的延宕，糊塗，和明白的自私和懦弱。主要的困難是缺乏倉庫和有蓋的貨車。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斯波肯區不三百萬蒲式耳的小麥放在露天的地方，但終於運走了；因此美國公民在一九四六年少吃了些麵包，餅子，啤酒，威士忌。

談木材

美國的森林，雖然為人們所輕視，但必定為上帝引為大快樂，因為是他種得最好的。

——約翰·穆尼 (John Muir)

美國到今天還有原生林，但為數已不太多了。據森林局報告，在一九三八年前三十年間，「現存的鋸木總量幾乎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原生林由原來的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減為一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噸左右。自從一九三八年（加上戰時龐大的軍事需要）損失愈加尖銳。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整個的講來，美國每年大約減少一百六十億立方呎的木材。而新長的木材只有一百一十億立方呎；西北部的消耗更大，幾乎達長成的三倍。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美國還是在消費中，那就是說破壞的佔成長的一半。這事實確屬駭人，再說一遍：「被伐或被破壞的木材佔成長的總數一半以上。」

多年以來，木業便是伐木者和徵稅估價人之間的比賽。木廠砍掉木頭然後放棄，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可以不納稅。林產稅率提得愈高，伐木的人砍得越快。

和這聯繫的是一個看來不相關和反常的因素，公立學校。校方在華盛頓與勒岡擁有不少林產，他們當然希望從中得到儘可能多的收入。所以在大木商和目前教師協會間便有一種同盟，看看奇怪的第二十七號複決案。國家的木料資源以前是由七家控制的，其中有大學的監督，州土地局，保管處等等。一九四五年通過一項法令，合組為木材資源局，並且制定保管計畫，使州當局並有干涉私人砍伐的權力。這法令第二年便被一項複決案挑戰，而州的整個森林計畫也就因大木商和學校方面所加的政治壓力而受到危害。

另一個因素，大木商漸漸地吸收小木商。

約有百分之九十五西北部的木材是由四家公司控制的。這四家是長鈴（Long Bell）杜羅文（Richardell-Donovan）齊勒巴哈造紙公司（Crown Zellerbach Pulp and Paper Co.）和魏約豪塞（Weyerhaeusers）。一九四三年他們共銷售七七，七七五，一九五元，淨利是八，三六〇，七九七元。

倫登的銀翼

看了波尼維爾和大苦力的電力如何製造，我還要看如何用法；看到凱塞在里聚豪大量生產的船艦，我還要看飛機如何大量生產。所以我訪問了波音在西雅圖的總廠，和在倫登的B——二九大裝配廠，倫登離開閃發光的華盛頓湖七哩。

最顯著的印象是一片銀光燦爛；我在想德·拉·邁爾的名詩「銀」。

在倫登只製造主要縱骨，其他零件要從各地運來裝配。

我們注意的是將這一千多種零件變成一架飛機的程序。當我在的時候，機廠每天出B——二九飛機六架；每架飛要五天可以造成，倫登已共總造出六，九八三架。

裝配線共有兩條；我們會參觀裝備時的每一個站。在第一站，金屬做成的飛機骨架，赤裸在那里，但是在幾碼外的第四站，除了機尾外，機身已全部完成了；而到第六站，已經是一架完整的飛機，若在螺旋槳裝上摩托便能飛了。最後一部，工作是油漆。我看到的B——二九，每架要塗三百磅黑色油彩（塗機翼下面），要三小時才乾燥。

在最高峯時，波音飛機製造廠共有工人五萬五千名（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女性）——是由二十三州來的。平均工資每小時一·〇七元。職工百分之百是「勞聯」的。我聽說這個大工人區「是一個非常特殊而不安定的階級。」有一個時期犯各種罪的不下分百之十二。這是對於美國文明現狀一個有趣的註

解。

遊完倫敦後，我又在西雅圖看了很奇怪的事物——當時稱爲X C——九七號的飛機模型，X C——九七號是B——二九號的民用變形物，其時只有三架。它看來像齊柏林飛船，可以裝載七輛吉普，四輛救護車，二輛兩噸半的卡車，或者兩輛小坦克。可載乘客一百二十人，並有雞尾酒室。飛行速度是每小時三百四十哩，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曾以海岸間飛行，自西雅圖至華盛頓以六小時三分五十秒，打破世界紀錄。若要自紐約飛往倫敦，只需十一小時，所以戰爭看來至少已產生了一件有益於人類的事情。

第九章 蒙大拿與MVA

蒙大拿是個物產豐饒的州，面積和伊利諾，密西根，印第安納相仿，比日本和義大利都大。它在美國各州中佔第三位。

我曾在華府遇到一位最有趣的蒙大拿人托瑪斯·康培爾(Thomas G. Campbell)，全世界最偉大的種植小麥的農夫。康培爾生平有兩次和奇人的奇遇，會見過摩根(已逝)和史達林。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次歐戰德軍正發動大攻勢的時候，他做了不速之客去見摩根。當時預料戰事至少還要挨一年，而小麥奇缺。內長萊恩派康培爾去蒙大拿，看他有什麼辦法。他看到有萬千畝地，雖然乾燥，還可以種麥。但是他要錢去租借，却從華府拿不到。所以，不經介紹便毛遂自薦，去見摩根。會談共有七分鐘，在這期間摩根問了五個問題：(一)貴庚幾何？(二)曾得大學學位沒有？(三)對於小麥生產是否有任何經驗？(四)台端是否有意親自主持此事？(五)台端需款幾何？數目是二百萬元，康培爾第二天便拿到了。他回到西方，組織蒙大拿農業公司。

康培爾和史達林相會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他說他是被史達林接見的第一個美國公民。俄國人曾經向他請教，如何着手農場機械化的工作。當時他想布爾什維克是吃嬰兒當早點的，而他的朋友們，

也怕他竟會考慮接受邀請。他躊躇了一下便去莫斯科，並且成爲蘇聯農業當局的顧問工程師；目前他正在協助建立第二次大戰前蘇聯最大機械化示範農場之一，擁地千畝的吉根特農場。起先俄國人不加思索和準備，樣樣東西都要機械化；他們想爲每一畝地買一輛曳引機。康培爾勸他們不要操之太急。他發覺蘇聯百分之九十的穀物是用古老的方法種植和收穫的；當時全國有九千萬匹馬。康培爾說，「讓我們暫時利用馬匹罷，裝置馬的機械。」但是急性的俄國人對他的告誡頗爲失望。史達林聽他講了大半個晚上的話，後來說：「我們既然僱了這個人，就接受他的意見罷。」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康培爾得以從容不迫深謀遠慮地將蘇聯的農業改爲機械化。

康培爾目前擁地九五，〇〇〇畝；西部耕種方式收穫方法也是極富戲劇性的。在每年平均雨量不足十六吋的土壤，康培爾每畝地收到三十五蒲式爾的小麥。第一，像這一區所有的現代化種小麥的農民一樣，每年輪耕一半的土地。第二，利用適當的耕種法和巧妙的工具，使種子播得極淺地深，使土壤保存寶貴的濕氣。第三，播種時防止風吹和冰凍。一部曳引機裝上一排八十四呎的播種機，每天可以播種五百畝，若用人力，每天最多不過半畝，而且播種和收穫皆是年間晝夜可以進行的。康培爾收穫一畝小麥只需十四個人工分 (man-minutes)。他的大的農業公司，職員只有二十五個人。就是在收穫時，所需的人數也不出一百五十人。

康培爾的一百二十馬力的曳引機能拖拉十二個十四吋的耕犁，那就是說兩個人便能在十二小時內耕出七十五到八十畝地。把這事講給阿華長大的祖父輩的人聽！這當然是最高的農業大量生產。土地本

身變成裝配線了。

許多人不喜歡康塔爾的做法。因為他耕得太深，責備他損失了幾百萬噸的表土。農人聯盟最爲不滿，罵他「一年只有兩個月用人，然後便將他們開革。」他的方法是「反社會的」以及將許多小農場集中爲大農場是「法西斯的」作風；他不設立學校也不設立社團。但是在若干方面，康塔爾本人又很得自由份子方面的好評。這種迷亂就是美國生活的全部。我不知道他是民主黨或是共和黨，但他說政府總是他的最好伙伴，而且將來也是如此。農業部對於本身的職責瞭解得很多，所教授的也比世界任何一個大學所教的來得多。史達林真妙漂亮，整頓農業肯從頭做起；而我們則是直到新政時才走上了正路，美國的蕭條是由於工業想儘量廉價地收購農產品，結果，出產的農人沒有錢買工業原料，因此工業本身也難生存。

蒙大拿是野花盛開的一州。報紙五光十色；滿載廣告。雖然並不富有，但是接連五次推銷債券，皆以超過限額而領導全國。最後他是地震次數最多的一州。商會也許不會感謝我說這句話，但是自從一九三五年以來，已有過三千次的地震了。

M V A

從功能的廣泛或從實用的巨大諾密蘇里流域管理局(M V A)的建造和作用

構成將美國史上和平時期最偉大的公用事業。

——J. K. 霍華德

簡單的說來，M V A 的故事，乃是馴服世界大河的嘗試之一，並在區域的基礎上使它能爲人類利用。這問題又可簡化爲，若不是人民全體，這條河歸誰所有？

對於 M V A 計劃主要的阻力是社會主義的恐懼。但我們爲公正計，也列舉其他的項目：（一）州的權力問題。有人說要侵害州權，但並不如此；無論如何，對於航運內河具有最後權力的是聯邦政府，這一點憲法上已一再釋明了。（二）捐稅問題。但是由軍工署或墾務局建築的聯邦設計也應該是免稅的，根據摩萊法案，聯邦將付地方當局鉅款，以代替捐稅，而以出售電力和用水作爲收入。（三）皮克——史羅恩計劃（Pick Sloan Plan 皮克曾在戰時來華修築雷多公路）能做這樣事，但是軍工署和墾務局在這區域已有五十年，而且在注視中。（四）M V A 也許是貪污政治和官僚政治。這種論證是並不特別堅強的，因爲以 T V A 而論，一直置身於政治之外。（五）所費太大，不值舉辦。再看，T V A 又可知道這種說法的不可靠。

我們現在再看實際的問題是些什麼。對於密蘇里河多年來便有激烈競爭的兩派。墾務局着眼於灌溉，所以注重上游的問題。軍工署恰恰相反，以航行和控制洪水爲主，所以大多注重下游問題。因此兩方不能合作，而上下游的人民也互有爭執。上游的高叫：「你想偷我們的水啊！」下游的高叫：「管住水啊，不然就要將我們淹死了！」

兩派折衷的結果產生了皮克計畫（代表軍工署）依這計劃共需款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約當大苦力水閘用費兩倍半），恰巧這時軍工署另有一個計劃，爲上游人士反對，所以軍工署的計劃爲雙方

反對。

密蘇里河第二個計劃是墾務局史羅恩設計的，在七州建立水閘九十處以上，估計用費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約當一個原子彈的半價。

後來又有一個有趣的發展，由「聖路易郵訊報」提出「一條河一個問題」的政策。一張報紙，隻手發動全國性的鬥爭，這在美國史上倒是罕見的。

第十章 猶他和柯羅拉多

在美國諸州中，猶他是極端奇特的，因為它突出的特點繫於複雜的權力之爭，先是摩爾蒙教（一夫多妻教）和其他社團的競爭，再是摩爾蒙教內部的競爭。誰主持猶他？猶他像什麼？這些問題不研究他們的宗教是不能解答的。

摩爾蒙教徒約佔猶他人百分之六十，城鄉都有他們的力量。但是教會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力量還非這比例所及。猶他的州長毛氏是摩爾蒙教徒。州的參議員甚至衆議員皆是摩爾蒙教徒（這是史無前例的）。

個別的摩爾蒙教徒並不太富，真正富的是教會。一般人相信教會擁有聯邦太平洋鐵路極多的股票，這條鐵路是猶他的生命線。

好的摩爾蒙教徒既不吸煙，也不飲酒，喝茶，喝咖啡。傳說香料，芥末，胡椒也被禁是沒有根據的。分界線是可口可樂。在一種非官方的刊物上，曾載有「禁烟禁酒欄」，有一篇文章否認啤酒含有什麼維他命，另一篇說威爾基之死是因爲紙煙吸得太多。

我到猶他的時候，一位非摩爾蒙教徒警告我，對教會的人絕口不提「一夫多妻」的事情，因爲他們

還是對它很敏感的。我發覺的是，這題目一經提起，摩爾蒙教徒便大談特談。我遇到一個人，他的父親有五位太太，三十四個孩子，另一次一個商人說他父親有七位太太；使我大為驚異。

關於一夫多妻制有一派胡言。譬如說它不但無害社會，而且對於盛行於今日猶他的嚴格的道德標準以及公民權的崇高水準大有貢獻。其實它使得姦淫成爲不必要，並使青年犯罪，實際上不加聞問。還有，十分嚴重的是，女人的地位反因嫁與多妻者得到改善。一方面，這表示幾乎每個婦女都有一個結婚的機會，維爾蒙教徒間很少有老處女。另一方面，婦女選擇丈夫的機會很多。最後，一夫多妻制在經濟上保障了婦女，因爲只有資財雄厚的人，才娶得起一個以上的妻子。

爲什麼維爾蒙教徒要提倡一夫多妻制呢？第一，爲了複雜的神學動機；第二是爲經濟和人口學上的原因。

維爾蒙教信仰的核心是相信上帝乃是一個活着的人，衆教徒是上帝的兒女，因此是永生的先知。

目前的教會政治

末日聖徒基督教會 (Latter Day Saints) 會長喬治·史密斯 (George Albert Smith)，是一位誠實無欺的好人，今年七十六歲。他的權力不僅得之於可親的人格（有人稱他爲偉大的老童子軍），而且依賴兩個因素。第一，照維爾蒙教義說，上帝要他傳諭一切教徒，當上帝默示的時候，他便是絕無錯誤的人物。第二，他是第一個先知家庭的後裔，他是史密斯家中第三個任會長職的人，而史密斯這名字在

維爾蒙園裏是響亮的。

他雖向我否認教會對於政治有任何直接的興趣，但事實是干預的。維爾蒙神學基於信奉，而不是基於自由思想；凡是攻擊主教的常被排擠（譬如派往國外做傳教士），反動派對教會仍然有它的影響。

但在政治上，主教的勢力已不如過去一度的強勁，看看紀錄便明白了。在一九三二以前，猶他通常 是共和黨的，譬如說在一九一二，只有猶他和維爾蒙是選塔虎脫的。但自一九三二以後，便成爲很強的民主黨的勢力；在羅斯福四次競選中，它皆轉向羅斯福投票。原因是猶他是一個窮州。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農場是抵押來的。所以（不管上層的想法如何）維爾蒙和非維爾蒙教徒皆爲獲得救濟而投票了。

柯羅拉多的景色

最壯觀的多山的州份柯羅拉多靠着許多事物爲生——風景，甜菜糖，金，銅，家畜，家畜和肺病，提到後者我曾聽到一個柯羅拉多人不客氣地埋怨：「有幾個人樣的鬼東西發明治療肺病最好的方法是休息，而不是高的地方，因此患肺病的人來柯羅拉多的再沒有那麼多了，結果州的經濟大受損失，所以我以爲你可以說肺病是在殺死我們而不是殺死病人。」

柯羅拉多的風景之美，是全世界少見的。樹木成行，一望無際，令人心曠神怡。柯州有高於一萬呎的山峯一千五百處，而在全美國高於一萬四千呎六十五處山峯中，獨佔其五十一處以上。這確實是美國

的頂端。最高的公路，鐵路，天文台，湖沼，懸橋無不具備。有國立公園兩所，全國性紀念碑六處，國營森林一千四百萬畝，可垂釣的小溪七千哩。置身其間，信步所之，那千變萬化的景色，使你神眩目迷。

像西部諸州的奧勒岡一樣，柯羅拉多也是顯著地站在保守派方面的。它在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皆是保守的。我並不是說它反動。只是保守——若非推動，那任何人任何事皆是寸步不移的。例如，柯羅拉多州補助教育經費的數目佔第三十九位。復員也是如此。這次戰後幾乎毫無作為——並且還以此自豪。

在常年，遊客可使柯州增加六千五百萬元的收入。至於導遊的機權，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存立，一切由「丹佛爾郵報」獨家包辦。

柯羅拉多政治的幾個因素

- (一) 第十七街。這是丹佛爾的金融中心，相當於華爾街，操縱柯州，歷有年所，但在今日已見衰微。
- (二) 丹佛爾郵報，大部份刊載出於仇恨的嘲笑的文章。
- (三) 與第十七街聯繫的工業。多年來最重要的企業有柯羅拉多燃料及鐵公司，原為洛克斐勒所有，一九四五年已售與東部商人了。
- (四) 糖。到現在為止，柯州最大公司還是「大西方糖業公司」，是德人波契爾 (Boettcher) 的

產業。國會中的「糖集團」，包括西部和南部的參議員，具有立法權和否決權，全國除「白銀集團」外，無與抗衡。

(五) 柯羅拉多教育協會（學校教師於一八七五年成立的一種團體），美國參戰軍人會，及其他團體。

(六) 天主教相當大的影響。丹佛兩一地至少有二萬五千「墨西哥人」。

(七) 勞工。本州「產火」會員僅有八千人左右，「勞聯」和鐵路兄弟會會員還要少。但是勞工是一支活躍而成長的力量，上次選舉共和黨的多數被削減一半，應歸功於「產火」。

(八) 立法。保守派和共和黨佔壓倒優勢。

(九) 黨派和人物。截至一九四四年為止的十六次全國選舉中，柯羅拉多選舉民主黨和共和黨各八次。有一個有趣的政治家，那就是共和黨的自由主義者前州長卡爾（Ralph L. Carr），不久以前一部分因為竭力袒護生長在美國的日人，在參議院被人攻擊。一次，罷工風潮將要猝然爆發的時候，卡爾派出州方的軍隊去保護工人；而不是去鎮壓他們，這件事在柯州，幾乎可說是前所未聞。

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提起重撫土觀念的美國各州，各有自己的州旗，州花，州的標語等等。我們現在姑以柯羅拉多為例。州旗，藍白色條子，一個紅色的 C 字和一金色圈，別名百歲州；州璽，刻有山岳和礦工工具的盾牌；州花洛磯山樺斗菜；座右銘，上帝無所不在；州鳥，鸚鵡白鳥；州歌，「北美合衆國人民成長的地方」，州樹，藍雲杉。

第十一章 記懷俄明和神秘的達科他

懷俄明是我所到過最友善的一州，比得克薩斯或尼華達還要友善。幾乎每人皆有一個渾名。州長的渾名叫「Doc」，而且渾名時常印在名片上。

歷史上懷俄明的主要問題是「牛羊戰爭」。先來到本州的是牛；許多大畜牧場成立了，現在還留有一些。養牛的人抵抗羊的侵略，因為羊將青草吃光，牛就沒有飼料。他們看到郊外無際的青草在數不盡的牡羊羔食管下不見了，大為恐怖。大約四十年前最高潮來了，發生「十條羊」的戰爭，養牛者洗劫羊區，暗殺牧羊人，向羊羣投擲炸藥；成千頭的羊驚散了，死了。現在牛羊合作，畜牧商已兼營牛羊的生意。

除了現任州長亨特（Lester C. Hunt）以外，懷俄明州強有力的政治人物便是麥克勒肯（Tracy S. McCracken）。亨特是少數民主黨州長之一，幹練而彬彬有禮。早年當過牙醫生。和許多西部的政治家一樣（而與腹地的人民相反），他是天生的禁酒主義者，終生不飲。麥克勒肯是因新聞界地位而嶄露頭角，除了首府夏恩，他擁有四家地方報紙，其中有一家在一個人口三千五百人的城鎮發行，銷路却有四千二百份。更重要的是，麥克勒肯是兩張報紙，忠實的民主黨的「晨騰報」和熱狂的共和黨的「本州

論壇與領袖晚報」的半個老闆，而在二者之間，却操縱了這一州。另外百分之五十的股東是報業家史貝德爾（M. C. Spaidel）。麥克勒肯創辦騰報，以散發單張傳單的方法和堅強設防的論壇報一爭雄雞。最後他打垮了論壇報買過來，現在兩家都由他主持。

一個人表面上大公無私，却控制首府僅有的兩家報紙，而且報紙的政治立場極端相反，為發行爲廣告熱烈競爭，這自然是美國一種動人的現象。然而這並不足爲奇。這種現象在印第安納的伊文思維爾，賓夕文尼亞的蘭加斯特，亞利桑那的鳳凰城也有類似的情形。麥克勒肯的這兩份相互競爭的報紙，爲了省錢，是在同一個工廠用一部機器印的，但他們各自爲政，各有自己的總編輯和職員。我會問麥克勒肯，他的共和黨的朋友不要反對這種辦法麼。他答道，假使沒有那份報，共和黨根本連機關報都沒有有了，並說在政治方面自己從不干涉！論壇報的編輯有編輯的全權。然而這就表示麥克勒肯自己沒有政治信仰麼？根本不是。他參與民主黨的政治，歷有年所。這表示美國商人有一種獨具的自我分類的工夫。歐洲人將望而却步，而且覺得有誇大之嫌。試想像戰前巴黎的一個報主，兼有「晨報」和「人道報」——而且讓「人道報」暢所欲言。但是美國報紙，特別是小城的報紙很少有黨派心理；他們談國內政治觀點的文章和談一個百貨店一樣。

和在得克薩斯一樣，畜牧者這樣的保守，只是因爲距離他們騎馬射獵的時代不過二十五年光景，而且他們很以粗壯的自由主義者自豪，不管那一種政府的干涉和法規，他們都憎恨。然而如果政府提高澳洲羊毛進口稅，或是嚴禁阿根廷的牛肉在國內銷售，這類項目他們是不反對的。在經濟恐慌時期，聯

邦當局曾經建造水井，焚蕪等物救濟地方。但是這却使他們愈加怨憤，而且較前更為懷疑。他們從未聽說一個肯改良不是自己的產業的人，他們坐井觀天地以為公用事業的計劃一定是充公的前奏。然而，現在這些人之中，有許多還高聲埋怨政府干涉，但是一遇到困難，便第一個跑去要求幫助了。總之，為牲畜控制的懷俄明州直到一九三二年，還是一個共和黨的州份。後來三次為羅斯福掌握。一九四四年他以數千票之差為杜威所敗。

現在我們就告別「山州」罷，我們在懷俄明分手是合適的，它是其中最典型的。關於西部可以無限制地寫下去，但是該爬下去進入平原了。

達科他一瞥

美國再沒有比南北達科他二州的差異更顯著的了。這兩州並不為國人所知，而且許多人以為它們是一種「集團」，其實是不然的。北達科他也許是聯邦中最急進的一州，而南達科他則是最保守的州份之一。北達科他以小麥為生計，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明尼蘇達的「殖民地」，南達科他也以小麥為生計，但還依仗牲畜，礦產，以及最要的雉雞。兩州皆產生有怪僻的政治人物，但是北達科他是另外一種怪法。我知道每平方吋北達科他的怪人比任何一州為多。

還有，這兩個達科他，接壤三百三十哩，實際上却無來往。南州以為北方住的純是粗野的布爾塞維克！北州以為南方是一切擁護胡佛的保藏所。南州向衣阿華和內布拉斯加發展，根本不向北州一顧，

就是有所幫助也不如此。我會遇到一位南州的編輯，此人在全區二十年來是重要人物；他却從沒有越過州界一步，置足於北達科他。以我的經驗，要在蘇瀑布城有一份北州的報或是俾士麥有南州的報紙是不可能的，雖然在兩地你却容易買到到芝加哥論壇報。」

最後，講起來稀奇，在這兩州旅行也是困難到極頂。當我在的時候，根本沒有公共汽車或航空線申通。好，譬如說嘗試由南州首府皮愛爾乘火車去北州首府俾士麥。講起來鐵路確是有的，但你將不會感謝我的建議。

無黨聯盟和政治

北達科他的政治史，大部份是無黨聯盟 (Non-Partisan League) 的歷史。這個奇怪的組織是一九一五年董萊 (A. C. Townley) 創設的。有一個時期，它的影響達於十二州。董萊是一個組織工作的能手。一次有人向他說，「你應該讀讀歷史。」他的回答是：「歷史？我不想去讀它。我創造歷史。」又有一次一個叛亂的農民在聯盟會議上站起來打斷他的話說：「董萊，我給你十六元參加這個會，你曾經給過我一些什麼？」董萊答道：「我給你站起來提這個問題的勇氣。」

董萊是農人出身，是一個老派的社會主義者。大多數的政綱脫胎於北達科他社會黨的政綱。董萊開始是激發農村。凡是農民而繳納十六元的便可加入無黨聯盟做會員，不久便在農村中植了根。到一九一八年它控制了兩院，而且是北達科他大部份改革的根源。在各方面，它皆是新政的先驅者。如太平洋會的

設立，聯邦穀類保險法等皆是董萊意見的擴充。

今天，無黨聯盟正處於極低潮，自從一九三七年就不會選出一個州長。

一個大州的補遺

是什麼操縱內布拉斯加？——是天氣！我並不以為這是套語。這一州和鄰州南達科他以及堪薩斯皆有顯著的差異，它沒有礦產，腹地能產生動力的河流也不多見。內布拉斯加所依賴的便是八呎到十二呎厚的土壤。

如果天公做美，這也就夠享用了。它的人口佔第三十二位，而食品的產量却是第六名。投資於內布拉斯加十二萬一千個農場的資金在十億元以上。農場面積平均佔地一九一英畝，有百分之六十一是機械化的，較全國的平均數為大。

內布拉斯加非常的好客。氣氛和衣阿華某些部份完全不同，在衣阿華如果一個陌生的人走過，便有人集攆來品頭評足。內州西部一家旅館的門口用大字寫着：「打獵垂釣，悉聽尊便。鈴聲起處，請進用餐。」

目前的大問題是（一）禁酒，（二）公用電力。

第十二章 奇特的堪薩斯與中西部

要瞭解人們爲什麼說，「親愛的老堪薩斯！」就要瞭解堪薩斯不僅是地理上的表示，而是將心靈、宗教、哲學合而爲一的州。

——卡爾貝克 (Carl Becker)

從嚴格的地形學講，堪薩斯是美國的心臟，同時也是美國民主的一種重心點。堪薩斯的原意是「雨風的人」，境內主要公路鐵路都是東西向的，所以西面柯羅拉多和東面密蘇里的拉力便很強大，而南北的壓力則小得多。

當我們到新英格蘭，便會發覺許多清教徒是激烈份子。堪薩斯誠然是保守派聲勢洶洶的一州，而且通常是共和黨佔壓倒優勢；然而，這裏確然存在着進步的立法的基本。當然它很接近激烈的北達科他甚至明尼蘇達，但它也很接近反動的印第安納。堪薩斯很少有自滿的時候。當然，如我們所知，改良主義者的立法和「激烈主義」是與殺價攸切相關的。當麥價漲到一元八角，激烈的農民並不多見。但如農產品價格驟跌，堪薩斯（和衣阿華）的農人便會在第二天成爲現存秩序的死敵。

堪薩斯是「平民主義」的發祥地，而且是要求直接選舉參議員的第一個州。

「流血的堪薩斯」還在流血麼？它還奮起爲不平而戰麼？我向一般人問道問題，有一個回答是：「

哦，我們還一度有一會兒功夫出血。」

堪薩斯是敢為自豪的，我所見的宣傳品再沒有比工業發展委員會印製的小冊子：「堪薩斯透視」更為精緻的了。其中有一句說：「堪薩斯——東部與西部匯合，農業與工業聚首。」堪薩斯設有州立美化設計局，局內有石灰岩的大洞穴一處空氣冷，假如發生原子戰爭政府要儲藏食品等物，此地可容五萬噸。農業固然重要，但堪州的工業化和礦產更為動人。設於威契塔的波音飛機廠（最多時職工五萬二千）所造的B——二九號飛機較其他三個同類的廠都多，德·蘇多的向日莖兵工廠製造火箭的炸藥。事實上自珍珠港事變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堪薩斯實際製造的工業品價值四十億元以上——而沒有一次工潮。堪薩斯的大學生之多，冠於全美，而且聲稱為具有「全國最好的公共衛生的紀錄」。日報有四十份，在比例上亦佔全國首席。

這州出了兩位名人：艾森豪威爾將軍和他的兄弟，現任堪薩斯州立學院院長的密爾頓·艾森豪威爾。

政治和禁酒

禁酒是主要的問題，密蘇里的影響最為巨大，東部的堪薩斯人大多認為：「密蘇里叫我們禁酒，」所以我們一定要到那裏去買酒。

事實上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威士忌缺貨的時期，在禁酒的托皮卡買酒和在不禁酒的堪薩斯市（密蘇里）一樣容易。穿過邊界的汽車卡車，川流不息。托皮卡等地的酒販子，偷運酒的廉價酒店，酒吧，大

交好運。據說要防止酒類進入堪州，「至少要一千兩百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人員。」菲薩斯幾百家酒店，竟在牆上貼起零售許可證來；有六十六年歷史的禁酒法令，總而言之成了笑話。

我所聽說過最能顯露真相的一條厲行的法令是：「攜酒二十五磅被捕時，罰處監禁六個月；五十磅者三個月；五罇一瓶者，一個星期；一箱者，一天；裝滿一卡車者，不罰。」

中西部素描

為中西部定義是比較容易的：它是密士失必河及支流的上流盆地。這一區域不能清楚地以州界劃分，通常認為包括明尼蘇達，威斯康辛，衣阿華，密蘇里，伊利諾，印第安納，密西根和俄亥俄。但也有將大平原諸州的東邊，如南達科他，北達科他，內布拉斯加和堪薩斯算作中西部。

除了密士失必盆地外，也有以農人耕地，黑色土壤，作為標準的。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毋容爭論的，這一大片州份是美國的樞紐和膺眼。

中西部和孤立主義

這本書不談外交政策；然而孤立主義却必須一談。中西部是全國最孤立最得勢的區域，通常定認為當然的。至於是否確實如此還是沒有確定的。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某種程度的孤立主義竟在美國到處存在着。蓋洛普和羅柏會仔細做過的民意試驗，表明密士失必諸州的孤立主義並不比其他地區有多

少決定性，除非可以說南部和得克薩斯當然是極端的干涉主義者。在衣阿華所做的詢問也和紐約州或奧勒岡的相彷彿。試看當代三位最敢直言最熱誠的國際主義者，威爾基，華萊士，史達森皆是中西部人。

讓我們先略談孤立主義堅持的掌握力量。這對於我們是老生常談，而對於費梭巴的人却不一定如此。譬如說在整個第一次大戰期間，美國從不是英法的「同盟」，而僅是一個「協約國」。直到珍珠港事變以前，還有百分之三十二的美國人認為置身於戰爭之外比打垮希特勒更重要的。有些小事現在看來簡直奇怪得難以置信。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人中再沒有比阿加（Herbert Agar）表現對英國好感的了。阿加曾一度擔任「路易斯維爾郵報」的編輯。但是在戰前却是一個十足的孤立主義者。在社會服務方面，沒有一張報紙趕得上「聖路易郵報」的慷慨熱心的，但是就是這張報，在一九四一年還猛烈抨擊我們「給」了英國五十艘逾齡的驅逐艦。在一九三九年以前，萬千的美國人，還不明白大西洋，非但不能給予安全，而是美國從未有的最兇惡的敵人之一。

特別就珍珠港事變前夕的中西部而論，在孤立主義後面主要的力量可以列表如次：

（一）並且是最重要的，是簡單的地理因素。如胡頓（Hutton）所說，中西部是被其他各州「包圍，防護，隔離的。」中部八州會去紐約或舊金山見識過的，一百個人中也許沒有一人。潛艇炸彈，皆極少見，因此美國要受到任何實質上的危險一說，看來直是荒謬。

（二）中西部富有，衣食不愁。

（三）強大的宗教影響，清教徒和天主教的。無數的傳教者向聽眾說作戰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並且講

授戰爭的罪惡。也許這與美國綏靖主義的成長有關，綏靖主義在許多地方和孤立主義是同一件事。

(四)種族背景，中西部的人民大多是離別歐洲來尋求新生活的，因此凡是重提到歐洲的一切事物，無不竭力抗拒。又此處德僑不少，其中有許多是德國同情者。還有這一區域充滿斯坎的納維亞人，而他們是傳統的孤立主義者，就是在歐洲也是如此。

(五)在國際事務方面，美國人缺乏自信，頗為奇怪。

(六)許多西部自由份子，雖可能成為國際主義者，但在外交方面却相反地受保守派影響，這是因為他們痛恨東部的銀行利益和東部的大城市。

(七)由於教育不良的領導者而造成的無知。

(八)認為英國結局無論如何一定勝利，既然如此，何必煩心。

(九)美國面向着太平洋，而歐洲則在背後，幾乎所有的孤立主義者皆狂熱地贊美麥克阿瑟，主張竭力支持他，雖然因此減削歐洲美軍力量也在所不惜。

(十)國內政治的考慮。人們憎恨羅斯福，因此痛惡「他的」戰爭。

(十一)國際上的考慮，至少有少數孤立主義者預料史達林從這次戰爭中將大有所獲，因此大多數各式各樣背景很蘇聯怕蘇聯的人皆反對美國干涉，理由是這最後徒然促進一個「蘇聯」的勝利。

(十二)麥考米克的辯證以及「芝加哥論壇報」的影響。

第十三章 沉思少年史達森

行動迂緩苦苦思維的進步份子史達森，是美國最有趣最有價值的人物之一。一九四五年末，曾三度擔任明尼蘇達州長的史達森上尉在兩年多軍役後離開了海軍。他以後做什麼呢？許多人要知道這答案的。

史達森身長六呎三吋，體重二二〇磅，沒有一立方吋的脂肪。頭很大，頭髮疎鬆。脚步是輕微的，在問題中間久久沉思，所以你可以聽到肌肉在他的大腦袋裏活動。大而明亮的眼睛直對着你看，那目光是對自己極有自信而對別人却不太信任的。他在明尼蘇達大學打靶的記錄一直沒有被打破過。

他相信三件事：（一）他自己；（二）世界和平；和（三）人民——假如給他們均等的機運。

哈羅德·史達森 (Harold E. Sasson) 一九〇七年生於西聖保羅。父親是捷克後裔的德國人，母親雖生在德國但有挪威的血統。以史達森未來的事業而論，這是一個最好的政治學和生物學的集合；因為這表示可以獲得德國人和挪威人的選票。

史達森在明尼蘇達大學讀法律，一九二九年執業，旋即參加政治，一九三〇年被選為達科他郡檢察官。當時因為牛奶價格慘跌，擠牛奶的農家皆武裝起來；公路被封鎖了，農場的卡車被劫，牛奶被潑出

來。於是開會，一個外面的煽動者鼓動更進一步的暴動。有人說：「對於那檢察官怎麼辦？」回答是，「將他用私刑罷！」但是恰巧那檢察官，青年史達森正默默地坐在後排；他悄然進入開會的地方，想看看如何發展。他躊躇好久，終於決定站起來宣布他自己的姓名，走向講台，並說如果有誰要向那檢察官用私刑的，他就在這房間裏。史達森然後向羣衆勸慰一番。不僅如此，他並答應如果能够稍稍加節制，他願意代表他們去對簿公庭，不收分文。最後他得到十一那的一項協定；將牛奶售價提高百分之二十五。這件事據史達森向我說是他一生事業的轉捩點。

許多他的同事都以爲他的主要缺點是雄心勃勃。其次便是外觀的冷淡。他的一些老朋友說他缺乏「人性」的火花。

而在好的品德方面有勇敢，堅毅。他有條頓人的澈底。他很少爲旁邊的事情而轉向。稱他法西斯也罷，共產黨也罷，他絕不注意，還是一個勁兒地幹下去。

史達森是個極好的行政人員；他一指派職務，便很少去干涉。他是極端地有條不紊；譬如說，在過去他的競選演說總是講二十分鐘，一秒不多，一秒也不少。

我第一次會見史達森，是一九四三年作家劉易士在紐約作東的一個宴會上。房間裏皆是畢終生精力研究政治的人物，那個貫注全神靜聽的講話慢吞吞的小夥子是誰呢？後來人們便向他發問。他對於技術方面的歐洲問題這更有興趣還不足異，使大家驚愕的是他懂得這麼多，而且那麼正確。

不幾星期，他在華盛頓發表了演說，下面就是他論國防問題第一次長篇演講的開頭：

「承蒙你們的邀請，我今夜從中西部來到此地演講……那是……中西部壓倒多數的人民，知道孤立的牆垣已一去不復返了。」

一位中西部的共和黨州長立刻宣稱，中西部的孤立主義已經死去了。他也許不對：一切尙待時間告訴我們；問題在於（一）他如此相信，（二）敢如此說。大概在同時，共和黨的一批老頑固在華盛頓會見了他，勸他不可太過分。說「他是坐汽車將自己開到社會生活外面去了。」史達森答道，「好的，假如你們這批人得勝，希特勒便要傲美國的領袖，我是樂於外面去的。」

做了海軍官員後，史達森當然不繼續演講了。但是在 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剛在舊金山會議以前，他在明尼蘇達作了一次驚人的演說，據我所知，在這方面美國從沒有一個政治家及得上他。他譴責國家主權的口頭禪，說我們大家皆是「世界公民」，並且提出：

我們不同意國家主義者對主權的極端看法，我們認為這個國家（指美國——譯者），或是別的任何一國在現代世界都不能自成一家，我們願以我們國家主權有限的一部份委諸我們的聯合國組織。

他的朋友們以為在一九四八年他可參加第一流的競賽。但是史達森不能靠他一個人而致勝的。沒有組織，勝局無望。所以他已在全國各地組織「共和黨公開宣講社」(Republican Open Forum)，這就是「史達森俱樂部」。經費是由前羅特州長范德畢爾特(W. H. Vanderbilt)籌措，目前已由千百個同志在埋頭苦幹了。

第十四章 明尼蘇達與威斯康辛

明尼蘇達雜曲

明尼蘇達的公立學校，也許是全國最好的。明尼蘇達是汽車工業的誕生地。它是今天美國最有魄力的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公司」的家。明尼蘇達有各式合作社，大自全國最大與守舊的合作社「蘭奧萊克乳酪廠」，小至六百個殯葬會館。它每年支付聯邦稅款五萬七千五百萬元，擁有世界最大的日曆印刷業與法律印刷業。它最激烈的一個地方性政治問題是酒類執照問題，它這裏有一萬個湖，其中包括密士失必河的發源地伊泰斯加湖在內。在明尼蘇達我看到過僅有的一座如同方尖塔的摩天樓。

略談威斯康辛

威斯康辛是一個華麗龐壯而有些顯得強橫的州份。如果光是因為我曾在那裏休假多年，而十幾個威斯康辛城鎮，例如西鮑幹，馬尼托華克，青灣，艾佛拉姆等，都與我所知美國最好的事物分不開的話，我就可以用更大的篇幅去寫它。

威斯康辛既有著名的八十四歲老州長郭德倫 (Walter S. Goodland)，又有現已失勢的拉羅萊特

「王朝」，還有牛油與人造牛油之間持久的游擊戰。它是一個牛油牛酪特別豐富的州。雖然人們都一致認為它是個農業州，但是它工業也非常發達。它一半以上的財富就來自工業方面。（不錯它是全國牛乳業第一的州份，它的牛乳產量合全國百分之十二·五）它有一個浸蝕的問題——密西根湖一直吞噬着它的湖岸——與一個公路問題；長期的政治爭論是「公路運動」，而較新的一個問題與鑿孔機有關。威斯康辛這州充滿活氣與毅力，並具有美麗猶同夢境的鄉野風景，而且它發生過美國勞工運動歷史上兩次時間最久而鬥爭最烈的罷工。

威斯康辛也許是美國各州中最主張孤立主義的一州。它產生了像威萊（Wiley）這樣的參議員，像俄羅斯基（Okonski）那樣的衆議員。俄羅斯基的名字真是極頂國際化，可是他的投票記錄正好相反。威斯康辛就因為幾個衆議員的關係有了美國最醜惡的矛盾的事實：這幾個人曾反對任何國防措施，反對過租借法案與徵兵法案，不願以一舉手之勞與化一分錢，協助羅斯福與政府準備美國國防，而調查珍珠港事件與在其他場合對我們可憐的國防情形痛哭流涕的也就是這些人。

威斯康辛是全國兩個三個治理得最好的州份之一，同時在內政問題上也是最開明的州份之一。關於這一點一大部分得歸功於拉福萊特的傳統。威斯康辛是美國第一個有工人賠償規程的州份，第一個有直接預選法，第一個有州辦流動圖書館，第一個有州辦失業保險的州份。失業保險的立法會經過激烈爭執。因為公司最初認為如果工人在廠內因工業上的意外喪命，法案的規定將要公司破產了，可是不久他們終於看到有了這種立法，工人喪命倒反少了。威斯康辛的合作銀行（Credit Union）較任何其他一州為

多，而患梅毒的比哪一州都少，識字的人數佔全國第二，州方協助教育的情形具有最好的記錄。當三K黨這個粗俗團體企圖於五十年代再起時，威斯康辛是撤銷三K黨老章程的第一個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是爲退伍軍人推動直接救濟，招待與教育援助的第一批州份之一。而且照我所知道，它是爲公立學校學生在運動中失事保險的唯一州份。

拉福萊特的過去與現在

大約從南北之戰到一九〇〇年，威斯康辛係由鐵路以及森林消蝕以前的木材業在統治；這兩業支配了共和黨也支配了州政府。一九〇〇年帶來了一個新時期，R拉福萊特(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被選爲州長。當時R拉福萊特還是一個青年律師，逐漸在政治上抬頭。也許因爲威斯康辛比較富，它從沒有像北達科他或者明尼蘇達那樣過激；R拉福萊特就是一個自由分子。他不僅是一個偉大的人，也是一個神話中的人物。簡言之，他的技巧是應付若干特定的具體問題；一時一個。舉例說，他最初一個大運動是規定鐵路法規；然後爲直接的預選會與參議員的直接選舉而奮鬥；然後他強迫鐵路支付公平的稅款，並修正利於大公司而不利小公司的折扣制度。他並不看重理論，但非常重視專家知識與教育；他是美國建立智囊團的第一批政要之一，同時他對於科學方法信仰極誠。他的信條之一是政府應該設法協助人民解決既有的問題，應具備專家起草而可行的方案，同時他設法教育人民全體，俾令真正了解問題所在。因此當他自己前往華府出現於全國性場合時，他的內政改革，仍進行不輟。繼任的保守的州長們也

無法把他的種種改革打消。因爲人民已受了足夠的教育，他們知道廢續施行的好處了。

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四六年，拉福萊特兄弟輩不是有人代表威斯康辛當參議員，就有人任這州份的州長，在美國歷史上這樣的記錄是絕無僅有的。

現在R拉福萊特不能參加新參議院了，這是遺憾的事情。什麼事情打擊了他呢？因素有好幾個，它的孤立只是其中之一。在預選中擊敗他的對手名叫麥克卡賽，一個農家子，二十九歲時就成了本州歷史最年青的巡迴法官。孤立主義這因素對拉福萊特的失敗並不像對薛普斯德、惠勒等那樣主要，只要看威斯康辛的衆議員如俄康斯基與基飛等都從容連任就知道了。造成失敗的因素之一是他致力於完成「國會改革法案」，公而忘私，因而不追從事真正的競選，除一次稍作勾留外，並沒有回過威斯康辛。另一個因素是許多進步黨人堅決反對與共和黨聯合，因此他們在預選時都投向了民主黨。而漢尼根就要R拉福萊特以民主黨身份競選，以便取得政府奧援，可是R拉福萊特不願這樣做。最後雖然他的勞工講案投票記錄並不比其他任何一個參議員壞，但勞工對他的失敗也有關係，這一點殘酷得令人難堪。他在米華蓋市以外的票數稍佔優勢，可是米華蓋的投票使他少得了九千票，這就成了他的致命傷。此外城區有些天主教徒反對他（麥克卡賽又剛巧是天主教徒），因爲他反對佛朗哥。最後最重要的是因爲他時常抨擊蘇聯，因此米華蓋的產業職工大會工人打擊他，總而言之，他失敗了。參議院裏沒有一個拉福萊特，這是卅年來第一次。

第十五章 衣阿華，玉蜀黍與豬

衣阿華這個字似乎就表示農業的意思，而在這地方的農業就表示玉蜀黍的意思。衣阿華是農業美國的心臟。我們在內布拉斯加已接觸到玉蜀黍帶的邊緣，這裏衣阿華是真正的玉蜀黍帶了。

玉蜀黍是美國農產物中最大的一種，美國每一州都有生產，而它價值與生產上超過小麥，燕麥，米與裸麥的總和。試看農業部的一張地圖，上面表示着美國種玉蜀黍的總面積，每一個黑點表示一千畝。地圖的好些部分都好像是治療精神病使用的墨點測驗 (Ink blot test)。中央那個墨坑就是衣阿華——衣阿華因為塗滿了墨，連州界都看不清楚了，甚至一部分墨漬塗進了毗連的地帶，特別是內布拉斯加與伊



玉蜀黍在衣阿華等於一切，它也就是雞蛋，牛奶，早餐吃的五穀，牛，粉，化學品，糖汁，漿糊，肥料與豬肉。可是我們要知道的主要的事情倒不是玉蜀黍，而是豬。衣阿華的小孩子能在黑板上計算「玉蜀黍與豬的比率」，這種比率對於玉蜀黍起的支配作用，就像四二日。這公式支配着原子的生產一樣。玉蜀黍遍種於衣阿華州一千一百英畝的土地上，但是其中把玉蜀黍當作食料的地區只佔極小一部分。州產的大部分用作「野外玉蜀黍」，也就是說飼動物用的——而且最主要的一種動物就是豬。因

此玉蜀黍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豬肉問題，或者牛肉與家禽問題。

衣阿華農業的特點是賣錢的產物不是玉蜀黍，而是豬，所以真正使一塊衣阿華田莊提高抵押價值的是豬，玉蜀黍與豬的比率年年不同。在理論上如果肉的價錢不能有一個比玉蜀黍本身有利的比價，農民們可以不把玉蜀黍餵豬。通常比價是相當有利的。舉例說，如果玉蜀黍賣價一元，豬肉的賣價該值一元四角。衣阿華的農民實在不僅是個農民，而且是一個肉的製造者。

衣阿華的子弟華萊士曾在許多方面顯露頭角，多年以前他曾經担任過一種農業出版物的編輯，現為「新共和」的編輯。他曾經担任農業部長，商務部長，副總統，他的一些敵人稱他為「理論家」與「幻想家」，我們所以要在這裏寫一寫他，是因為他是美國對於玉蜀黍雜種問題最下苦功的兩三人之一。他不僅是在做官以後，就在田野裏做實際的農人時，已經開始協助促進雜種的處理，他的那個創業的玉蜀黍種子公司是這業中最大的一個。

接着讓我們看看衣阿華其他的農產，衣阿華所產糧食佔全國十分之一。它在農業上佔第一的一張表頗稱精彩。它佔第一的是：

平均每人的農產

農家現款收入

雞蛋（合全國百分之七）

一等的土地（合全國總數四分之一）

上等牛肉

豬

馬

飼養牛的販賣

燕麥

烘裂的玉蜀黍

紅色荷蘭翹搖（飼料）與長穗草種

大豆乾菜

家禽（佔全國百分之八）

此外牛油與大豆兩種佔全國第二，牛奶佔第三。

在政治上衣阿華是極端保守的州份，但是它並不像大部分外人所想像的那樣的共和黨的天下。它在一九三二與三六兩度投向羅斯福，從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八都是民主黨人任州長。農民方面的選票通常起決定作用，有舉足輕重之概；它投羅斯福的票一九三二佔百分之七十，一九三六佔百分之六十二，一九四〇佔百分之四十九，一九四四佔百分之四十七，選舉的情形與天氣頗有關係，特別與收穫與公路的情況。玉蜀黍是一種時間較遲的收成。如果十一月間下雨，農民事忙，他們便很可能不去投票了。

其次還有當前的經濟情勢也起着敏捷的作用。這情形在所有農業州都一樣。當農民們富有時，他心

平氣和地投共和黨的票。貧困時，他們就會投一種抗議票。我曾經聽說「衣阿華農民是些安分守己的人，但是如果他開始破落時，他會怒吼！」事實上，衣阿華州是美國各州中具有最接近一七八六年「薛氏之亂」(Shay's Rebellion)那種農民暴動的州份。這種農民具有揭竿而起的傳統。他們都是些強悍而剛毅的人。他們隨時可以爲了援救家園，使用暴力，羣衆可能在審判廳門前會集，手持槍械與粗索；參行官往往只過一下目，就決定收回成命，撤銷預定的徵購辦法了。

第十六章 密蘇里剪影

在密蘇里你會發現幾乎每一個美國具體而微的尖銳問題。農村發展與都市衝突；兩個大城具有種種矛盾；政治的進行極爲兇猛；操縱選舉機構的大亨；天主教與基督教教會的勢均力敵；南北之間地方性的競爭，——這就是密蘇里。

在華府我遇到一位端正嚴肅而身材較小的人，他戴有光亮的眼鏡，具有一種機警過分的敏感。他站立在掛着一張大地圖的牆邊，神情尤同父親注視着愛子的照片一樣親熱，他指出密蘇里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來龍去脈。我所了解杜魯門的事情之一是他愛密蘇里。

這個謙和而友善的人在當總統以前三星期對我說道，「我來作個橫斷面的說明；」他對着地圖，比我記錄還快地念着那些地名。他說「讓我告訴你種種事象的原故。」杜魯門曾遊歷過密蘇里所有一百一十四個郡，他說起我應該去訪問的一些朋友；他們都是他最所喜愛的人。他微笑說道：「他們是空慕劣而低卑的人。他們什麼人都反對，除了自己。」我問杜氏他們贊成的是什麼。他說「密蘇里」。

潘特連斯特與腐敗政治

大拿潘特邁斯特案已去世，但是我們要談密蘇里以至於美國，就少不了要提到他。爲什麼那麼多美國城市一向如此腐敗不堪呢？

市政機構逐漸腐敗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的惰性。多年以前，蒲徠士曾經寫到「羣衆的宿命論」，潘特邁斯特這一輩人完全證實了這一點。造成人民這種冷淡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詐騙的大原因是都市居民中很大一部分是出生於外國的人。這些人無知，懶惰而太忙於謀生，無心注意誰競選，而他們巨大的投票力量即使沒有被非法收買，也可能被一種恩惠所買，因而轉移了多數選舉的局勢。

讓我們回頭再略談密蘇里的堪薩斯城。說起來現在堪薩斯是個清潔而完善的城市，它從美國最壞的城市之一，一躍而爲最好的城市之一。它的市長雖是民主黨人，可是他的做法如同無黨無派，無所偏倚——發動排斥潘特邁斯特的也就是他。過去腐敗的主因之一是州司法的營私舞弊，因爲它向來是由城市大拿與州的任官權在推動。幾年以前密蘇里已推行了一種新的司法制度，區，上訴與最高法院的法官都由一個公正的委員會推荐，然後由州長委任，因此法官的委派一定通過人民。如果任期屆滿，他們仍得經過人們對他是否應予留任的簡單而直接的考慮。這種做法使州的司法不陷於分贓政治，供獻很不小。潘特邁斯特是一個象徵。要不是幾年以前他提拔了杜魯門，杜魯門也未遑不會當總統，這一點是確實的。但是他本人實在並無多大了不起，自然他的所以賞識杜魯門是因爲他是天下第一個老實人，所有作幕後活動的政治機構都喜歡用一個毫無過錯的人物放在「前台」。潘特邁斯特於一八七〇年生於聖約瑟夫。他進過一個小的天主教學校聖瑪麗學院，以後在在堪薩斯市他哥哥所開的一家沙龍裏當一名驅逐

閑人的看守。他的哥哥詹姆正是頗為顯耀的一個流氓頭子。潘特邁斯特聰明而有野心，他很快就被現了那裏是賺大錢的所在。於是他一面做酒生意，一面就攪起政治來，到一九〇〇年他已經成了一位暫長與市參議員。那時他的恩主是黎特。黎當時任市長，後來是密蘇里一位著名的參議員。潘特邁斯特比大多數的市參議員要粗暴與兇猛。他是一個大場面的演說人才。於是他很快就出人頭地了。至於他那些「合法」的錢大多是從水泥生意上賺來的。

在政治方面潘特邁斯特極為得勢。他甚至比美國當代最有勢力的大亨海牙與克倫普還有勢力，他控制了市，郡，州以至於全國性的政治。有一個時期，他甚至擁有六萬張「鬼」選票，這些選舉人的名字都抄自公墓。他自己從沒有當過重要的官員（不像海牙與克倫普），但是卅年來他是民主黨歷屆全國代表大會的幕後人物之一。在選舉總統一件事上，密蘇里是一個重要的州，而潘特邁斯特把密蘇里州掌握在他起釀的手裏。

我問過堪薩斯人什麼打倒了潘特邁斯特。回答是「他出名了」，同時他大意了。狂妄而過度的喜愛賽馬扼住了他，而且幾年以來他幾乎習慣地每天在跑馬上作五萬元的賭博；有時候輸了，這就耗費不少錢。他的倒台發生在一九三九年，當時聯邦所得稅當局追究他，他被控逃稅，被判在里文窩斯監禁十五個月。他宣誓獲釋之後不久就去世了。事件的中心據說是火險公司爲了他「解決」了一個保險費數額的爭論，給了他四十三萬元賄賂，而他接受了它。

我們回頭再講到現在。潘特邁斯特的錢囊業已罄盡，並非由潘子而由潘的姪子詹姆士。潘特邁斯特

在主持。一九四二與一九四四兩次大選它都企圖東山再起，但是並無多大成就，現在它在各個城市的影響都已經衰微了。

自然這是全國趨勢的一部分。在紐約，芝加哥，澤西市的巨大民主黨機構都發動了這種打擊；因此幾乎各市的大亨都已經被棄絕了。

密蘇里兩個皇后

城市為什麼有分別？為什麼一個城萎靡而另一個城歡愉，一個城粗俗而歡樂，另一個城嚴肅而詭譎，這是由於年齡，地理與歷史，殖民的情形相反，與內地的關係；人口學上的差別；此外還有些神祕而無法解答的因素。堪薩斯與聖路易雖在同一個州而相距不過幾百哩，可是它差異之大幾同國內兩個大城市一樣。

堪薩斯城（人口：市區六三四，〇九三，郊區三九，一七八）現在是，或者過去是一個牧人城鎮，做牛買賣的一個大的鐵路站，也就是美國「最低卑，最非法」的城市。我所聽到關於它的形容詞中有精實，有魄力與淫穢三點。其實它也是我所到過的最友善的城市之一。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充滿了紛擾與跳動。

聖路易（人口市區一，三六七，九七七，郊區八一六，〇四八）是比較大，安靜而古老的城市，它的財富保守得很牢。它那種文化給人的印象是嚴肅而成熟，像辛辛那提一樣。聖路易係法國人創辦的城

市，現在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德人後裔。但是它具有一種濃密的「種南方」的色彩，而堪薩斯就純帶西方色彩。堪薩斯市的事業以原料為主，而聖路易就以製造與金融為主。堪薩斯城面西，聖路易朝東南。聖路易的所以沒有牛市場是因為奧柴卡斯諸河把它與游牧場切斷了。堪薩斯市多基督徒，聖路易多天主教徒。堪薩斯是密蘇里民主黨力量的中心，聖路易却是共和黨的中心。

此處有個奇妙的變化存在於堪薩斯「明星報」與「聖路易郵報」的不同上。「明星報」一度是一張偉大而有先驅作用的報紙，後來創辦人納爾森把它傳給了所有的同人，規定非工作人員沒有股權。結果「明星報」變得非常保守。另一方面「聖路易郵報」是普立茲的一宗產業，在經理上有些封建，可是它也許算得是美國最有效率的一張開明報紙。

聖路易是個真正的大都會——一度列為全國第三位，現為全國第八，它有一點特性——忍耐，為美國別處所罕見。它是一個維護人權的偉大城市，它的文化空氣正合乎一個受文化的人的理想。市內人口百分之十三是黑人，但是這裏並無種族的騷亂，對種族問題也不像堪薩斯那樣有偏見。這裏天主教徒佔百分之五十，但是上次總統選舉時當地有好幾位天主教徒與政治行動委員會密切合作。聖路易這地方共產黨人當街演說有警察協助維持秩序，這裏的開明報紙堅持吉拉特·史密斯應有召開羣衆大會的充分權力。

第十七章 芝加哥「論壇報」，伊利諾與印第安納

——W L 喬治

芝加哥沒有和平。它是一個未經制服的恐怖與歡樂的城市。

芝加哥「論壇報」這張報紙往往使我想起得克薩斯這州份。我們一定要仔細地談談這張報紙，因為我們不知道某些關於它的事情也就無法知道美國。「論壇報」說起來不僅是一張報紙，不僅是它自己所愛稱的所謂「世界上最偉大的報紙」；它而且是一種有幾種意義的資產，一個勢力範圍，一種主權。它像得克薩斯州一樣，好勝而極度敏感，擁有若干老油子，誇張者，排張主義者與復古派。同時它像得克薩斯一樣有它自己的外交政策，不過兩者大不相同罷了。

當我才四歲的時候，就聽到過關於「論壇報」老板麥考米克（Robert Rutherford McCormick）上校的故事。我在全歐各地活動時，曾與「論壇報」的訪員們有過多年的聯絡。「論壇報」的人員（全部名單的特徵是使許多人吃驚）如傑·愛倫，愛特蒙·泰勒，威爾·席勒，喬治·席爾特斯，文斐特·席安等都先後任過駐外記者。

麥考米克現年六十有七，是紳士中的紳士，態度非常高傲。他的古怪是一向出名的。有次他在惠登附近莊園裏舉行野餐，歡迎幾幾個客人，他竟在一種搭在馬背上的貨車裏出現，貨車須放下一個梯子，

然後上校高視闊步地下車，向他頗為驚詫的客人們招呼。

除估報紙銷數整頭的紐約「每日新聞」(Daily News)以外，芝加哥「論壇報」每日的銷數較美國任何報紙都大，換句話說他是大型報中銷數最大的報紙。(譯者按：「每日新聞」係小型報)它的銷數為每天一百萬份以上，一半在芝加哥，一半在芝加哥以外，星期天銷數約一百五十萬份。

最後談談「論壇報」對地方政治直接而密切的影響。這一點簡單說就是影響深巨。有許多芝加哥人瞧不起「論壇報」，但是他們也還是天天買它。有許多人幾乎對於它社論裏任何一點都深惡痛絕。可是它還是從沒有被人當街焚燒的少數報紙之一。同時它的銷數有增無減。

至於上校，不僅當「論壇報」的發行人，而且像常人一樣，過去幾年在政治上空前地活躍過。他的興趣遠出於芝加哥地方之外。舉一個很小的例。他最近曾為南達科他參議員布許飛的競選經費捐款五千元。麥考米克希望在一九四八年的共和黨競選中扮一個大而活動的角色。他會一再說明為什麼史達森，范登堡以至於杜威都不可能當候選人。他似乎驕意塔虎脫。他的言論大可注意。伊利諾州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具有巨大的投票權，而麥考米克上校是伊利諾州共和黨的正式領袖。

芝加哥與伊利諾

關於芝加哥要說的事情很多，因此要減縮也毫無辦法。它是美國所有都市中最大而最典型的一個美國城。紐約市是比較大也比較壯觀，而且在許多方面都要勝過一籌。但是它是一個「世界」都市，在某

些方面，它的歐洲色彩較美國色彩尤濃。雖然事實上芝加哥外國出生者像紐約一樣多，但是它主要的動力仍以美國為主，而且它首要的一個現象是美國與中西部由各方面衝擊着它。

記者在芝加哥出生與長大，因此印象尤其豐富。這城市較我住過的其他任何一個城市都富有活力。冬天雪封的大路上刮着凜冽的風；盛夏林肯公園划船停泊處附近那多陽光的後園，伊利諾中部郊外火車的汽車似的車頭，洞穴與矗立物，山嶺，地震以及街道上裂開的凹痕；盛怒的交通警察的刺耳警笛聲；「巴摩里甫大廈」平穩異常的電梯；汽車的連接又如何密集得像万千甲虫；北岸公司巨大的重型火車像條鐵蛇似的游過郊外發抖的木製車站；當風從畜牧場方面吹來時到處都是奇烈的動物氣味；煉鋼廠的紅焰照澈了黑色的天——所有這些都是很容易記起的。

芝加哥於一九四〇年時人口三，三九六，八〇八（全市區四，四四九，一二六），是美國的第二大城市，世界的第四大城市；據仔細的估計，這區域到一九六〇年將容納人口六，二〇〇，〇〇〇。它裏面包括着不少實在的小鎮，同時它擴大後的郊外，如「艾文斯敦」與「文尼加」等區，它們都不願被稱為郊外。芝加哥不像紐約一樣因河流關係縮在一個規劃過的形式之內。它擴展得像一個州似的，它包括了威斯康辛，印第安納以至密西根的一部分。從拉新（Racine）到港口（La Porte）的一切都是真正的芝加哥。

芝加哥自然算得是世界最大的鐵路中心，最大的肉類包裝中心，——而肉類包裝是美國第三個大工業，——也是最大的代表大會中心，共和黨或民主黨先後在芝加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已不下十九次之

多。它又是世界上最大印刷廠的所在地：除日報外，諸如「大英百科全書」與國內大部分電話簿都在它這裏排印。它今年的預算是二三七，四五八，六三七元，等於墨西哥，智利，哥倫比亞三國預算之和（這三國的人口共有三千萬）。至於芝加哥的港口，吞吐着和巴拿馬運河一樣多的船隻，而且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使河水倒流的城市，它利用著名的「排水運河」的方法，使溝中污物不致流入密西根湖去。

最近我問起一位顯要的芝加哥人，什麼支配着這個城市？他的回答是「斯丹特街與愛爾蘭人」。「洛普」（芝加哥市內四圍有高架車道的市區）的大商人以及他們的盟友包裝商最佔勢力。「馬歇爾飛公司」被稱為「商店中的天主堂」。「斯丹特街」寡頭所代表的就是民事與社會的領導。這些「大君」都居住在「岸湖」或「黃金海岸」開墾過的華貴莊園裏；諸如「芝加哥設計委員會」等市政努力也都是他們所發動的；他們不可攻克的內部衛城是「商業俱樂部」。同時愛爾蘭人正是寡頭階層之下成長的大移民集團中最為明顯的一批人，他們與其他種族集團聯合起來，在政治上支配着芝加哥。我會聽到有一種沒有公開說出也不見於成文的交易，就是「我們可以讓愛爾蘭人去管政府，只要他們讓我們為所欲為。」

芝加哥一度是美國「自由主義的首都」，為時短得令人暈眩。這裏有幾個因素：當時哈里·門羅編的「詩歌」與瑪格麗·安特生編的「小評論」都在芝加哥出版；芝加哥大學造就出各式傑作的作家如格倫威·魏斯考特，愛麗莎白·勞勃茲與詹姆斯·法雷爾等；此外還有一種較老的芝加哥「學風」存在，具有這種「學風」的作家一直可推算到威廉·華地與勞勃特·赫里克。同時芝加哥獨多不與任何組織聯

繫的作家，例如蕭伍特·安特遜，伐契爾·林德賽，愛特迦·馬斯特與文巽特·史達雷等。（海明威生於芝加哥鄉下的橡樹公園，巴索斯生於芝加哥本市，但是一般都不認爲他們是「芝加哥」作家）。

最後，談一談農業。伊利諾是聯邦產玉蜀黍佔第二位的州，也是其他農產極大的生產者。同時它是工業生產佔第三位的州，煤產列第三，鐵路長度列第二，而且油列第六位，富足驚人。伊利諾州的一片綠原非常平坦，平得建造一百哩鐵路，用不着翻動一時泥土；伊利諾也還有一些像庇利亞（Peoria）之類有趣的城市，它是世界上最堅強的城市之一。讀者也許有不明瞭美國中西部的龐大的，我們可乘此提一下，庇利亞地方的伊利諾河面比布達佩斯地方的多瑙河還寬。而多瑙河的流量比諸庇利亞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同時庇利亞是世界最大酒產地之一。

芝加哥大學

將來有一天我要請假一年，回到芝加哥去，爲芝加哥大學寫一本書，芝大從那一方面看都算是全世界三四個最顯著的大學之一。寫那本書時，我一定以分析芝大校長郝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這人物爲榮事。郝欽斯是一個敏感而時常錯亂，固執而又一向聰明的人，他能縱談往事，談到上帝，財神與魔鬼。郝欽斯自視甚高，因此有時很難與人爲伍，他心裏常受幻想激動，偏愛怪癖，而又絕對無畏，誠實而獨立的。我有次聽到他自稱爲「宇宙山人」。他具有一種奇妙的少年氣質，因此他還喜歡接近笨人，對他們說些他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話。他能够誘得任何一位富豪解囊，與任何一位教授辯

論，一直爭到日落西山。

芝大創辦於一八九〇年，由於有三種力量的衝擊不斷成長，這三種力量是——一個浸禮會的組織貢獻意見，約翰·洛克斐勒捐助金錢；首任校長威廉·哈潑貢獻了其他一切，哈潑為耶魯出身的希臘學者，是他這時代或許是歷來最先進的教育家之一。

郝欽斯是根據哈潑的基礎發展的。自從他於一九二九年以三十歲的年紀就任芝大第五任校長以後，已實施了各種爆炸性的改革與發展。他的改良並非事事行通。他的信仰實質上是「每個學生在他被允許受專門教育以前，一定要先獲得廣泛的教育。」他以下面這些辦法推行他的信仰，即「大書本」的課程以人性為廣泛的基礎；同時他竭力設法縮短學程，以便專業的教育能迅速於適當時候施行。郝欽斯所要求的是「受教育的學士要多，未受教育的博士要少」。有人說過，他甚至於希望所謂博士要真正是哲學博士。他恨「未受教育的專家」。他所感興趣的不是職業教育，而是一種不容代替的思想基礎。

郝欽斯作為孤立主義者的記錄相當長。不過據有一位觀察者指出，他的孤立主義並沒有限制他給流亡中的捷克總統一個工作。他有時也被人稱為共產黨，也有幾次被稱為法西斯。他的政黨政治如何，我不清楚。有次他說，如果兩大黨都不能提出較好的政綱，他決定投湯姆斯(Norman Thomas 美國工黨領袖)的票。

郝欽斯曾被指責為「反科學」，這說法在現在聽來已感到奇特。原子時代實在可以說開始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是在斯達格飛特運動場下面改建的一個斯瓜許球場上。芝大在

郝金斯主持下致力於「鈾的蛻變」化學與物理的研究為時極久；康普敦（Arthur Compton）、費爾（Fermi）與烏萊（Urey）等教授都是芝大的人，就在那一天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在秘密中安排與建築的鈾鉛堆在絕對秘密中第一次發生了連鎖作用。使原子分裂與原子彈製造的終於實現並不能歸功於任何一個人。但是郝欽斯與他的大學自然盡了很大的力。當「曼漢坦計劃」按指原子分裂試驗與原子彈製造計劃的施行必須建設一個巨大的指導實驗工場時，陸軍部所接洽的一些大學與工業機關都感到力不勝任，郝欽斯却擔負了下來。這的確是人們所作的最繁重決定。他作這個決定完全出於他一人之決斷，而事情是必須嚴守秘密的。以後一個名叫「冶金實驗所」成立起來，按郝欽斯的說法，芝大為它盡了「主人與合同機關」的任務。以後田納西州橡樹嶺所設巨大的「克林敦實驗所」也就是及時建立的指導實驗工廠，這工廠悉由芝大管理，時間一直到一九四五月州日為止，這事情外界絕少知情。

芝加哥的犯罪

芝加哥所最出名的是「論壇報」，其次自然就是犯罪了。多年以前，我為「哈潑斯」雜誌寫一篇文章，開頭的一句話就說，「我前後在芝加哥居住為時達二十年，從沒有看到過一次兇殺案」（不過我看到過一次絞殺事件）。芝加哥流氓們的戰鬥從沒有鎗殺過一個無辜的旁觀者。我接下去說，不過「芝加哥的兇殺費用由五十元起不等。犧牲者的地位愈重要，代價也就愈高。殺我這樣的新聞記者也許要耗費

一千元。殺一個富商要五千，殺一個重要的本市官員要一萬。殺一個大公司的總經理，或一個電力公司大老闆，費用就大得多，也許要五萬也說不定。」

假定你有一點販賣車胎與電池的小買賣，假定我是一個「暴黨」的一分子，有權僱用兇手與刺客。我突然決定要你每月供獻一百元，作為你有權販賣車胎與電池的報償。我對其他商人也有同樣要求。於是我立刻控制了你的商業，在這情況之下，你是完全沒辦法的，或者假定你開着一打賣珠寶的小店。有一天我闖進你的店門，宣布從今以後一半的貨款歸我。你怎麼辦？如果你抵抗，我自然用暗殺或炸彈對付你。去見州檢察官或警察嗎？請你別叫我大笑——我從你那裏得來的贖物已分了一部分給他們。

流氓頃刻做到了大買賣，而他們從人民手上取來的孝敬錢每年數以百萬計。從糖果買賣到幾個大的工會，從縫衣裳業到豬太屠牢戶，流氓都插手其間。他們要不是沒有政治保護自然不能存在。流氓們不過把若干司空見慣的政治行為引用於刑事範圍以內罷了。有一次一個著名的伊利諾政客（現已去世）要市參議會給以特權，辦一個新的煤氣公司（這公司以後從沒有開辦），因此那個老的煤氣公司被迫吸收這個「競爭者」，你說這個究竟是「商業」還是「欺詐」？

現在芝加哥已平靜得多了，而且有組織的大罪行的後台也已破碎。大部分往日的大事都已遭到了機關鎗。以前的紅人之「拖布」安東尼·伏爾青有時還偶爾在新聞裏出現，「臭虫」康蘭的情形也一樣，但是可喜的是「機關鎗」賈克麥根，「智多星」特普西，約翰·史幹里斯，賈克·蘇達，喬愛羅，海米威斯，「轟炸之王」詹姆斯·皮爾卡斯特羅（一度是「公敵第四號」）都已經去世。

芝加哥的反動

如所周知，紐約是美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主要的產地，美國共產黨係在曼漢坦十二號街附近發號施令。芝加哥雖沒有被明確地形容過，它可的確是美國法西斯的繁殖地與司令部，連第特律與印第安納波里斯也稍形落後。

「美國行動會」(American Action, Inc.)於一九四六年在芝加哥出現，按法西斯主義者的原意去稱呼，未必妥當，它不過是思想非常反動的準政治組織，原為對抗「政治行動委員會」而設。它的活動有一個時期很沉寂；以後芝加哥「太陽報」揭露了內情，它發表的新聞題為「秘密的美國第一會誕生」，副題為「大金融家支持運動，集款數百萬肅清國會議員一八七人」。由於一九四六年國會改選舉行在即，反響極烈；參眾兩院若干委員會都力言要公開調查，查明是否有人已觸犯「防止貪污實施法案」；以後運動與抨擊兩者都趨於消滅。「美國行動會」會企圖「盡可能通過退伍軍人組織活動」，而結果只有在它某一候選人「有失敗可能」時才使用它的力量。它特別聲明並不希望影響外交政策，但它大部分會員一向就是狂熱的孤立主義者。

「美國行動會」的會長過去與現在都是海斯(Edward A. Hayes)，他是「美國參戰軍人會」前任全國總會長；它過去與現在的會計是「伊利諾廠商聯合會」會長哈茲(W. Homer Hartz)。據「紐約時報」說，它的捐款人中除「西爾斯洛布克公司」的伍特將軍(General Robert E. Wood)以外，還有

「魏爾登製鋼公司」董事會主席魏爾與麥考米克上校，同時「紐約時報」又指杜邦公司為「支持者」。過去與柯林神父往來的紐約商人哈里斯（Robert Harris）是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另一位委員是紐約阿斯特大飯店總經理，「百老匯協會」會長克斯丹里伯萊（Robert Christenberry），他曾對一位訪問者說，他已為這個組織「籌集了一大筆款子」。

伍特將軍在珍珠港事變以前是「美國第一會」的主席，他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發出一信，受信人為「紐約郵報」於發表時隱沒，這信的一部分說：

（密件）

「——仁兄足下——

足下與弟所欲支持的一種全國性政治運動似已發動。其名為「美國行動」……

弟所欲奉告者即該組織已非「另一」宣傳組織，乃在各議員區內推行直接政治行動之機構也。

區域成功希望較大，我人力量自宜集中於該處為宜。一俟經費籌足，全面工作當即擴展至因政治行動委員會之肅清工作而令若干美國議員感受威脅之地區。

此項運動會與國會兩院首要共和黨員與憲政民主黨領袖會商，得有彼等之祝福，並擁有吾兄所識諸君之支持。（旁點為作者所加）

弟已為運動捐納巨款，盼兄亦鼎力協助。支票或證券悉可匯寄財務長哈茲兄，渠地址為伊利諾州芝加哥（四）貿易局大廈一二一五號。

更多的說明似乎已不需要了。

印第安納州素描

衣阿華這玉蜀黍之海所掀起的洪流越伊利諾而進入印第安納，洶湧無減。但是印第安納不僅是前列的農業州份之一，而且它的工業生產也列全國第九位。芝加哥東的「康蒂湖」是烟塵瀰漫而整潔的一個金屬叢林（指烟突），它這個工業區域可比匹茨堡。印第安納州最傑出的一個人就是個工業家，即「史蒂倍克汽車公司」總經理霍夫曼（Paul Hoffmann），他這種新式的經理人員，正好證明，不問其他，如果你認為企業是為多數人不是為少數人的話，自由企業制度是可行的。

印第安納有一個社會的特點——偏見，它雖然並非絕對罕見，但是它的發展確為中西部其他各地所不及。「霍西兒」（印第安納性格溫柔而富于詩情的人）是最熱烈的團體活動者。印第安納正好是其有下列這種情形的少數州份之一，即幾乎所有選民，成年人，一定參加它廿年前在學校所入同學會舉辦的大商店，俱樂部真多得以數以千計；印第安納波里斯是世界上最「有組織的」城市之一。你碰到了三個鄰人一定不只打打橋牌，一定要組織一個「上區十號街橋牌俱樂部」，會員雖只四人，也照樣要選你們的會長與祕書長。此外還有所謂「塞勃——狄勃」（"Sub-Deb"）俱樂部，一種中學年齡少女們的組織；這種俱樂部光在印第安納一州就有七百個。

印第安納波里斯在某幾點上是除波士頓以外美國最大的州的首府。它是美國兩位尖刺地保守的勞工領袖的家，這兩人是「國際歐運工人兄弟會」會長托平（Daniel Tobin）與「粗細木工聯合兄弟會」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第一任副會長「大皮爾」霍契遜（Hutchison）。印第安納波里斯是凌亂的城市，一個粗而令人吃驚地玩籃球與賽汽車的地方；以前三K黨的中心，你到了那裏你就看到那世界上第二個最醜陋的紀念碑，它是麥克納特（Paul McNutt）前任美國駐菲律賓大使（以前當執行吏的管區。這裏設有「美國參戰軍人會」的總部——參戰軍人會與它巨額的薪給開支正是該市的大買賣，同時另外有一位曾經周遊全國發表政治演說的朋友告訴我說，印第安納波里斯擁有美國「最壞」的演說聽衆。

在政治上講，印第安納是美國最「職業化」的一個州。除偶然有幾個珍貴的片斷歷史外，這社會係由霸道與分贓制在統治。不過它也出過幾個現在華府的好人。有一位是（或者過去是）却爾斯·拉福萊特（Charles M. La Follette）它是一個不聽該黨指使的共和黨人，七十九屆國會裏最敢言的開明分子之一，威斯康辛·拉福萊特的遠房堂兄；他在一九四六年競選參議員時，共和黨的老頑固曾設法把他擊敗。同時印第安納也有幾個一等的反動份子，也許他們還不如田納西州的麥克凱勒那樣不勝形容地卑劣，但也相去不遠了。

印第安納州最主要的地方壓力集團是酒業與保險業。印第安納無所謂民政，每一次新人主持州政府，也就是說所有公務員澈底調換。最易賺錢是酒業。一個批發商必須領到執照，這執照除非那專員肯肯，並批示照發，決不容易領到。事實是「除非這傢伙還不壞」，執照就發不下來。因此有辦法的大

批發商就照例向兩黨捐款。他們一旦「有路」，至少可辦四年。但是爲了維持門路，他們必須「合作」，那一個批發商不這麼做的話，一旦政局變化，他就只有停業了。廿五年前，就因爲有這樣的事情促成了禁酒。印第安納州當時正是全國最難妥協與熱烈主張禁酒的州份，這也就是說它是喝酒斃命的一州。

有許多中小保險公司在印第安納波里斯設有總公司。二次大戰公債推銷時，印第安納州曾以恩尼·派爾的手稿的一部分作爲獎品，結果有一家保險公司以贖債一〇，五二五，〇〇〇元獲獎！而另一個保險公司得了亞軍。保險業這個壓力集團會促成一種引起激烈爭論的改革。印第安納汽車責任保險法也許是美國最嚴厲的一種；汽車出事須受幾種嚴厲的處罰；每一個司機要保價值一萬一千元的險。在另一方面，保險業就顯得思想不够社會化。他們極力活動，打消了一種措施，因爲它若一旦通過，將大大促進了低廉的優待辦法，保險業深恐它的業務受到競爭，因此反對。

印第安納州目前的州長蓋茨（Ralph T. Gates）是個共和黨人，於民主黨執政十二年之後接任。他是一個有效率而保守，誠實而有雄心的人。許多印第安納人認爲他很有意於一九四八年大選時充任副總統候選人，他的希望也的確不少。

如所週知，印第安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三K黨鬧得最兇的地方。三K黨確曾一度擁有州政府的大權。分贓制盛行一時，請試想像三K黨這樣的組織會運用什麼經濟力量而它的領袖們又得到什麼戰利品。假定你有會員二十萬，每人繳入會費十元，每年每人當年費拾元；除此以外還有娛樂中抽的價錢也

得計算在內。再如你控制着整個州的機構以及它的委任官吏權，還有一些「收入」也該計算在內。這宗買賣正像酒一樣地一本萬利。

印第安納州法西斯派與準法西斯的運動洶湧澎湃，比諸密西根與伊利諾兩州尤為猛烈。有一派係由一九四六年去世的摩地（Carl H. Mote）領導。摩地是一個下級電話管理人員，因為他有錢，所以才顯得了不起。他出版了一種雜誌名叫「甯愛美國」（America Preferred），它的反猶出於自卑心理，有次它裏面就出現這樣的文句，「我以當一個美國人為恥。……戰爭已顯示了一點，即德國人在體力，智力，美學與道德上都比我們強。」摩地曾一度設法維持一個全國性的農民組織，「以領導對付罷工的罷工。」也許有人要略知這種人的背景，或者還誠懇地要找出這種發展的理由。大多這種情形是整個出於一種對羅斯福或「新政」不相容的反感。這些將出山的好雄認為「猶太人與共產黨」將控制全國了。

第十八章 范登堡訪問記

范登堡是什麼樣的人？他的立場如何？他最主要的思想是什麼？范登堡既是代表舊西根州的老參議員，共和黨對外交問題的首席發言人，多年來被目爲一個孤立主義者，而近年倒是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會議，倫敦四國外長會議與巴黎「和平會議」的美國代表，這人的決定的特點究竟如何？

最近我在華盛頓訪問了這位參議員，希望能找出上述問題的答案。我們在參議院議長室內黑色的椅子上坐下來，談了一個鐘頭。有一點已無須再說，即自從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共和黨控制了國會以後，范登堡的地位日益增高。參議院就成了他和塔虎脫的天下。

范登堡曾寫過兩本關於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英豪漢彌爾敦的書，其中有一本書封面上就印有一句格言：「美國獨立不可少的保障是國家主義——而不是國際主義。」不過這本書是在一九二一年寫的，一九二一年以後，范登堡與世界都有了大變化。一九三九年，他對美國參戰軍人會演說時稱，「這種所謂戰爭無非是二十五人的事情與一種宣傳。他們（可能是指歐洲人）要求我們的錢與人員。」可是最近兩年來說這話的這位參議員幾乎經常與歐洲人在一起工作！

范登堡是位有見地而中庸的人，實在他從不像希拉姆，詹森或洛茲一樣不問情由的一種孤立主義者

這位碩大的密西根人的性格裏從無一點執而不化的特質，他對於國際問題的投票記錄就非常複雜。一九三九年他曾堅決反對修改中立法，可是雖然不常爲人們提起，他也贊成過租借法案，而且是贊成美國參加世界法院的六個共和黨人之一。同時迄今爲止他是參院處理外交問題最有影響的共和黨人之一，曾竭力贊助「聯總」，而且「聯總」一案得能通過，一部分就得力於他。

我所看到人們對於范登堡最嚴酷的批評莫如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一期「民族」內所刊梅育（*Winton S. Mayar*）所寫的文章：「范登堡是自由（就共和黨人而言），開明（就政客而言）而勤奮的（就一位參議員而言）。可是你摸不清他的傾向如何。杜威，塔虎脫都有他們的中心，你也許不喜歡他們，可是他們有中心，范登堡的作爲就漫無標準。他什麼也沒有。……在內政問題上，你找不到他究竟站在那一邊。過去十年之間，他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模稜兩可。他曾經反對給農民以津貼，也贊成支平價費；贊成節流而反對改組；贊成貶值而反對「賴債」；贊成房屋管理而反對支出——租賃理論；贊成與反對聯邦管制救濟；贊成預算平衡而又贊成普遍年金；反對並贊成所得稅的宣傳；贊成高度的附加稅而反對對免稅債券徵稅。」

但是這篇文章發表在七年以前。至於范登堡自己在參院記錄中所最驕傲的一點是他所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法」一案，這個法案人們通常認爲是一種「新政」措施。這位密西根籍參議員認爲這個法案對於美國經濟穩定的貢獻大於過去五十年中任何一項法案。在羅斯福執政之初范的許多共和黨同事都認爲關於聯邦政府應保證銀行存款這一建議太少反對黨應有的作用。可是現在在國內已沒有一個人反對它了。

在災禍危機所予教育中，美國生長着，而范登堡也在擴展與生長。

范登堡是一個體魄高大而精實的人，現年六十有二，尚無老態。如果要我對於他用一句話來形容的話，那我敢說，他看來恰如其身份——參議員。

這位參議員告訴我說：「我九歲時就必須工作，贖養父母，我的整個生活就基於這件事實。因此，我向全在全能的上帝保證，首先如果我有權做到，我一定不讓我父親的遭遇降臨於我。這個決心在我的個性裏是一個永久的記痕。其次，我很早就具備了自信。我一向認為「有志者事竟成」。」

通常，一個有自信的人對於自己的限制也了解得很清楚，范登堡就有這一點。不過，他又說：

「我兒時的經歷使我如果處理政治一類事情，一定有兩種傾向。因為我具有困苦的經驗使我了解無分文的感覺，但是同時我也知道企業心的價值以及如何以企業心來防止年老。我是一半保守，一半自由，自由主義係由於我窮困中的來，而保守主義由於我已相當富有而產生。」

他繼續談他幼年時的生活，他於一八八四年生密西提州大洪流地方，他父親是個老式馬蹄鐵的打鐵匠。這一家原住摩霍克谷。在范登堡九歲以前，馬蹄鐵業相當發達，因此范家小道小康，生活相當舒服。到范九歲時，一八九三年的經濟崩潰使他父親陷於失業。於是他的家改成了寄宿舍，母親已必須外出爲人洗衣，范登堡眼看着他苦惱的父親很快成了一個潦倒的老人，因此他九歲時，就成了家裏主要的支持者。

我問道：「你得到的是什麼一種工作？」

「那是一個天曉得的好工作！我在課餘之暇，推一輛手車為一家批發工場把鞋子送到貨車場。到我十二歲時，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作助手。當我成為高中生的時候，每週收入已有十五元至二十元不等。這數目在當時不算小呵。」

「一九〇〇年，西奧陀，羅斯福被選總統時我是一個羅斯福崇拜者。我已在高中畢業，正在一家肥皂工廠裏當一個開發票的書記。有一天，鎮上舉行一次擁護羅斯福遊行，我要求老闆准我去參觀，他不許。可是我不顧一切地去了，回來時，他就開除了我。於是，我立刻得找一個新工作，終於逃大洪流前鋒報當了一名工役。」

青年范登堡以後的生活至少在報人道方面發展得非常之快。他二十一歲時，已經是市府訪員與政論作者，並因此而採訪過共和黨開人史密斯就選參議員的新聞。史密斯對范登堡發生了大興趣，他在一九〇六年買了「前鋒報」，使這位年青人當發行人兼經理兼編輯，其時他才二十二歲。

范登堡高聲說：「這是年青人多好的一個機會！這報紙在密西根西部統制了早報市場，而經辦的人就是二十二歲的我！得這樣的機會的人在百萬人中不可得一。我真是一個奇鴻運的傢伙。可是如果我自己突然改變了作風的話，第二年，也許以後任何一年，都可能使我整個兒失敗。最近我向我妻說，我一向很幸運時。她回答說我運氣異常，不論有沒有運氣，一定會有前途的。」

范登堡在大洪流前鋒報工作二十五年，職位極好。但他並沒有積好多錢，同時他雖然決心從政，但是當決定在積蓄可資贖身以前，決不離開官職。他聽導「我在能不做為公衆生活以前，決不從政。」

他對於自己這句話頗表滿意。不過，早在一九〇七年時，他雖不是爲自己競選而是爲了共和黨競選，已經遍遊全州作過競選活動，並因此成爲州黨部委員之一。九年以後，他聲譽雀起，黨內各派都一致勸他競選州長，都認爲只有他能補救新派的分裂，但是他拒絕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他才競選參議員，當時形勢已確定：（一）他準能成功；（二）他的聲望已高過於這個職位的需要。一九二八年大選時，他的敵手可能是民主黨人佛里斯，佛是一個很不容易擊敗的人，可是大選開始，佛里斯去世，於是共和黨的州長就指派他爲佛里斯參議員一職的承繼人，——這又是他好運氣的一個事例。於是下一屆競選時，他就從容獲勝，以後一九三四年，一九四〇，一九四六幾次改選，他都輕易獲得連任。一九三四年，他是全國唯一連任的共和黨參議員。

范登堡現在說，——說時他兩手指交叉——他並非總統候選人。一九四六年他曾拒絕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因此改由他的友人諾克斯接任），同時他開玩笑似地說，一九四〇年威爾基膺任總統候選人之後，「他就被拋棄了。」但是在一九四〇年全國代表大會裏曾有七十六票選他爲總統候選人。而現在雖然他自己並沒有充任總統的熱望，但是他對於誰該充任共和黨的候選人有很多意見，特別是當作者執筆時，一九四八年共和黨勝利已似乎勢所必至。如所周知，一九四四年，他創議提名麥克阿瑟運動開始不久，就宣告夭折。那末一九四八年范登堡自己是否會「被勸請」競選呢？如果一切情勢都很順利，自然也是可能的。

第十九章 汽車世界

——福特王朝與汽車工人聯合會

一個人去世，就由於他的一部分已經用壞。

——亨利·福特

在本國傳佈社會主義思想首推汽車……它們正是財富的驕傲以及所有它的豐足與無所顧忌的象徵。

——威爾遜

福特是一向不容易會見的。幾年以前我坐了一輛福特公司裏的車由第特律到第爾朋去。福特公司的職員們對於我是否真有了約定弄不清楚。也許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汽車司機不斷在談福特，我們雖然離廠還有幾哩路程，他也拒絕吸煙，因為他說偵查人員到處都是，如果他被發現抽煙，準被開除。

福特的故事真是美國最大的一個故事。任何一位記者都會了解我的話是什麼意思。它不是頂重要的故事。頂重要的故事該是TVA或外交政策。福特故事的所以「最大」是因為它從來沒有被寫述過。關於福特的材料真是汗牛充棟，一批參考書足以開一個圖書館。雖然如此，有許多關於福特老人的事情還是不知道，而另有許多雖然知道却因為各種原因不便談論。要獲得關於福特的事實是極端困難的，關於他的神話說不完。三個都被認為消息靈通的人，對於同一種情勢或史詩可能有三種不同的說法。

亨利福特現在已年近古稀，將近八十四歲了。（譯者按：福特已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去世）也許除了派特拉巴（印度一土邦）的尼榮姆以外，他至今是世界上最大的財主。福特公司現在總經理是他三十歲的孫子亨利福特二世。在這三代福特之間，車輪世界產生了汽車年代，大量與精確生產的時代。

在一九一四年，世界發生了兩件有根源性的大事。一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二件是福特需要支付每天最低工資五元的宣告，自然就爲了這一點，他曾被毀謗，金融，商業與有產階級一致斥爲罪人非非者或怪物。我不敢斷言，放迷眼光看來，究竟將來兩者之中那一件被認爲更有意義。

我會到過第爾朋，與福特公司的人員晤談。據說福特當時在公司裏並不負什麼名義，極少利用他的辦公室，他只來「兜兜圈子」。辦公室大部分的板壁都是玻璃的，你在廠房裏可以看到相距半哩以外的人。福特就喜歡看得見。不過當我在那裏等候時，並沒有看到他走近。他的行動矯健猶同一個影子。我已記不起來他當時和我談什麼，但是他的體態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他比他照片上顯得長些。身體瘦削，他的腹部長而且平，像一塊燙衣裳板，頭髮經過細心梳理，閃閃有光，他的年歲使他那張快而激動的口旁留下了兩個長而深的括號。他能長期靜坐與直立。

我在一九四五年再度參觀第爾朋。這次我看到整個公司裏已具有巨大的鬆弛現象。我已批准了抽煙。也許是我的記憶錯誤，就在廠裏，我看到有些職員們亦照樣抽煙。這種鬆弛與教化還有其他方面更重要的意義。經理人員似乎已是新而更有理性的一類人。其時正是福特二世接手，而負責督察的哈利·貝奈特辭職，公司內部已發生了一個大革命或大變動。

但是在整個巨大的福特廠內，至今仍存有一種獨創一格的宿願。福特與世界上其他的工業都有所不同。它曾經是，而現在還是，一種政府，而且它比好些政府都更強大。戰前巴西的全年度預算是一萬六千萬元。而此時福特的預算就至少比它大三倍。戰前南斯拉夫一年總口的總值為五萬八千萬元。福特的情形也同。瑞士通常每天得化費二十七萬元，福特光在薪水方面每天的開支就要一百萬元。自從它成立以來，公司的總資產已增加到一百十萬萬元。

作個粗率的分析，造成福特特殊的根本現象是福特公司的股票不出福特家門。這是公司所以不怕虧損多年的原因。這也就是所有他的競爭者終於感到精神不支的原因，因為他們既也無法預料福特的做法會怎麼樣。如果它像一九四七年初一樣，突然減低了車價，汽車業其餘的廠家就都四面不前，因為福特能做到，其他公司就不一定做得到，或者即使他們能做到，當非出於自願。福特並無必須討好的股東持有人，並無必須敷衍的銀行利益，並無連董事會必須妥為安排，在紐約並無債權持有人或董事的各種會議，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紅利不須要付給家庭以外的人。福特明天可以免費奉送汽車，或者工錢付得令工人都買得起，這種事情如果一旦發生的話，那末福特一家八萬萬元的家財可能因此減少。可是「通用」、「克雷斯」以及其他的大公司都有必須分與紅利的股票持有人。福特甚至根本不需公佈賬目。沒有人知道他家裏分的紅利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福特的父親是為一個愛爾蘭籍的移民。他為賓夕文尼亞州荷蘭人使著。福特本人早年的生活與費門的經過，他參加校役研究不用馬的車子的故事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無須在這裏重述。

福特會因芝加哥「論壇報」稱他爲「安那其主義者」，提起訴訟要「論壇報」賠款一百萬元，結果在一場精彩的審判之後他只得得到六分錢的賠償。他曾組織過「福特和平船」的旅行，企圖藉此制止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曾通過第爾朋的「獨立報」長期間接地推行反猶運動。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外界盛傳反猶主義已深入福特公司，他才公開否認。一九一八年他曾以民主黨人資格競選參議員，結果被一個名叫杜魯門·牛伯來的所擊敗。華爾街與銀行家會企圖打進福特，打倒或制服福特。因而幾十年來他對華爾街恨之切骨，其恨的程度也許只比他對工會的仇恨稍淺。當「汽車工人聯合會」最初進行組織福特工人時，福特在薪水袋裏附了封信，向每一個工人警告說，工會就像華爾街一樣是「一根繩的兩端」，而且只有更壞些。他與勞工之間早已趨於和好，可是他對於不管事的資本家以及東部的金融界的仇恨始終不能解消。

福特公司創設於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六日，每股一百五十元，一共才一千股，福特本人有二百五十股。道奇兄弟有一百股。以後他陸續收買了別人的一些股票。

一九二〇年，福特所積聚的盈餘已達二萬萬元。一九三七年他的盈餘增加到六萬萬元。但是一九三七年以後十一年來。據「聯邦貿易委員會」說，福特平均虧本百分之〇·八。只因爲它準備金充足而又沒有急於要錢的股東，影響並不重大。福特王爾仍在長大，而它的財富確數究竟多少還無可計算。如所周知，福特在英，德，加，日都設有或設過公司，並辦有煤礦使他用煤不致困難，辦有輪船公司，在巴西設有種植場。據「紐約時報」保守的計算，一九四五年福特公司的資產約爲一，〇二一，三二五，一五九元。

福特的獨生子叫艾塞爾。他在一九一九年就任公司總經理。在一九四三年早故以前，他至少是公司名義上主持人。他的早死對公司的確是一個大打擊。老福特終於因此又中止「退休」，重新接辦公司事務。

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一日，年已二十八歲的亨利福特二世由他祖父手裏接任公司的總經理。幾天以後，貝奈特就被解除行政主任的職務，十月間，貝自己辭職。董事會改組，重要經理人員方面的親信被免職。換言之，小福特登台有了一番變革。老的一輩警衛人員都星散了。兩年之後小福特請布加斯權充貝奈特的助理，貝離職時，布就繼任他人事與勞工關係主任遺缺。布是一個年青律師，曾任「聯邦調查局」第特律分局主任，聯邦調查局主任胡佛曾公開稱布為聯邦調查局內最優秀的人員。

最後，讓我們談一談小福特。他是個謹慎，曠生憤養而肥胖的青年人，他對於他自己的責任看得非常嚴重。公司裏那些老福特的人員都慶幸貝奈特政權的告終，稱呼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青年人」。小福特會進過耶魯，但他並不好學，因此一直沒有畢業，一九四一年，他投身於海軍，服役兩年，然後就回來學習經營福特的事務。

小福特在耶魯肄業期間，與一個名叫安妮·麥克唐尼爾的女郎發生戀愛，這小姐是富有的紐約獨客詹姆斯·麥克唐尼爾第十四個女兒。

世界上最大的工會

我們現在談到美國最大的勞工組織——產業職工大會的「美國汽車、飛機、農具工人聯合國際工會」(International Union, United Automobile, Aircraft and Agricultural Implement Workers of America 以下簡稱「汽車工會」)。十年以前它只有一萬五千名經常繳納會費的會員，大戰期間它增加到一百廿五萬名。現在主要由於飛機製造業的緊縮，會員已減去不少。但是汽車工會的所以重要倒不在大小，而在它的力量，領導，複雜與爆炸性。它是美國最富於火山性的工會。

自從福特宣佈日薪五元的時候起，大批各色勞工都蜂擁而來歸附，為時歷多年之久，因此汽車工會包含着由三K黨到托洛斯基派，由最進步的政治理論家到目不識丁的「山蠻子」，什麼樣的人都有。汽車工會真是一個「各色人等的工會」，它的權力起自最下層。它的領袖與「鋼鐵工人聯合會」的不同，他們必須經常應付不停在流動而要求發表意見自由的羣衆；這事情使領導工作時時感受極度緊張，而領導的首要任務一定是教學應付之方。

在汽車工會的領導者中間要純以「左」「右」的標準來分派別不是容易的事情。比較滿意的方法是路特派，湯姆斯派，與反路特派。現任會長路特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出名的保守派。他很像歐洲的社會民主黨，理論上是馬克斯主義者，但世界上他所最懼的就是共產黨人。反過來，路特也是共黨「第一號公敵」。據他說，他們在前次代表大會中曾化費五萬元的活動費，企圖打倒他。可是大多數報紙讀者，以至國內流行的見解，都認為路特是個極左派。

實際上左派的領袖是前任會長現任副會長湯姆斯(R. J. Thomas)。可是他也決不為共產黨人。

至少在一九四六年全國代表大會以前，他的作用多半是個調和者。與湯姆斯聯合的有黎奧納特（Leonard）與艾第斯（G. F. Adams）兩人。黎是個能幹人，曾任汽車工會羅特分會會長多年，現任另一副會長；艾從一開始就是秘書長與二等要員。艾被視為所有人員中間最左的一個，曾得有共黨支援。可是他是個熱心的天主教徒，這倒是很有趣的事情。

一九四六年路特於八、七六五·二票內以一二四·四票獲選為汽車工會的會長。選舉的結果非常接近。湯姆斯的支持者黎奧納特僅比路特少得五十票，因此今天的汽車工會係由路特派與反路特派的聯合內閣在主持。最高的管理機構是廿二人所組的委員會，該會係由各附屬地方工會按捐輸的情形投票。在目前的廿二個委員中，路特的人只佔少數，但是這並不是說，他沒有掌握大權。

通用汽車公司一瞥

柯立芝先生曾經說過，美國的事情就是買賣。換句話說，這是個大公司的國家。據「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說法，通用汽車公司是「世界上最複雜與最賺錢的製造事業」。它都紀念碑似的辦公大廈是第納律的中央衛城，它似乎是整個工業的一個隊長。不管福特在特性上說是何等重要，通用汽車公司在整個事業的規範上要重要的多，福特則大，通用汽車公司比它還要大兩倍。

可是你如果以為通用特別是第納律的現象，或以為第納律主要是個通用汽車公司的城市，那就錯了。通用的首府在紐約。它的股票中有百分之二十一——照現在的價值約六萬萬——是在第登瓦爾的杜

邦家族手上。它在國內有一百〇二個廠。它最大一個賺錢的廠「雪佛蘭」在佛林特，而不在第特律。

我聽一個工人有一次讚揚公司說，「通用汽車公司是世界上最妥善的公司」。當你把通用與「美國鋼鐵公司」相比較時，汽車工人們不禁會訕笑，他們說鋼鐵公司一開辦就是真正獨佔的局面，而今天的生產只合美國三分之一。通用開辦時毫無了不起之處，可是今天全國汽車業百分之四十五。六是在它手上。全美的復員工作中有百分之卅五是通用的事情，它一九四五年的帳單顯示它的資產約有二十萬萬元。通用公司擁有投資的資本一、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數目比紐約，加利福尼亞與伊利諾三州的公債總數尤大。在一九四一年最後一個「常」年，通用的銷貨淨值二、四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元。等於美國全部製造品銷售的百分之七。由一九三六至一九四四年，它的投放資本獲利百分十六。三，它四十二萬六千個股東都受到利益，在一九四二——四四年間，它的平均淨利是一六一、〇〇〇、〇〇〇元。這裏有幾個最賺錢的公司的數字：

公司名稱

十一年平均利潤

通用汽車公司

一七三、二二六、二五二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一五〇、五二四、二三三

美孚油公司（新澤西）

八六、八一、二七六

美國鋼鐵公司

四八、五八六、五六三

美國煙草公司

二九、三九五、六二五

國際收穫機公司

二六、六六八、八一—

克雷斯公司

二四、二一三、七六七

固特異車胎橡皮公司

八、一四四、〇三七

如所周知，汽車工業是美國競爭最烈而獲利最多的一種工業。「證券交換委員會」曾將某一部分工業每一百元投資所獲的純利作成計算如下：汽車二五·五四元；辦公用機器一九·五四，農業機器一六·九三，香烟一六·六三，化學與肥料一五·九五，郵購業一五·一七，罐頭與裝封一三·〇六，煉油一〇·六七，電影一〇·六三，甜菜煉製一〇·六〇，鋼製品七·五三，車胎與橡皮製品七·一八，百貨業六·三七，水泥五·九六，肉類包裝四·九〇。

一九四四年財政部會將通用五廠的威爾遜列為全國薪津收入最高者，他的薪水加紅利為三六二、九五四元。另外有兩位通用公司的職員也在前十名之列，一位是亨特（二八七、七四五），還有一位是布勒特萊（二七六、〇一八）；另外五人是在前二十五名之內，他們的年薪都在二十萬元以上。在這裏也許值得提提汽車工會的會長路特年薪僅九千元。說起來通用公司職員一九四四年的薪津已比一九四三年大減，威爾遜在一九四三年的收入達四五九、〇四一元，位列全國第二，超過他的是只有路易斯·梅約一人。

通用汽車公司一共有五百五十位股東，企業為他們所有，可是並不受他們所控制。任何一個股票分散的大公司少數股東就可以加以操縱，這是人們熟悉的一個美國現象。平均通用的股東有一〇九股，

大部分比這個數目小，但是杜邦在通用四股、九八六、三三七三股中佔有一千零股，因此有七個通用的負責人或董事也就是杜邦公司董事，同時三十七個通用的人員在其他公司擔任普通董事，爲了說明一下這種連鎖的巨犬，特略舉其中一部分公司如後：——「摩根特勒克斯公司」，「紐約銀行信託公司」，「保證信託公司」，「第特律銀行」，「蒙特利爾銀行」，「普爾曼公司」，「帝國化學有限公司」，「通用電業公司」，「紐約股票公司」，「伊塞爾煤氣公司」，「黃色卡車客車公司」，「肯尼科特公司」，「賓夕文尼亞鐵路公司」，「紐約統一愛迪生公司」，「加拿大拜爾電話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國際煤公司」，「紐約中央鐵路公司」。

第二十章 俄亥俄的人與政治

塔虎脫與布瑞克這兩位先生都有成爲下一屆總統的可能。這一點對於不少人正是一個相當駭人的想頭。當本文付印時，塔虎脫作總統候選人的聲勢已壓倒了布瑞克，但是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塔虎脫與杜威如果相持不下的話，那末布瑞克就很可能爲打開僵局而成爲代替者。在一九四七年一月，這兩位俄亥俄人都並沒有像史達森一樣直爽，公開宣布他們有當候選人的意圖，但是他們每人的鬥爭都像舞球第一回合開始時那樣不動聲色的緊張。

爲了避免最後發生對抗，因而兩敗俱傷，一槓落選，兩位俄亥俄參議員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之後就立即開始了談判，以便一人放棄，便利另一人競選。這種情形在以前已經發生過。一九四〇年布瑞克讓塔虎脫，但是杜威堵住了塔虎脫，而結果威爾遜成爲候選人。一九四四年塔虎脫爲便利布瑞克而避讓。一九四七年初類似的安排業已言之鑿鑿，大概是布瑞克讓位於塔虎脫。但是兩人中還沒有任何人公開行動。沒有人要分裂他們這個有力的俄亥俄代表團；而另一方面，也沒有一個甘願放棄他的寶貴機會。由於白宮聲譽及其榮華似乎已更接近，俄亥俄這種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將更加尖銳。

塔虎脫生平

我們要了觸身勃特·亞爾方索·塔虎脫 (Robert Alphonse Taft) 莫不喜不提一下他那種不平常的家世。

塔虎脫的家可真是一個偌大的顯宦世家。這種世家在波蘭、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是（或者過去是）像肥皂一樣普通，但是在美國就比較少見。塔虎脫是生來就顯耀而與政治有了緣的。如所週知，他的父親威廉·霍華德·塔虎脫 (William Howard Taft) 任過菲律賓總督，（勞勃特就在菲島馬尼刺長大），老羅斯福時代的陸軍部長，並於任總統時兼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開美國歷史上僅有的事例。不過有一點值得指出，老塔虎脫所任榮耀的官職雖多，他平生競選獲勝的機會只有兩次，一次是俄亥俄法院的書記官，另有一次就是總統。

塔虎脫家原居辛辛那提，住宅是一所四圍草地的石屋。小塔虎脫就在這裏與他父親（其時體重三百十二磅）與纖弱而美麗的母親在一起玩。母親名叫尼麗·赫倫，是一個教員，曾被人稱呼為「迷人的尼麗」。

小塔虎脫算得是個天才兒童，他是端莊安靜而古板，對算學有不小的天賦。他先後攻讀於「塔虎脫中學」，「耶魯」與「哈佛法學院」。在這三個學校時，他始終是班上的第一名，他曾被稱為布蘭狄斯 (Brandeis) 之後，哈佛法學院所出最優秀的學生。他曾一度掛牌當律師。美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徵兵時，他參與軍役因眼附有缺陷被拒，但會短期留隊為胡佛的救濟處工作，也會與乃弟却爾斯在辛辛那提開設一個法律事務所。不久他就對政治發生興趣。他當到了本州的衆議員，議長與州參議員。其時正當

三K黨在俄亥俄與印第安納勢力非常猖獗的時候，他第一樁出名的公事就是對三K黨發動猛烈的攻擊，這事須有相當勇氣。一九三八年塔虎脫競選參議員，從容獲勝，一九四四年競選連任，再度獲勝。——不過他所多佔的票數已由十七萬八千跌落到一萬八千，當時如有一個較好的對手就可以擊敗他。

他的從政實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要「專業化」，他曾化費不少時間與精力以討好他在俄亥俄的支撐者。有時候他的方針是：他的職務是按選民的意向投票，以反映選民意見為要務。可是這並不能當作他那些極惡的主張的根據。有一個關於他的著名說法，就是他「所巧妙地作成的錯誤決定多過於」任何其他一位政治人物。他是既雜亂而又聰明，譬如說他攻擊對英債款無微不至，既攻側面，也攻正面，他提出了一個「代用」禮品的意見，便借款減至十二萬五千萬元。

此後，我們該談一談比較費解而混亂的事情。雖然也有其他貴族——智識份子出身的領袖並不保守，可是塔虎脫的所以保守是可想而知的。雖然孤立主義與塔虎脫家的傳統多半不相協調，但是他的成為孤立主義者也是可以瞭解的。他所令人不解的是他那種威風凜凜的頑固與頑大無朋的墮判斷。我只打算抄錄一下他的投票記錄：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他說，「我反對徵兵法案，因為我覺得進行這種悲劇性的行動並無必要。」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他說「今天如假意美國有遭受日本侵略的危險，簡直是妄想。」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他說：「說德軍會侵略美國，那正同說美軍將使德國一樣不可能。」

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他說：「我認爲今天的局勢……非常安穩……對於今年已比年前危險的說法我真不解。」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他說：「今天本國所遭受的危險已比兩年前減少，……自然比一年以前少得更多。」

塔虎脫是個唯理主義者，人們對他不能像對孤立主義惹迷的奴隸惠勒一樣詆斥。塔虎脫（對於別的一些事情）並不執迷不悟，因此人們不能稱他爲駝鳥或傻子。塔虎脫是忠實的，你不能責怪他這種政治上的狂妄的壞決斷。它的根源也許就是野心與假的趨時心理，加上某種鄙俗性以及幾近病理性的固執與頑強。

同時有一點須予指出，塔虎脫在那些孤立主義者中間是最顯著的一個，他們「在十二月八日宣戰的時候，都認爲他們過去的愚蠢與錯誤都可免予追究，而今後倒又可以重犯同樣的愚蠢與錯誤了。」（見紐約前鋒論壇報「社論」）他對於他過去的路線堅執不放，其固執足使一個負責，保守而顯要的共和黨評述家稱爲「絕對與乖僻」。讓我們再來看看他幾點投票記錄：

他反對過租借法案，反對過扣船法案，反對延長徵兵法，反對修正中立法，並重度對蘇聯的共和黨同志史汀生爲陸長的委任案。

他贊成過限制軍隊僅在西半球使用一案；贊成新徵兵員的訓練期限爲六個月；他反對蘇聯艦隊移交案；反對本國商船的武裝。

他曾對「美國第一委員會」發表演說（雖然他向來不是會員），倡議反對布里敦森林（成立世界經濟機構的建議），曾設法阻止美國參加世界銀行與國際平準基金。他贊成聯合國憲章，但不久就建議一個幾同拔除聯合國牙齒一樣有害的修正案（為參議院以四十一票對十八票否決）。

一九四六年十月塔虎脫稱紐倫堡納粹大審為「美國人將長期抱憾的一個司法上的失策」，並公鑒為死刑的判決慨嘆。這樣的事情甚至於在許多方面與塔虎脫正相伯仲的衆議院議長馬丁也沒有做出來。

在內政方面，他的投票記錄就非常矛盾了。他在參院的第一篇演詞反對過TVA（「田納西流域工程管理處」），而TVA確實是美國所作人類最博施厚惠的一項工程。他贊成過「公平僱用實施委員會」的立法，但後來又表示反對。他曾領導反對核准華萊士為商務部長的任命案。

塔虎脫是著名的「士兵投票法」第五章的起草人。這個法案使陸軍有權檢查書籍與電影等。塔虎脫的動機是「使士兵與任何聯合出資的政治宣傳相隔離」。其結果就出現了陸軍當局禁映「威爾遜總統傳」以至滑稽電影如「幸福時期」（Heavenly Days）之類的謬事。這法律也變成了一種毒事。

對於房屋管理，「物價統制局」，勞工之類的內政問題，塔虎脫都處置得比較巧妙。他的投票記錄比諸布許飛（Bushfield）之類的參議員自然開明些。可是容我再補充一句，這並不能算十分開明。他曾協助起擬「凱斯法案」（按是一個一九四六年時提出的勞工法案），曾贊成修正「充分就業法案」並會力爭物價統制。可是在另一方面，他曾幾次採取溫和的親勞工態度，曾一度或兩度支持過政府有利於勞工的措施。他曾與參議員華格納與克萊爾特共同起擬一個房屋法案，這法案提供的利益雖然不多，也該

還有一些，他也曾與兩位進步的民主黨人（猶他州的湯默斯與阿爾巴馬州的普爾）合作，提出了聯邦精予教育以補助。

「老實頭」布瑞克

約翰·威廉·布瑞克的爲人就大不相同了。他與塔虎脫同是俄亥俄州的參議員，除此以外，就一無相同之處。就從智力方面來說，他們倆的粗細也各不相同。布瑞克的言論從來就無須任何人作超過卅秒鐘的考慮。在智識方面說起來，他好像是太空星座之間的空間，——僅是偶爾有漫無目標的電氣掠過的巨大真空。

他的綽號叫「老實頭約翰」，（除林肯而外）任何被取上這種綽號的一個美國人總是屬於遲鈍一類的人。

布瑞克身高六呎二吋，髮作白色，容貌英俊，他是唯一連任三次俄亥俄州長的共和黨人。他一八九三年九月六日生於俄亥俄中部史德林山附近一處農場內，家境極苦，幼時幫父親在田園裏工作，一度當學校教師，後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關於這大學的制度，他最近說它「已浸透了非美國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布瑞克當一個隨軍牧師。這是因爲他雖然是一個出色的田徑與壘球選手，可是他的脈搏一分鐘只有五十五跳左右，低得異乎尋常，因此他被拒參與通常的軍役，停戰之後，他獲得法學士學位，一度行律師業，同時也就開始了一種穩健，遲緩，誠實而不顯著的政治生活。

關於布瑞克的個性與經歷可說的事情很多，當他年輕時，曾任青年會會長，而他的妻就是女青年會會長。她名叫哈麗黛，曾任教師，是一個斌媚而能幹的女人（與塔虎脫夫人一樣），對布瑞克的事業助益極大。有一個政壇人物曾說起她，「哈麗黛是我所知婦女中唯一沒有一個敵人而無論如何令我喜歡的。」

「老實頭約翰」於一九三九年初任州長，在這以前曾歷任鎮民事檢察官，州副檢察長與檢察長，為時達四年之久。他的所以能當選州長是因為當時俄亥俄州醜事盛行，它已再也容忍不了以前民主黨執政的極度腐敗了。

我們一翻查他州長的政績除「經濟」而外無足述者。布瑞克登台時，州政府虧空已達四千萬元，可是當他離任時，已有了六千五百萬剩餘，這數目的確不算小了。不過還有幾點應提出說明：一、他的政府會推行百分之三的銷貨稅，大戰期間，這種稅收會不斷增加。二、雖然節省，州的預算仍每年增大。三、布瑞克這筆剩餘所以產生，是因為某幾項主要的職務都經費大減的緣故。

由於非本節所擬探討的局勢與混亂，布瑞克以他的才能與缺點，於一九四四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中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他成了代表大會上的英雄，對於大多數代表，他比杜威更受歡迎。他的「單純」（也許還是適當的字）似乎是討人歡喜的。他以後的競選活動，到處措詞失當，出人意外。他曾不斷令杜威難堪，例如競選時他從不與杜威交談等。

一九四六年，他競選參議員，得獲大勝。可是他既是新參議員，又有競選總統的意圖，處處實權固

難。一方面塔虎脫勢將更爲顯耀，而另一方面，布瑞克與塔虎脫在參院會議室內相較之下，將愈加顯露其智力上的貧弱。可是在無奇不有的美國，布瑞克較塔虎脫才智不如而速爲「合乎人情」這點事實，可能成爲更有利的一個總統候選人也說不定。

俄亥俄的數字

根本說來，俄亥俄是點綴着若干大城的一大片農業地帶，在統計上說，極少州份像它一般出來。讓我們隨便提出幾個數字：它有九萬三千九百四十一家零售店，一年之內買賣做到二百萬萬元之巨；五十個博物館，十一個州有的湖，六百八十四家大銀行；十三條大鐵路，二百七十二個由捐稅維持的圖書館，九十個電力公司（其中有五十個是市辦的），公立的公園有三百方哩，一萬四千個餐館，一千多家報紙，一千七百家旅館，八萬五千五百哩公路，卅三個廣播電台，一百六十萬架電話。電話的數字已比整個南美洲還要大。

在歷史上說來，有三件事情使俄亥俄成立：（一）新英格蘭的移民，（二）革命戰爭退伍軍人的殖民，（三）南方勢力的入侵。俄亥俄同時發生三個地理上的範圍：（一）北方以克里夫蘭爲中心，居民以祖籍新英格蘭爲大多數；（二）中部爲「軍事地帶」，以哥倫布斯爲中心；（三）南方以辛辛那提爲樞紐，它的流域文化帶有強烈的日耳曼色彩。

俄亥俄的農業自然是一樁大企業，它的投資額約二十萬萬元之巨。但是它的工業記錄尤其龐大。這

一州是全國百分之七十的工業活動的核心。它的產品與企業種類特別複雜——如機械，橡皮，雜誌出版，陶器，硬果與飾，鋼鎗身，洗滌器與鉸釘，油布，運動器具，起重機與動臂起重機，紙牌與磁器，此外在奇怪物品中還有煙咀與假牙。瓷器業多在哥倫布斯，工人大部原籍比利時。俄亥俄在汽車，鋼與鐵風爐產品的出產上佔全國第二，在油漆與小件印刷方面佔第三，化學品，航空，男衣，麵包店產品方面佔第四，鞋襪方面佔第五；紙張佔第六。

工業產生城市，這一點在俄亥俄特別豐富；人口在一萬至十萬之間的城市不下五十一個，在十萬至一百萬間的不下十個；人口十萬至百萬的城市那麼多，只有賓夕文尼亞一州可與比擬。俄亥俄的城市四散分佈，它的最出來的兩個城市是克里夫蘭與辛辛那提。

克里夫蘭（人口全市一，二一四，九四三，城區八七八，三三六），它的人口大約等於美國百分之一，是美國第六大城，從那方面說，它都算得美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在市政方面說，在國內僅次於紐約。

辛辛那提（人口全市七八九，三〇九，城區四五五，六一〇）充滿了迷人的地方。多年以前美國詩人朗菲羅叫他西部的皇后城。它每以文化發達自傲，文學俱樂部到明年將滿百歲，市立大學成立於一八一九年，是美國最老（也是最好）的一個，在西北區它設立了第一個法政學院與書院。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蘭內幕

一個從火星上來的人到新英格蘭，首先一定認為它並不新，同時也並不很像英格蘭。

新英格蘭是美國聯邦一羣編織極密的州份；它的疆界峻峭而簡明。如所周知，我們要概括說明「西部」幾乎不可能，就是「西南」這比較性質相同的區域也是特性滲過州界，今後我們談到「南部」時沒有兩個權威人士會有大體相同的看法，但是每一個學董都知道新英格蘭的六個州是什麼，而它整個區域乃劃一樣的疆界是什麼。

緬因二三事

緬因是個堅強的州，具備好些獨特的個性。它面積之大出乎常人料想之外，它這一州幾乎等於其餘幾個新英格蘭州份之和（緬因是三三三，二一五方哩，其餘五州是三三三，三九三），它比南卡洛林納州大，幾乎與紐約或俄亥俄不相上下。它有一個名叫阿洛斯托克的那面積就比康涅狄格州加羅特島還大，阿洛斯托克以出馬鈴薯出名，它的馬鈴薯田地使它成為全國農產最豐的第三個那。

緬因州的主要特徵不是面積而是個性。它的個性之一是無畏，它有好些指形的土地伸入海洋；捕龍

蝦的以及其他漁人都憑着這種勇猛精神在謀生。緬因人的另一個特性是單純與全體老緬因人在經濟上的統一性；對於錢，他們看得並不很重；有人可能爲了把房屋的外面漆一漆灰黃色，化掉他最後的一分錢；在奧格斯達街上掉一隻皮包，過路人都會設法湊錢還給你。另一個特性是幽默。它的幽默不像維爾蒙那樣牽強與辛辣；它含有一種熱情，而大西洋上的霧已經把它軟化了。

最後，緬因州也有一個大驕傲。幾乎從巴爾大石大廈裏的豪門到荒涼海邊草屋裏孤獨的教授都有一種驕傲，布倫斯威克市把它的大馬路叫「緬因街」，而每一個學校學生都一定要讀一個時期關於本州及其成就的歷史。

新漢廈瑣語

誰支配着新漢廈州？回答是：選民們。那末誰支配選民們呢？回答是各種各樣的事情。這個多刺而強硬的小州向以選舉結果非常接近出名，一九一六年，它只以五十六票的多數，使全州擁護了威爾遜；一九四四年有位名叫鄧迪洛夫人當選了本州唯一的海港漢茨茅斯市的市長，他的票僅佔七票的多數。

新漢廈與維爾蒙州通常是一搭一擋的，但是認爲它是不變地支持共和黨的看法顯然是一種錯覺。州府曼翰斯特曾擁一位民主黨人爲市長，歷時多年，而新漢廈有幾個市鎮簡直像阿爾巴馬與密士夫必州的市鎮一般堅持擁護民主黨。一九三二年，新漢廈選胡佛，但一九三六，一九四〇與一九四三屆，羅斯福都以極小的多數贏得該州的支持。一九四四年，新漢廈地方的選舉，共和黨人都捲土重來，但是杜威

遭遇慘敗，少得九千票之巨。

新漢廈所比衆不同的一點是它的州議會，論規模恐怕已算得是世界最大的一個議事機構。全州人口只有四九一，五二四人，州衆議院的男女議員竟有四四三名之多。自然，這是因爲每一個地方都堅持要有它自己的代表的緣故。議會既如此之大，控制就非常困難；某些壓力團體對州參議會還可以發生若干作用，因爲它的議員只有二十四人，可是對衆院就毫無把握了。早年，鄉間是堅決擁護共和黨的，不過現在情形變了。大部分祖籍法屬加拿大的農民都是民主黨人，他們佔有着選票總數三分之一，愛爾蘭人中擁護共和黨或民主黨的人平分秋色。曼徹斯特波蘭人特多，大多數擁護民主黨；可是市內有一大羣希臘人，他們是堅決擁護共和黨的。

新漢廈與紐約，麻薩諸塞兩州鄰接，也許它所出政界人材較東部任何一州爲多。舉幾例吧，前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史東，前任副國務卿格魯，駐英大使魏南特。也許最顯著而現仍在世的新漢廈居民是前達特摩斯大學校長霍普金斯 (Ernest M. Hopkins)。但是老新英格蘭人往往說，這種才幹的人已日趨減少了，像魏南特這樣的民主黨進步派已愈減少見。有人告訴我說，外國出生者的入境勢將立刻改變州的性格了。忠厚的新英格蘭人也稱城區的勞工爲「都是那些賤傢伙」，而新漢廈反猶空氣較新英格蘭任何一地爲甚；一九四五年夏，達特摩斯大學會因爲猶太學生申請入學的限額，一度發生紛擾。

新漢廈是最初十三州中第一個脫離英國而獨立的州，是核准聯邦憲法第九個也是起決定作用的一個州。人民中有百分之四十從事工業，按人口的比例來說，它是美國第三個高度工業化的州份，不過這

一點極少爲人們注意。

維爾蒙的魔力與特色

不錯，維爾蒙州有些平整而不高的山。但山裏面却出石板，大理石與花崗石。這種花崗石像州的特性一般堅硬。

大部分維爾蒙人的生計與泥土接近，因此他們懂得因果關係；他們知道多下兩星期雪對收成的影響如何；他們對於天氣，季節，洪水與霜雪具有天生的知識，因此，他們都是知道如何計劃與未雨綢繆的一種人。維爾蒙州是美國最窮苦的州份之一；通常的年頭，這個州銀錢往來比哪一州都少。但是維爾蒙所得意的是它在個性方面相當豐富，不過豐富得有點酷烈。典型的維爾蒙人是頑強，沉默，對外人多疑，節儉，強烈的個人主義的，並具有巨大的生存意志。

可是它還有一種善鄰的特性，如果一個農人生病了，他的鄰人會爲他擠牛奶。我會聽說「維爾蒙是最令人安適的州份」。人們（包括傭人在內）並不爲你工作；「他們是澈底幫你的忙。」

大概盡人皆知，在一七七七至一七九一年之間，維爾蒙是個獨立國，歷時十四年。自鑄錢幣，自辦郵政，自由與「外國」政府間辦交涉。紐約，新漢盧以及其他相鄰的州都覬覦維爾蒙的土地，但是維爾蒙最大的英雄愛倫（Ethan Allen）使它維持完整與自由。它是第一個禁止奴役的州份，按人口來說南北戰爭時，它派遣的軍隊較北方任何其他一州爲多。它這種態度與精神一直維持到現在。舉例說，一

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珍珠港事變前兩個月，維爾蒙州衆議院有鑒於美國對英國的「武裝援助」，會正式宣佈「對德發生交戰狀態」(！)按人口比例來說，在徵兵實施以前，它所出志願兵較哪一個州都多。

人們通常說，維爾蒙保有美國最純的種族系統，不過在這種系統裏存着不同的家世。這裏有三種不同的採石工業，每一種工業引來了一批外國的移民。石板引來了威爾斯人；花崗石產區的巴里佳下了由阿勃寧前來的蘇格蘭人；大理石帶來了瑞典人與若干義大利人。自然戰爭刺激了工業化，這情形在維爾蒙也沒有例外。斯潑林飛戰前人口不過五一八二人，有三家機械廠，但是戰時人口增大了三倍。這小鎮上就是這三個小廠在一九四三年一年之內輸出了價值七千萬元的機器。斯潑林飛的公立圖書館，藥房以及公共汽車的情形都是如此，而維爾蒙人的說話也出現了以前從沒有聽過的重音。

但是維爾蒙生活的根本還是農業；而農業又依存於液體牛奶。大部分維爾蒙牛奶場都是小本經營，由所有者自己在工作，往往好幾十年都由一個家庭在主持。農民都組織得很好，大部分都入農會。大戰期間，有許多人整個冬季在兵工廠內工作；夏天時，在鄉間工廠工作的人晚間回家還去照料他們的田與牛。維爾蒙像緬因州依存於馬鈴薯一樣，對一樣日用品的依賴極大，它的牛奶的買賣收入全年達三千萬元，而大部分都送去如紐約與波士頓等大都市的市場銷售；但是有認識的維爾蒙人都希望改變他們的經濟。

羅特島的小世界

羅特島是美國最小的一個州，也是最工業化的一個州——這一點常人並不熟知——它與維爾蒙州正是莫大的對照。羅特島所有的一些事物幾乎都是維爾蒙州所沒有的。例如，高貴的豪門，工業的巨大集中，愛爾蘭人一手操縱的政府，民主黨當權，大批外國種族。以全州來說，祖籍外國的居民不下百分之七十五。在某些方面講，羅特島似乎是麻薩諸塞州的一個支脈，但是它現在對於紐約的接近遠甚於對於波士頓。許多人——至少是那些有錢人——買東西，不到波士頓，甯可去紐約，雖然到紐約的路比到波士頓遠三倍；他們讀「紐約時報」的人比讀波士頓「環球報」的多。

羅特島正式的名字該是「羅特島暨普洛維敦斯殖民地」，它對於它自己有些邪惡的歷史看得很重。一七八七年制憲會議舉行時，它拒絕參加；一直到一八四二年它一直沿用着它的殖民憲章，拒絕採用一種州憲。同年，它使用一支軟弱的兵力鎮壓一次活躍的叛亂，即「杜爾叛變」(Dorr Rebellion)；它在一八八八年以前一直以財產稅為投票的一個條件。羅特島是美國紡織工業的誕生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珠寶製造中心。這裏設有白朗大學與「那拉甘西特馬廳」；它是美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羅特島特點在它的大小上，蒲保士有次寫道，它將來可能成美國的一個「獨市之州」。人煙稠密，幾乎個個人都互相認識。州長離任何人都非常接近；有什麼緊急事情的話，他一定躬親趕往出事地點，因為什麼地方距他的辦公處都只有五十哩。可是，羅特島面積雖只一，二一四方哩，羅特島人正像新英格蘭的任何人一樣別緻，他們擁有四個首府，有一個時期，他們堅持要有兩處首府，使議會輪流在普洛維敦斯與新港兩地開會。新港（一度是個比普洛維敦斯與紐約還大的都市）是個殖民文化中心；普洛維

教斯代表着新而更活動的時期的一種擴展力。

康涅狄格州

也許康涅狄格州是新英格蘭各州最少「代表性」的一個州。它的南距紐約市不過十二哩，而由格林威治到西港這海岸綫幾乎在每一方面都像是屬於紐約區的，康涅狄格的一部分是在「紐約聯邦準備」區之內，而它在拉愛附近的邊界正是美國和平的阿爾薩斯——格林。

康涅狄格與麻薩諸塞接壤達九十哩左右，因此很自然地它與它北面的姊妹州有許多相像之處。不過它們也有相異之點：

- (一) 康涅狄格州並無像麻州洛威爾或勞倫斯兩處紡織業那樣巨大而與社會密切關聯的大工業。
- (二) 教堂對於政治之影響小得多，而也沒有一個城市對政治起支配作用。
- (三) 大體說，它的政治比較好——至少康涅狄格人這樣想。

今天的康涅狄格是特種工業的家；它是個以小機件出名的州。它生產左輪，打字機，潛水艇以及其他各種在製造上要求準確，工作上要求技術的物品。它是黃銅產品的大本營，華特布萊市就是一個明證。此外康涅狄格有許多地方以小螺鑽，錶，鎗，金葉，床彈簧，牙刷，棺材，球軸承，帽與馬具為主業。雖然它的面積在國內佔第四十六位，在人口上佔第三十一位，它的工業生產佔全國第八位。

同時康涅狄格是一個治理得特別好的州：它像乾初三州的其他各州一樣，經過了真的試驗與錯誤

才學得了行政的藝術。現在，它像新英格蘭其餘各地一樣，頗以所出議員不合人口比例爲苦。

在政治上說，康涅狄格是一個兩黨勢均力敵的州。一九二八與一九三二兩次它選胡佛，一九三六，四〇與四四三次它選羅斯福。共和黨人鮑爾溫 (Raymond E. Baldwin) 曾連任州長三屆。

魯斯夫人 (Clare Boothe Luce) 與鮑爾溫兩人都是康涅狄格州最重要的共和黨人。鮑爾溫一九四六年當選參議員，獲得勝利。原先候選資格可由魯斯夫人獲得，但她經過長期考慮之後，決定放棄。如果她競選，她的被選爲參議員十拿九穩，並將因此成爲美國歷史上直接由州選出的第一名女參議員，但是由於許多別的原因，她沒有當候選人。

鮑爾溫是個五十多歲的人，體型魁梧，熱情，直爽而令人快意。他曾是青年共和黨州長中的一個領袖，在多方面說，他的政績是進步的。我有次問他對於威爾基觀感如何；他答道，威爾基不僅是本世紀最偉大的美國人，而且是「林肯以後最偉大的人物」。

麻薩諸塞的政治

麻薩諸塞的政治是種非常顯著而重要的共和政體，該說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波士頓起決定作用的地位與它市區的選票。波士頓市區選票如此之巨，以致麻薩諸塞州成了少數天主教佔多數的州份之一。統計並不永遠可靠，但是波士頓一市至少佔全天主教選票百分之七十五。因此麻州的政權鬥爭主要是共和黨的內地對抗天主教的民主黨的波士頓。波士頓「前鋒報」的康林斯是我所遇當地政治上最沒有拘束的

批評者，他說，共和黨基本而不會減少的選票是八十萬票，民主黨是七十萬票。這種情形造成了緊張激烈的競爭。

至於波士頓，它受愛爾蘭人支配的情形在全國找不到第二個。沒有一個查格普撒克遜的新教徒敢於担当波士頓的市長。爲了跟波士頓任何人作坦白的政治談話，你得開頭就問這樣的問題「你是一個天主教徒嗎？」這樣的地方也許在美國沒有第二個。

有一個小笑話：

有人問「波士頓是什麼？」

回答是：「是南波士頓的一部分。」所謂南波士頓就是這些祖籍愛爾蘭的人們的一個大本營

在政治上，愛爾蘭人很可能受「本土」愛爾蘭深刻影響；凡勒拉先生的心情對南波士頓會有強烈影響。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間這裏反英空氣非常嚴重，強烈與尖刻，但是二次大戰時情況比較好。波士頓的愛爾蘭人曾以愛國出名。

沙敦斯道

黎佛萊·沙敦斯道 (Leverett Saltonstall) 是以前三度連任的麻薩諸塞州的州長，一九四五年一月後代表麻州的參議員，是共和黨一九四八年競奪白宮寶座的可能候選人之一。他年紀五十四歲，身材高大而瘦削，行動敏捷，面色紅潤，態度誠懇，具有出人頭地的天賦。

我曾經和沙敦斯道會談過好幾次，每一次我都設法探究他思想的類型。在我看來，他思想的中心似乎與家庭關連，那是指創造他也是他所創造的家庭。而他的哲學也似乎是家齊而後社會治，社會治而後國政修明。他的思想天真嗎？也許。我問他「你所最信仰的是什麼？」他搔搔頭而迷惑了。他說：「也許我說「民主」或「國家」比較堂皇些，但是不講面子的話，我該說我最信仰的是哈佛大學與我的家。」

沙敦斯道於一九一四年在哈佛畢業，他是班的秘書。他的學業成績並不優良，在體育方面也一無特長，不過他玩曲棍球，而且當過第一隊得到「辛萊盃」的曲棍球隊的隊長，他唸的是法律，以後不當律師而當檢察官。一九二三年他競選麻州的眾議員，結果獲勝。

一九三六年，沙敦斯道已昇任議長，他曾獲選補缺州長；結果他在一場非常勢均力敵的競爭之後，敗於伊里許曼。伊里許曼就負有一度擊敗沙敦斯道的美名。可是沙敦斯道以後就從沒有在競選中失敗。他的崛起真是快速驚人。一九三八年他與寇萊兩人競選州長，以絕大多數票獲勝，這裏一部分原因是波士頓人已對寇萊這古怪的老人發生厭倦。一九四〇年沙敦選連任，也如願以償，但票數與對手非常接近，這是因為他的對手檢察長狄佛爾也是一個好人，麻州人要在兩個好人中擇定其一，因此票數也就非常接近了。一九四二年他擊敗斯渡林飛的市長普特南。以後就是一九四四年競爭參議員那次競選。

現在我們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沙敦斯道在競選中這樣佔得優勢？他籠絡麻州選民的是什麼？關於這些似乎有幾點可說：

批評者，他說，共和黨基本而不會減少的選票是八十萬票，民主黨是七十萬票。這種情形造成了緊張萬分的競爭。

至於波士頓，它受愛爾蘭人支配的情形在全國找不到第二個。沒有一個查格普撒克遜的新教徒敢於相當波士頓的市長。爲了跟波士頓任何人作坦白的政治談話，你得開頭就問這樣的問題「你是一個天主教徒嗎？」這樣的地方也許在美國沒有第二個。

有一個小笑話：

有人問「波士頓是什麼？」

回答是：「是南波士頓的一部分。」所謂南波士頓就是這些祖籍愛爾蘭的人們的一個大本營

在政治上，愛爾蘭人很可能受「本土」愛爾蘭深刻影響；凡勃拉先生的心情對南波士頓會有強烈影響。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間這股反英空氣非常濃厚，強烈與尖刻，但是二次大戰時情況比較好。波士頓的愛爾蘭人會以愛國出名。

沙敦斯道

黎佛萊·沙敦斯道 (Leverett Saltonstall) 是以前三度連任的麻薩諸塞州的州長，一九四五年一月後代表麻州的參議員，是共和黨一九四八年競奪白宮寶座的可能候選人之一。他年紀五十四歲，身材高大而瘦削，行動敏捷，面色紅潤，態度誠懇，具有出人頭地的天賦。

我曾經和沙敦斯道會談過好幾次，每一次我都設法探究他思想的類型。在我看來，他思想的中心似乎與家庭關連，那是指創造他也是他所創造的家庭。而他的哲學也似乎是家齊而後社會治，社會治而後國政修明。他的思想天真嗎？也許。我問他「你所最信仰的是什麼？」他搔搔頭而迷惑了。他說：「也許我說「民主」或「國家」比較堂皇些，但是不講面子的話，我該說我最信仰的是哈佛大學與我的家。」

沙敦斯道於一九一四年在哈佛畢業，他是班的秘書。他的學業成績並不優良，在體育方面也一無特異，不過他玩曲棍球，而且當過第一隊得到「亨萊盃」的曲棍球隊的隊長，他陰的是法律，以後不當律師而當檢察官。一九二三年他競選麻州的衆議員，結果獲勝。

一九三六年，沙敦斯道已昇任議長，他曾獲選補缺州長；結果他在一場非常勢均力敵的競爭之後，敗於伊里許曼。伊里許曼就負有一度擊敗沙敦斯道的美名。可是沙敦斯道以後就從沒有在競選中失敗。他的崛起真是快速驚人。一九三八年他與寇萊爾兩人競選州長，以絕大多數與獲勝，這裏一部分原因是波士頓人已對寇萊爾這古怪的老人發生厭倦。一九四〇年沙敦斯道連任，也如願以償，但票數與對手非常接近，這是因為他的對手檢察長狄佛爾也是一個好人，麻州人要在兩個好人中擇定其一，因此票數也就非常接近了。一九四二年他擊敗斯羅林飛的市長普特南。以後就是一九四四年競爭參議員那次競選。

現在我們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沙敦斯道在競選中這樣佔得優勢？他能夠麻州選民的是什麼？關於這些似乎有幾點可說：

一、他顯著的政績。他為麻州辦了六年好州政。人民喜歡他是因為他善良與正直。他的聲望超出黨的範圍之外。

二、他小心謹慎，決不發表一點得罪羅斯福的意見。在國防上他一向與華府密切合作。

三、他是個溫和的自由份子，得有大部中間分子的愛戴。他有些演說很像專為擁護而不是反對「新政」而發表的。

四、他對於勞工的政績尚稱不惡，所以政治行動委員會雖然沒有公開支持他，也沒有反對他。（產業職工大會於一九四二年會偶然支持了他一次。）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祖籍愛爾蘭的社團並沒有用力打擊他。這種動機由來已久。有許多誠實的愛爾蘭人對於以前幾個民主黨州長的政績都深以為苦，他們切需評選而傑出的人執政。若干看得起新英格蘭人的愛爾蘭人就以奇妙曲折的勢利心情推舉了沙教斯道。

六、最後一點相當複雜。有些愛爾蘭人雖然明知投沙教斯道票，就是民主黨減少了選票，可是因為他們恨羅斯福，因此也就這麼幹了。

沙教斯道在參院裏，對外交問題一開始就採取開明態度；他最初的行動之一是聯合若干新入選的參議員呼籲對外交問題予政府以支持，我有次在波士頓問道，為什麼早在珍珠港事變以前的一九三九年他已經是一個干涉主義者。他的回答非常簡單。當時他耳聽天空的飛機聲。他知道它們是去歐洲的。是的，歐洲實在近在咫尺啊！他代表的是一個沿海商業社會，因此他決不會對國外的情形漠不關心。

哈佛與耶魯

這兩個大學並不僅僅屬於新英格蘭；他們的影響是全國性的。我們撇開它們戰時對國家效勞的功績不說，在地方上說來，他們最重要的貢獻是新英格蘭在知識上是全國最有理性的地區，自然對於這一點其他十家較小的大學與學院都有些幫助。逢着受教育的新英格蘭人你可以和他無所不談。而談論得心平氣和，有條不紊而頭頭是道，他們能鎮靜地談起幾乎每一個問題的正反意見，不管它們是否驚人與矛盾。如果你提到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三K黨，他們都不會臉紅耳赤；他們願意觀察問題的兩面；事實是他們在辯論中能够任擇一面，而且發表明確與有力的意見。我們追究一下這種有利的胸襟的形成，也許哈佛與耶魯是最重要的因素。

哈佛是一個全國性的大學，是的；但是我也聽到人們說，它是一個「地方大學」。這是因為它研究院裏大概百分之七十五的研究生都不是新英格蘭人，而大約百分之七十五的大學肄業生都是新英格蘭人。哈佛的校長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是美國政治上最能幹，最精明也最有用的人才，不過有許多青年科學家認為他在原子彈戰後的問題上採取了太保守與習俗的一種方針。至於原子彈本身，柯南特與布許一樣貢獻不小。

哈佛與耶魯有什麼分別沒有；第一點哈佛大得多，哈佛有學生八千五百人，耶魯只有三，三三一。但是耶魯有教師一，〇五二人，哈佛只有一，八七一人。其次哈佛與波士頓以及劍橋的關係比耶魯

與新哈文的關係密切。波士頓若是沒有哈佛，並不過是一個地方性的市鎮；哈佛促進了波士頓各方面的情况。最後，我聽說「耶魯教得好；哈佛更富於四海一家性，獲益比較豐富。」

耶魯校長席穆爾（Charles Seymour）是位傑出的歷史家，曾歷任霍斯上校所辦各報的編輯。正像哈佛一樣，席穆爾部下的教職員具有久經鍛鍊而光明的反叛精神；而耶魯出版社是國內最卓越的出版社之一。

第二十二章 杜威與紐約州

當筆者執筆時，杜威也許算得是美國最重要的一個共和黨人。他此刻雖然還不是宣了誓的總統候選人，確實是一九四八年總統一職有力的一個競爭者。下列幾個因素造成了這個事實：

一、在內政與外交政策兩方面，共和黨有極端的保守派如塔虎脫與布瑞克等人，自由派有史達森這代表人物，他大體是仄乎其中。

二、不論是否杜威，照例紐約州所出候選人在全國代表大會中先聲奪人。

三、他與國會中假想敵競爭時處於極好的戰略地位。他不必對許多問題發表意見，留供公案檢討，他也用不到投票。而且他還有政績可充輔助。他那州長一職將仍維持不壞的令譽；他很容易改變政見，以討好各方特別的集團；他可以避免對爭論中的問題發表定見。

四、還有他的品性，特別是他強有力的雄心。

杜威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廿四日生於密西根州其時人口只有八千的奧華萊。他父親喬治·馬丁·杜威是當地的郵局局長與一家週報的編輯；一八五四年共和黨於密西根州傑克遜地方建立時，他的祖父曾參與其事；他的一個遠房堂兄就是對西班牙一戰成名的杜威海軍大將。杜威的家庭雖非富有，可他確在一

條漂亮的街上一所漂亮的房子裏長大，他的幼年生活正像任何一個中西部的男孩子的生活一般平常。他在他父親的工場裏學過排字，賣過雜誌，做過田間的小工，並進過公立學校，不過在學校裏，他確乎表現得超乎這種年齡的領導力與雄心；十三歲的時候他就有了九個爲他工作的夥伴。同時他從小對辯論發生興趣。他高中時的紀念冊出版於一九一九年，對於他的題詞寫道：「入議事廳，評斷國政，巧施論辯，稱雄羣倫」。杜威自己就是紀念冊的編輯人。

以後杜威肄業於密西根大學，畢業及其他均極傑出。他所最感興趣的是歌唱。他天生極好的中音歌喉，會樂膺密西根歌詠競賽冠軍，這一件事情使他頗有意以歌唱爲終身事業。他隨同他的教師史蒂芬斯到紐約，同時進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法律。曾一度在猶太人會堂任唱聖詩領班，他不懂希伯來文，歌詞悉按英文音唱誦。後來他終於必須在音樂與法律兩項職業之中抉擇其一，他知道兩者並不能兼而爲之，據說有一次他將出席音樂會時突患喉痛，因此使他感到音樂這項事業將深受很小的意外所影響，頗爲吃驚。他終於不顧一切選定了法律。以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一九二五年就開始執行律務。

關於歌喉這一個插曲也與他的婚事有關。他的妻佛蘭茜絲·伊倫·赫特原是一位有希望的青年女高音歌手，也曾就學於史蒂芬斯，她在一九二八年與杜威結婚，從此放棄了歌唱與舞台生涯。

在這裏也許我們可以提一下他另一項關乎個人的事情。一九四〇年他第一次作總統競選時，有兩件事情對他損害極重，就是關於他的年青與身材的一些笑話，自然攻擊這種地方不是公道的做法。年在四十以下而競選總統並無可供非議之處，可是當伊克斯斯先生對全國宣稱，杜威走進競選場時還包着尿布；

這話一出，他就一敗塗地。至於身材，杜威是五呎八吋高，這高度決不能算矮。如果有人還攻擊他說他像陶爾斐斯一樣的矮子，話自然說得有點故意。但是評頭評腳的說法真毫不容情。他有次在阿爾巴馬州行政廳內一張奇高的椅子上稍坐供「生活」雜誌照相，當時「生活」說起他坐處上會墮有兩本電話本子，舉國爲之哄然。杜威畜有一頭大狗叫「凱奴特」，於是傳說有謂「他騎着狗去辦公處的」。他被人稱爲「阿爾巴馬州的巧克力兵」。有一個笑話說他對於外交具有「孩子玩玩具的傾向」。另一個笑話說他說過「中流易馬，我並不介意，但來一匹雪特蘭小馬如何？」杜威有次曾向「紐約郵報」的里昂斯說，在其所寫種種關於他的事情中，他只抱憾一點，即他穿着高跟鞋的一種說法。

當杜威還是一名苦鬥中的律師時，他已經對共和黨的政治感到興趣，努力爲黨做些小差事如當個監票員之類，不久他被選爲紐約州共和黨青年俱樂部的主席，他的發展確由於十足信奉共和黨的結果。

一九三一年陰謀鬼計大盛時期的開始也就是杜威譽滿全國時期的開始。已故紐約名人梅達萊對他頗爲賞識，以後梅受任紐約南區區檢察長時，就請他担任主要助手，其時正當聯邦政府爲防止逃稅，對流氓騙子處置極嚴。杜威担任這項工作異常賣力。他自己選了幾個年青助手，（他們成了對他異常忠誠的幹部，）建立了一種極好的聯絡技術，於是他以清廉大胆的檢察官著名。一九三三年，梅達萊辭職，他即接任爲區檢察長，但爲時不長。

杜威接手以後，成就益著，而尤以「星室」(Star Chamber)「藍帶」(Blue Ribbon)兩案最爲驚人。於是流氓們所有用具，匿處與公用電話都成了名。杜威本人成了傳奇人物與全國英雄，除林白以

外，他的聲望超過了所有他這一代的美國人。

杜威於一九三七年卅五歲時第一次競選官職，正式當選為區檢察長。一九三八年，他競選紐約州州長，經過一場緊張而激烈的鬥爭，結果敗於李門。一九四〇年他旅行全國，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結果威爾基壓倒了他。

杜威的名聲

一九〇二年杜威競選紐約州州長（威爾基不願出任候選人），從容得勝。因此他終於年不過四十而接任了重要職位。他是一九二二年以來紐約第一個共和黨州長。如所週知一九四〇年他終於贏得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與羅斯福對抗而失敗。一九四六年，他競選紐約州長連任，結果以該州前所未聞的多數獲勝。

至於一九四四年擊敗杜威的因素，戰爭實大於羅斯福。作者歐文·布爾特會說，「選擇不光在羅斯福與杜威，而實在是羅羅斯福與杜威中誰宜於前往德黑蘭。」在領導戰爭與外交政策上，杜威自然是腹背受敵。他或許不容或不要採取一種失敗主義的路線，可是他一定要攻擊羅斯福的作戰領導。同時他又很難指責國際合作的機構，於是他能吹毛求疵，而有些質議就說得十分愚笨。

同時在外交方面杜威過去拙劣的作爲也使他屈居下風。他一向不是像塔虎脫與林白一般公然的孤立主義者。但是他確有若干有礙的言論已見諸記錄。舉例說，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他說「租借法案將使

美國的自由政府走上末路，並爲了實際的目的把國會都取消了。」自然，以後他的意見變了。在這種問題上杜威曾經一錯再錯。女作家挑樂賽·湯姆遜曾在大選時發表一次著名的演說，把杜威這種朝三暮四的情形作了一個尖刻的諷刺：

「候選人對總統大罵其對日不够強硬，而他的支持者們猶認爲迫使日本向我們作戰的就是總統，你對於這種候選人的競選運動作何看法？

「有人說如果羅斯福不連任，杜威總統，共和黨控制下的國會將支持一種接頓巴敦橡樹會議的形式的世界組織，你對於這種遊說作何感想？

「當歐戰業已開始，而英法局勢異常危急時，我會與杜威先生作了一個多小時關於外交政策問題的談話。……當時杜威除現購自運外反對給英法以任何援助。……他並不認爲英法的崩潰將直接威脅美國。……

「現仍在世的人都知道。我並不打算對於杜威當年的誠實作任何誹謗，可是我確實認爲他這種態度是不智的

「可是杜威先生現在攻擊總統做得不够，——而同時認爲他已做得過分，——我只能認爲它是無恥
謔言。」

我於旅行中曾與好些與杜威在各種會議中合作過的人談話，其中有共和黨，也有民主黨。他們就尊重他的能力，同時幾乎就——也許有嫉忌的成分在內——都不喜歡他的爲人。當某次州長會議舉行

時，各州長的汽車都按州的資深排成次序，可是他一定要排在第一。

紐約州簡述

紐約市蓋過了紐約州。這是很自然的，但是也是一樁憾事。紐約州在面積上雖列全國二十九位。但是它擁有美國百分之十的人口；十個美國人中有一個是紐約人，而每廿個美國人有一個住在紐約市。

你要想到加里福尼亞與它農業上權增的複雜性，再想到俄亥俄或賓夕文尼亞以及它巨大的工業成就，把它們合併起來，就得到紐約。但是紐約州比它們三州加起來還要富，它的居民與商行所付所得稅合全聯邦五分之一，它工業發展的情形可由下列事實說明，即二次大戰期間它接受了全國戰時定貨合同百分之九·九。至於營業，紐約州也有一流的成就。美國人吃的鴨有很大一部分出在長島，產地不過一百英畝它的牛乳業全年生產價值二十萬萬元。說紐約花色繁多一點也不錯，紐約市的縫衣機軋軋，生產精美，國婦女所產衣衫的百分之七十五。幾哩路外，載牛乳的火車轟轟整夜開來開去，通過國境。

在政治上，紐約州為美國出了五個總統，其中四位萬布倫（Van Buren），克里夫蘭（Cleveland）與兩位羅斯福（都當過紐約州州長。另一位州長鐵爾盾（Samuel J. Tilden）被選總統，但是他從沒有進到白宮。同時紐約州也出一些不能獲勝的總統候選人（如許士，斯密斯與杜威等）與副總統候選人。歷屆總統競選，四個競選者中間沒有一個紐約人的事情極少。同時紐約所以影響大的原因是他擁有四十七個選舉人票，較那一州都多。得不到紐約的支持，任何人都沒有多大當總統（或副總統）的希望了。

代表紐約州的新進參議員伊美斯 (Irving M. Ives) 在聯邦的政治上還沒有多大名聲，但是它極有希望。它是廿六年來第一個由紐約州選出的共和黨參議員。伊美斯現年五十歲，紐約生，曾任紐約州衆議院的議長。

第二十三章 大都會紐約速寫

現在我們來一談紐約市，它是都市中無與倫比而輝煌的明星都市，可以說是最美國第四十九個州，它有自己的法律，包羅萬象的矛盾體，可以為非作歹的地方，當代文化悲慘與榮華的較高表現，是美國騎馬其頓。

我又聽說紐約市的特色無他，就是「北大西洋中一大堆小島」。這些小島光芒万丈。在曼漢坦與美國其餘各地的關係上最值得指出的是它統治着美國的文化，說文化兩字是由於缺乏更適當的詞句。紐約是全國的出版中心；它是藝術，戲劇，音樂，歌舞，歌劇中心；它是輿論中心；它是廣播中心，它也是時裝中心。那麼好萊塢怎樣？好萊塢實在不過是「布倫克斯」（紐約市的一個郡）的外圍，從經濟上或人才方面來說都是如此。至於在政治上，社會上，思想圈內以及美國的一種大企業——娛樂方面，紐約的確為全國的嚮導。美國一萬四千萬讀者讀的書是多半由紐約的審評家們決定的。大部分報紙的嚴肅專欄文字是產生在或鄰近紐約地方的，同時大多數消閒專欄的情形也如此。

拋開文化或半文化不談，紐約市巨大的重要性向來基於下列四個因素：

一、它是到目前為止歐洲移民最大的一個入境處。多年以前卡爾馬克斯曾為紐約的「論壇報」撰

之，他預言不僅移民將在此入境，而且大部分一到以後在紐約居留下來。

二、它是到目前為止美國最大的一個輸出口岸，輸出以麥爲主。紐約就是人進貨出的地方。

三、它是美國的金融與貸款中心。

四、它是美國其他各地居民前來遊覽，購物與化錢的大地方。

可是紐約在這四方面的地位業已減弱。一、移民已大爲削減。二、麥及其他輸出品都已改走其他港口。（雖然紐約仍是本國最大的一個海洋口岸）三、我們勢將看到，華盛頓將取代它金融中心的地位。四、紐約（雖是美國旅行者第一號嚮往的地方）已經喪失了若干凡美國人在死以前一定要參觀一下的事物。

這種情勢頗足以說明紐約爲什麼要竭力爭取聯合國會址的原因。這城市還不是你所謂將瀕於死亡的城市，而聯合國的設駐正可以促使它由一國的首都變成世界的首都。不過大多數紐約人對於聯合國安然矗立於東河與陳舊而古老的鵜灣一事頗感滿意。

一九四〇年紐約市內人口爲七、四五四、九九五人，一九四七年初，估計約七、七六八、〇〇〇人。在美國只有兩個州（賓夕文尼亞與加利福尼亞）的人口多過於它；在全世界七十二個國家中，有四十一國的人口還不及它。據戶口調查機關估計，到一九七〇年紐約人口將增至八、五〇〇、〇〇〇；但一九八〇年之後紐約人口將與國內各地一樣減少。這些數字都只指市區之內。其實，一九四〇年時，紐約「大都會區」實居人口一一、六九〇、五二〇人，而按今天的估計在以卅四哩爲直徑的圓圈之內，住

有人口一二、五〇〇、〇〇〇人，這區域已成爲舉世最集中的城市區。

接着談到種族的混合。我所聞最好的一個說法是蒲徠士所說，紐約「是一個歐洲人的城，但並不屬那一個國家。」他也許說過「屬於多數國家」。其混雜的情形是出名的。舉例說在紐約出版的非英文報紙有兩百種之多。紐約獨多自成一類的各種居民。紐約人中有兩百多万出生於外國；二百五十多萬人外國種或混合血統。在外國出生者中間最大的一羣是義大利人（在四十万以上），其次是俄羅斯人（三九五、〇〇〇），德國人（二二五、〇〇〇），愛爾蘭人（一六〇、〇〇〇）與波蘭人（一九四、〇〇〇）。混血種的數目次序也同。外國生的捷克人有二六、八八四人，希臘人二八、五九三，中國人一二、〇〇〇。總而計之，紐約住有全世界從保加利亞人到葉門人至少七十種國籍的代表。縱貫各種國籍的猶太人有二百萬；如所周知，紐約正是世界上第一個猶太都市。

有一次阿姆斯特朗（Hamilton Fish Armstrong）曾在「外交季刊」撰文對紐約的雜碎作了一些說明。第一是紐約雖有上述種族混雜情形，可是盎格魯——荷蘭的世系依然是它主要的成分。其次是紐約人的聚合開始在它最初產生的時候，而且除了一個遠小的城市舊金山以外，它抱定爲其他美國城市所不及的容忍態度。曼漢坦對於避難者一向慷慨，它最初容留杜邦一家到奧托·哈普斯堡，後來又容留過從托洛斯基到杜里（Haya de la Torre）等人。紐約不僅思想而且錢袋也是抱四海爲家主義的。它雖設在島上，但並不孤立。

紐約的宗教自然也是混亂之至。它是一個羅馬天主教與猶太教盛行的城市。它是大學改良新教荷蘭

教堂的中心，同時它還有少數基督科學派。

紐約既成了外國出生者的一個大熔爐，世界上所已經知道的東西都可以在紐約找到，這是它最大的驕傲。從馬拉巴的香料到毛里休斯（印度洋英屬小島）的郵票與莎士比亞的書本，都一律可以買得到。第七號街的一家小店裏收集着一百種的刀片，同時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城，平均一年內生產貨品合值四十七萬餘元，而內設有三萬六千所工廠，作着三百十二種製造，雖然如此在距市不遠的威斯却斯特你還可以看到麋鹿哩。曼漢坦一區的工人就比第特律與克里夫蘭兩地之和還多；布洛克林一區較波士頓與巴爾的摩兩地之和多；昆士一區較華盛頓與匹茨堡兩地之和多。紐約最重要的兩種工業是印刷與長衣。要描寫曼漢坦而不提到長衣市是不可能的。人人知道，一方面卅四號與卅八號街之間大型卡車如何阻塞，而另一方面，步行的人如何手持掛了衣服的架子穿行於人羣。長衣市的存在同時也意味滿紐約擁有兩個國內最強大的工會：希爾曼（已故）的「衣衫工人聯合會」（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與「國際女衣工會」（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後者係由美國工人所熟識的能幹人物杜賓斯基（David Dubinsky）所主持。這個工會推行着著名的夏令營等精彩的工餘活動。有次它產生了一個音樂滑稽劇「別針與引綫」（Pins and Needles），會成爲百老匯的一個滿座好戲。

市長奧杜威

在這本書裏，我們已提到了許多具有各種經驗的人物，但是我知識也不及紐約市長奧杜威豐富。

他在一八九〇年生於愛爾蘭瑪家那的波何拉地方，有兄弟姊妹十人。他的雙親都是牧師。他小時就離家逃走西班牙。曾就讀於沙拉曼加大學，立志當一名牧師。但後來改變了初衷，於一九一〇年搭船返紐約，其時年僅二十，袋中僅剩二十三元三角半。以後幾年他什麼工作都做。最初在布隆克斯一家雜貨店內當一名夥計，週薪九元，後在一艘開往南美的貨船上當水手，以後在航行於紐約與阿爾巴馬之間的內河船上當加煤伙與火夫。同時他在夜校裏讀速記。

以後他立志要當一名警察。一九一六年他已獲得美國的國籍，一年後就加入了紐約市的警察局。這時候他夜間仍攻讀不輟，不過進的是福翰法政學院。經過長期間的苦讀，他在一九三二年畢業。最後到一九二五年，又經過極大的奮鬥與犧牲，終於被准在紐約掛牌。

奧杜威的政治生涯可簡述如後。一九三二年他被委為市司法官，這也就是說他在政治上是屬於「右」的。一九三八年州長李門把他擢昇到郡法院，以後他競選任期十四年的法官成功。這是一個收入豐而安穩如山的差事。可是第二年他就拋棄不幹，競選（布洛克林）金斯郡的區檢察官，結果也成功。這個差事使他出名（雖然後來查出他在職時稍有不盡稱職之處），他雖不像杜威一樣聾人聾聞，但是他的當檢察官確像杜威一般出色。

一九四一年時，奧杜威競選市長，賴迦第亞將他擊敗。以後大戰發生，奧杜威於珍珠港事變之後第二天就投效陸軍，當時被委為少校。以後一九四四年時已任准將。羅斯福會派他為他的私人代表，出席義境盟國委員會，以後又被委為「戰時難民救濟委員會」的行政主任。當他就在軍中時他缺席競選再任

金斯那檢察官；當時民主、共和與美國勞工三黨都一致推崇他，以後就開始了一九四五年的市長競選。（紐約市與其他許多城市一般，於沒有全國性選舉時舉行市長選舉）。奧杜威以二八五、〇〇〇票的絕對多數當選，這在紐約市的歷史上是空前受歡迎的現象。

紐約市長一向被人們認為全國第三個大而最困難的一項工作。奧杜威長市第一年，的確艱苦備嘗。他必須處理拖駁工潮，然後又是地下車工人工潮的威脅。他的用人相當妥善。像摩斯等賴迦第亞手下的若干幹才他都留用。他又用到了前戰時勞工局局長但維思爲他主管運輸。他開除了兩位他手下的大員，一個因於職業足球賽一件醜事中所牽涉，還有一個因爲市內一所房屋倒塌，死人卅七名，他曾力爭聯合國設於紐約市；不過要不是約翰·洛克斐勒慷慨捐八百四十萬元買下一塊地方事情也不可能實現。他爲了捐稅，竭盡一切努力，曾設法壓平地下車車資，爲了生活費高漲，他提高了市府職員的待遇。

華爾街

說起來也許覺得奇怪，「華爾街」的所以名叫華爾街是因爲一六五三年彼得·斯多夫聖特在今天馬路所在的地左近築有一條牆的緣故。這街狹仄，熱鬧，形同壕溝，長不滿六百碼。可是在這牆上以及附近地區設有「大通」（美國最具權勢的銀行），「花旗」與「保證」等大銀行。此外還有「司徒海漢」，「摩根史丹萊」等有權勢的保險公司；還有證券交易所；交易所內應市的債券價值二千萬萬元，一九四五年內成交一百五十萬萬元。但另一項指數也值得提出，一九二九年一個經紀人號子價值六十二萬五千

元，現在已只值六萬八千元。在蕭條最嚴重時期每個號子只值一萬七千元。大部份美國人對於這種細小事情清楚得像某一種香煙的商標一樣，不過我們要指出一點：局外人也許並不十分清楚。

在一九二九以前那種活躍而興隆的日子，華爾街雖為許多人所不喜歡與不信任，確是商業世界深深敬崇的對象。對於東部大部份青年人，當一個摩根的股東，或者只是昆羅布的股東，實同成為紅衣主教一樣感到榮幸。對於每個真正英明有為的青年，這條路成了極受鼓勵的前途，而且它往往是那樣輝煌的一種經歷——「聖保羅」或「勞倫斯維爾」畢業，然後「耶魯」或「普林斯敦大學」畢業，然後走上華爾街工作。當時，銀行家們是真正受人推重備至。而現在他們解釋自己的業務時就頗費口舌了。摩根與昆羅布兩家在投資方面最稱巨大，已無敵手，摩根大部分集中在英國與本國的工業生產上，而昆羅布在德國與斯干納維亞國家的生產與鐵路方面。

另一點重要事實是在這個時代，這些銀行家在國際政治方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摩根公司猶同英國的貿易部，隱然成為美國政府發生作用的一個機構。一個摩根的股東可能比一位次長更具有權勢。貝爾先生曾透露過華爾街如何與華盛頓密取聯絡與它的今後打算等內幕。此刻，我們可以特別提一下國內方面的鐵路。本國的鐵路世界幾已為昆羅布與摩根所平分，不過有時候其他公司也插進一腳。鐵路要促進它們的業務少不了錢，而給他們錢的就是華爾街。最後，銀行家們通過許多有關聯的董事會等，對於幾乎全部美國製造業都發生根本的影響，這在今天也依然是真的事實。

現在這些能幹的青年往那裏去呢？好些希望依循保守路線成為百萬富翁的都進了法界。也有不少

人並非志在賺錢，而在辦一個時期律務之後做事或確定政策，跨進小企業或政府裏去。）華爾街的大法律事務所至今吸引著全國最優秀的人才。他們都一個個具有卓越的能力，魄力與智力。他們獲利仍十分大。自從「證券交換委員會」成立以來，在金融業務方面的法律事務已更加繁忙。可是有一點應該指出，就是他們冷待猶太人。有許多大的法律事務所——也有一些銀行——排猶極烈。各事務所甚至猶太籍的下級人員與書記都非常少見。這一點在美國其他場合都沒有這樣顯著。一個猶太人要進商會街的一個發達的法律事務所，正像要他入三五黨一樣困難，華爾街上律業的上層正是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最後一個無情的堡壘。

讓我們言歸正傳再談銀行業。在一九三〇年，美國前駐德大使吉拉特（James W. Girard）曾列舉了六十四個「統治美國」的人物，使全國驚動，不過今天看來已比較失效。當時他只列進了一個政客——梅隆（Mellon），總統胡佛倒並不在內，他說，這些大亨是王座之後真正的力量，自己雖然因為忙而並不躬親執政，但是要誰來做，他們能予決定，而且他們對於國家的錢袋具有完全的控制。也許這表在今天還有些用場：

約翰·洛克斐勒

安德婁·梅隆

J P 摩根

喬治·貝格，銀行家

約翰·雷昂，冶銅企業家

華特·梯格爾，「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總經理

亨利·福特

佛特烈克·魏有哈室，木材商

米隆·泰勒

詹姆斯·法勒爾，「美國鋼鐵公司」

却爾斯·斯契瓦，「伯利恆鋼鐵公司」

尤琴·格雷斯，「伯利恆鋼鐵公司」

哈利·華納，電影業

亞道爾夫·朱可爾，電影業

威廉·克勞格爾，舊金山銀行家

O P 史威林金與 M J 史威林金，鐵路業

W W 亞特伯萊，「賓夕凡尼亞鐵路公司」

亞瑟·詹姆斯，鐵路股票大戶

却爾斯·海登，金融家

但尼爾·傑金，「猶他銅公司」總經理

亞瑟·但維斯，「亞爾可公司」總經理

P M 戈斯勒，「哥倫比亞煤氣電力公司」總經理

荷蘭姆斯，「律克薩斯公司」

約翰·拉斯河勃

杜邦家族七子弟

愛德華·伯溫特，金融家

但尼爾·魏拉特，「巴爾的摩俄亥俄公司」

蘇森斯·平恩，「伊特梯公司」

華特·吉福特，「阿特梯公司」

歐文·楊，「通用電業公司」

吉拉德·史華普，「通用電業公司」

湯姆斯·拉蒙

亞爾培·維金，銀行家

却爾斯·米契爾，銀行家

森默爾·英蘇爾

費休家族七兄弟

但尼爾·戈根翰，礦業

威廉·羅布，礦業

喬治·希爾，「美國烟草公司」

亞道爾夫·奧契斯

威廉·赫斯特

勞勃特·麥考米克

約瑟夫·柏德森

約里斯·羅森華，商賈

賽魯斯·慈第斯

羅伊·霍華德

雪尼·米契爾，「電業股票證券公司」董事會主席

華特·佛累 雜糧交易銀行

A P 齊亞尼尼

威廉·格林與馬休·伍爾，勞工領袖

再說，據調查一九三三年摩根的股東在八十九個行號裏佔有董事一百六十七席，其總資產達二百萬萬元之巨。這八十九個行號裏有十五家銀行與信託公司，七個各種的「取締公司」，十條鐵路，五個公

用事業股票公司，八個公用事業業務機關，卅八個企業機關，六個保險公司。摩根本人於答復問題時稱，他並不希望摩根公司的股東當董事，他們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各公司要請他們去當經濟顧問」的緣故。但是據「時代」的記載，「據「全國資源委員會」的報告估計，「摩根第一全國總公司」在一九三五年的勢力繼續增高，其在美國鐵路，公用事業，工業與銀行的資產共值三千〇二十一萬。不過摩根最所驕傲的一些產業如「通用電業公司」等，早已發展得超出了摩根的圈子。」

今天說來，華爾街雖然比較失勢，但是你如果認為它已經力量毫無，那就錯了！無容分辯，它至今還是最有力的世界金融中心。它對於美國發生的影響依然強韌，週密而無遠勿屆。唯一的改變是它的把戲已經不能按自己的意思為所要為。它已必須聽取家族的支配。

至於與華爾街之弧並無直接關係的若干大公司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我所見最有趣的一個陳述刊諸於奧麥霍奈參議員的「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頒佈的一本小冊子。其中有些材料也見諸於「國會記錄」。到當時為止，總共有四十一家美國公司，其總資產約十萬萬元左右。在前一年一共有卅八家；一九四一年是卅二家。自然，估計這些公司的大小，除了算資產以外，還有其他，也許更好的方法。但是嚴格地從資產上看，最巨——也就是美國最大的一個企業——是「都城人壽保險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資產達六十五萬萬元，其次是「貝爾電話公司」（Bell Telephone），資產六十萬萬元以上。其次是「萬全保險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資產五十萬萬元。其次是幾家銀行，各有卅五萬萬元。然後又是兩家保險公司，約卅萬萬

元。單上第一個鐵路公司是「賓夕文尼亞鐵路公司」，資產廿八萬萬元。第一家工業組合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資產二十三萬萬餘元。「通用汽車公司」在單子上列位第十三，「美國鋼鐵公司」第十四；「紐約中央公司」第十五；「聖太飛」第廿三；「聯合太平洋」第廿五；統一愛迪生第廿七；杜邦第廿八；福特四十一。參議院的統計人員在名單上還作了不少功夫。譬如，他們證明全國只有六個州（紐約，賓夕文尼亞，俄亥俄，加里福尼亞，密西根與麻薩諸塞）的總資產估價大於「都城人壽保險公司」；「萬全保險公司」與「阿特梯公司」的資產都比十三州以外的各州資產大。「大通銀行」的資產與肯塔基一州的資產不相上下。「新澤西美孚公司」較浮琴尼亞州尤為富有。米華蓋的「西北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的資產比喬治亞州一州還大；「紐約化學銀行與信託公司」與佛洛利達州的頹頹情形也正類似；「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可比華盛頓州，「共和南方公司」可比柯羅拉多州。

至於在一九四二年全國有卅二家公司資產大於美國十八個州。前美國駐巴西大使與助理國務卿柏爾有次會說，美國財富的一半由兩百家公司所佔有。他的話也許說得差不多。

第二十四章 賓夕文尼亞與新澤西

賓夕文尼亞這州名原意是基石的意思。它是全國最重要的兩三個州份之一，它的地形像一隻長方形的楔子，連接大湖與大西洋的一個子官，它懷着像蘇絲桂翰納那樣可愛的河，像阿巴拉欽斯那樣的山，而重要超過一切的是它的鋼與鐵。賓夕文尼亞較奧地利大三分之一，較荷蘭的人口還密，它的富是像屈指可數的幾個國家一樣。

賓夕文尼亞的故事有幾分像是煤與鋼鐵的故事。但是在它全境二千六百英畝土地上，幾乎一半是森林；這地方一向被人們認為是全盤工業的，但是它也擁有世界上最富的農田。賓夕文尼亞的脈搏就是它黑格連地方的車頭，鋼塊鋼條，印刷機，大船，電機以及由地毯到花邊這些紡織品的生產。同時你如果去萊林行臘，不僅可以打到松雞與雉雞，而且有鹿與熊。平均每年賓夕文尼亞州斃熊二三百頭，鹿三萬頭。賓夕文尼亞州大城市頗多，居民十萬的城市有十個。它不僅是「獨立黨」的所在地，而且另外還有兩處最有歷史意義的地方：格茨堡（Gettysburg）與匹茨堡旁因特（Pittsburgh Point）。英大使哈里法克斯有次獵狐，到了賓夕文尼亞的赫雪市，它完全靠巧克力買賣維持。悲多沒有次打算寫一支交響樂，題名「賓夕文尼亞的建立」。它不僅是富蘭克林的故鄉，也是「威士忌暴動」，「摩里瑪圭之亂」

與「荷姆斯德大屠殺」的出事地。美國的第一張報紙在費勒特爾菲亞出版。賓夕文尼亞出着「星期六晚郵報」，同時也一個顯著的教育機關「國際函授學校」的所在地。

費勒特爾菲亞是美國第一個國都，也是第一個大都市，它現在是全國第三大市，全世界第十二大市。費勒特爾菲亞是的確有些特別的。人們常常把它和波士頓相提並論，而它也確像波士頓一樣是一種瞻望美國歷史的窗口。但是在許多方面它和波士頓不同。一方面它比較大，另一方它面更加工業化。像波士頓的是它也有一種香味，一種迷人而清新的外表，但是它比較鬆弛與不整潔。我們都知道，波士頓是一個新英格蘭人與愛爾蘭人的園地，費城就比較複雜，這裏有荷蘭人，日耳曼人，蘇格蘭——愛爾蘭人以及英國人。波士頓是一個顯要的民主黨堡壘，費城是只有共和黨設有政治機構的少數美國大城之一。

也許賓夕文尼亞政治上的混亂與自相殘殺為其他各州所不及，它正是全國最難統治的一個州。我問起誰或者什麼統治着賓州，有一個回答是「沒有人，它就這麼過來的」。有一個回答說「每一個人，把賓州牽着鼻子走。」第三個回答只有一個字：「腐敗」。賓州具有像布路斯特（Brewster）一樣有野心；像布里琪斯一樣反動，像塔虎脫一樣頑固的官員，他們具有像麥克凱勒一樣的醜史。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是個大富的州，因此它的政治也滿帶銅錢臭味，幾乎像維爾蒙一樣，卅多年來賓州是美國共和黨最「可靠」的一個州。

所有這些的基本背景是：賓州主要由工業主們建立，而工業主這階級是靠高關稅維持生存，並且是

狂熱的共和黨人。

鋼鐵和匹茨堡

我們的祖先是開路先鋒，

所以我們也是。

——郎氏 (Haniel Long)

我曾經問過美國鋼鐵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和現任樸茨茅斯鋼鐵公司副總經理盧登堡：「什麼是鋼鐵？他回答得乾脆：「美國」。因為：百分之八十五的美國生產品，都直接間接含有鋼鐵的成份，而美國新晉階級中，也有百分之四十依賴鋼鐵生活。但盧登堡談話的要點並不在此，他的意思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基本力量就是鋼鐵，美國之所以成爲一個最偉大的國家，就由於它每年產鋼九千萬噸，這比較英國，戰前德國，日本法國和蘇聯的鋼鐵聯合數量還多。

這是一個鋼鐵時代。被視爲具有政治歷史意義的現代工業歷史，也是以鋼鐵爲其基礎。南北之戰是一場鋼鐵之戰，任何一次戰爭也都是鋼鐵的戰爭。

打開匹茨堡的電話簿一看，我們就可以發現二十個大鋼鐵公司的名字，但單看這些名字沒有意義，因爲電話簿上並未說明：「卡奈基——伊利諾」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鋼鐵公司，也沒有指出：「美國鋼鐵公司」曾在一九〇一年製造出九百萬噸的鋼鐵和焦煤，一九一〇年支出五萬萬元，一九一八年擁有六萬一千九百九十九輛鐵路車廂，而到一九四五年，該公司已經擁有二十萬萬元的資產，職員二十七萬九千

人，售貨總值是十七萬萬元。

儘管通用汽車公司會不同意，美國鋼鐵公司實在是全世界最巨大的一個公司，照「生活」週刊的說法：「這是自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產生的最龐大的巨人。」它經營着全世界最大的鋼鐵廠，全世界最大的無烟煤公司和全世界最大的水泥公司。它的鋼鐵產量佔全美三分之一。

美國鋼鐵公司是由老J·P·摩根一手建立的。鋼鐵是個龐大的新興事業，在一八九〇以後的十年中曾經有過激烈的競爭。鐵苗在火爐中的閃動和炙熱的程度，絕不能超過當時鋼鐵界巨頭間錯綜複雜的猜忌關係。當時的鋼鐵界領袖之一是卡奈基，後來則洛克斐勒家族也在明尼蘇達州購置了許多鐵礦，最後一個是摩根，他以五萬萬元的代價買下了卡奈基的財產，於是在一九〇一年，美國鋼鐵公司成立了，它是整個歷史上第一個十萬萬元資本的公司。

勞工們對於他們常常鬥爭的公司每有矛盾的忠誠。在波特律，我聽到工人們說通用汽車公司是經營得最好的公司，在匹茨堡，鋼鐵工人聯合會就說美國鋼鐵公司是工業界最明智最進步的組織。有一個時期，美國鋼鐵公司的職工，總數超過了美國政府員工。然而，摩根希望他的公司還能更加龐大以求影響全國各種工業，於是他就希望在自己主要的鋼鐵業方面不要太巨大了，而將力量分佈到其他方面。

美國鋼鐵公司當然是美國金融企業織成圖案的一部分，它的產權現在已經漸漸分散，但是管理權仍舊是穩定而集中的。目前它的三位執政人是費爾列斯，伏爾希和奧德斯。此外還有一些董事，其中萊孟

特最爲重要，假定這個公司要訂定什麼最高的策略，萊孟特的話是有決定性的。從匹茨堡的觀點來說，大公司是極遠地控制着的，因爲它的心臟和頭腦都在紐約。

最好的工會

匹茨堡的一個公司的管理人告訴我說：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乃是全美國最成熟的工會，這個工會經過多少年的奮鬥，終於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由鋼鐵公司的董事長泰勒和工人代表約翰路易士簽訂了承認工人可以集體談判的合同。

在這個時期之中，產業職工大會的鋼鐵工人聯合會也在鬥爭和發展。鋼鐵工會的組織不像汽車工會那樣一次就有成千的人參加，而以羣衆叛亂的形式擴展；這個工會的成長，主要是由技巧高明而獻身工運的人親自進入各個工廠並且留在該廠工作，然後逐漸使其擴展成長的。因此，這工會從頭至尾都是管理得完善的，在工會裏，每個會員都負着相當的責任，這大部份由於他們的領袖摩萊（Philip Murray）的勇氣及優良的判斷力具有信心之故。

摩萊大概是近代美國勞工領袖之中最有閱歷和修養的一個。他並非以工會爲晉身之階，他之所以具有力量，由於他具有完全的權威而實際從未加以利用。摩萊一方面是一「產大」的主席，同時又是鋼鐵工會的主席。摩萊篤信天主教，曾於一九四六年榮獲獎金並被譽爲「本年最出色的天主教友」。他對鋼鐵工人表示他熱烈反對共產主義。

當戰爭期中，不罷工的謠言是有效的，鋼鐵工人的忠誠非常有名，可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是：當工業發展最迅速的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間，工人並沒有得到一點工資的增加。根據工會出版的小冊子：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全美國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公司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三百零二，而工人的收入祇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二。摩萊指出說：工人在戰爭期中並未得到什麼好處。而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共和鋼鐵公司的利潤就有百分之七百七十九。六，該公司的蓋德勤先生在一九四二年就得到了二十七萬五千元的薪水。

工商界獲得利潤而工人無甚好處，結果就造成了一九四六年二十六天的罷工。當這個罷工開始的時候，許多人都說這是「歷史上最大的罷工」。摩萊當時要求的是每小時工資增加二角五分，鋼鐵公司則祇答應一角五分；杜魯門總統希望雙方可以按一角八分半達成協議。後來雖然勞工讓步到一角九分半而資方頑固堅持，因此罷工於一月二十六日開始，其時全國繼續開工的鋼鐵工廠祇有三家。

匹茨堡及其他

匹茨堡不僅有鋼鐵而已，事實上它的力量生根在煤礦上，而且它也是威斯丁豪斯電氣公司和其他大工業的大本營。匹茨堡有許多奇怪的特色，就它吞吐貨物的重量來說，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港口，它的交通頻繁，尤勝於巴拿馬運河。匹茨堡是全世界最難的城市之一，它像倫敦，經常籠罩在煙霧之下，它的交通管理極其惡劣。匹茨堡有全世界最大的霓虹燈，可是當地卻沒有一張報紙。它的天主教團體中包

含有最進步的份子，最近它的機關報甚至還攻擊了佛朗哥。匹茨堡大學是一座四十二層的摩天樓，它有個精彩的交響樂隊，匹茨堡舉辦的卡奈基展覽會是美國藝術界每年的大事。

我去看了匹茨堡快報的編輯主任，探詢該區的黑人問題。照他的看法，黑人也許比較任何其他美國城市中黑人的情況為好。這裏沒有特定的黑人區，搭乘電車和電梯也不受歧視，黑人可以住好旅館，可以聽音樂會。

第特律是技工的大本營，匹茨堡則是普通工人的集中地。匹茨堡的工人階級，包含大量祖籍異邦的工人，對於黑人的態度都比其他城市的工人更為寬大。產大歡迎黑種工人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則繼續予以拒絕。

新澤西

新澤西雖然在面積上列位第四十五，但按工業產品的價值來說，佔到第六位。除了它和海接近這原因以外，它像是啞鈴的一個軸，兩頭是紐約與費勒特爾菲亞，新澤西州飼養着這兩個大城。它產品名目之多，超過美國任何一州，從鋼索到傳真機（新澤西將是「第一個傳真州」），從戰艦到絲與計算機，由汽油到工業用卷尺與人力車。它有七個城市人口在十萬以上。

撇開工業不談，新澤西真像朵玫瑰，它的農業種類繁多，以菜蔬，家禽與牛奶場產品為大宗。除農業外當「小獵季節」開始時，行獵者至少有十萬人，因此新澤西不僅在真空管生產上是個大州，在煤

鷄，野兔與鵝鶉方面也是個大州。

關於新澤西還有許多話可說，它有個名叫佛里明敦的城（即林白幼子綁架開審處），一度曾是九十九個行號的老家，其中包括「新澤西美孚油公司」，因為它的財產稅很輕。新澤西是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所在地，也是詩人惠特曼的故鄉。它這裏有一張烏克蘭文報紙，也是共產黨在地方報紙上登廣告的少數州份之一。

第二十五章 大西洋沿岸和肯塔基

第拉瓦與杜邦

關於杜邦家族的故事，在美國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家庭中的人物，已經在公私各界中活躍了一百五十年，而且絕未頹於衰敗，它們今日仍和往日一樣值得注意。

杜邦和第拉瓦州好像是同義字一般，可是單單維明頓城的電話簿上就有三十六個不同的杜邦。第拉瓦州按面積算是全美最小的第二位，人口也是倒數第三。可是，第拉瓦的全州人口雖然還不及幾個大公司的職員多，它却以大公司的根據地著名。「公司設於第拉瓦」的小字，常常可以在任何著名公司信箋上看到。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該州對於資本家有著最寬大的稅律。福特是個第拉瓦的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南方公益公司，普爾曼公司全都設在第拉瓦。

杜邦公司的生長是和工業發展同時並進的。可是雖然它的內部組織是互相密切聯繫着的，但由於它今日已經過於龐大，過於散漫，因此它的成員們在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候着加到相對的兩面。皮雷杜邦曾在一九一六年以九萬二千五百元捐給共和黨，但一九三二年却又支持過羅斯福，而羅斯福夫人也是杜邦家的一位小姐。

杜邦公司

真正使杜邦公司維持生存的乃是女人！它的發展歷史是從炸藥到尼隆（Nylon）至少當和平時期如此。當然，炸藥到今天還是它的主要業務之一，可是它的最大的一個部分是人造絲（Rayon），人造絲部份包括尼隆和其他產品。其餘的部門按照重要性說是：有機化學產品，包括染料和人造橡皮；纖維織物；重化學工業；普拉斯蒂克，第六項才是炸藥。因此一個很有趣的說法是最後決定杜邦政策的乃是全世界的女人而不是男人，杜邦公司依賴的不是炸藥而是家庭主婦。現在構成它事業之中的主要成份乃是普拉斯蒂克，指甲油，香水和織物。

尼隆是杜邦的發明專利品。它可以織成襪子，但也可以做成普拉斯蒂克。尼隆和其他纖維物有着復仇的競爭，但它所從事的競爭並不僅在尼隆織物範圍之內，因為尼隆可以製成的物品包括刷子和不碎茶杯，它的未來發展幾乎不可限量。

尼隆的發明人是史丁博士，杜邦的發明物之中還有「杜可」（Duco）和賽洛凡（Colliphane）等。此外，杜邦也是全美最大的DDT製造公司。

杜邦公司最大的力量在於它業務的廣泛和分散。在人造絲方面，全美最大的是維斯考斯公司，符文威廉則是全美最大的油漆公司，可是全美國三千多個化學公司之中，沒有一個可以在整個基礎上和杜邦相頡頏的。

陸軍部在準備造原子彈時曾經首先和杜邦公司接洽，杜邦公司最初答應說它祇有化學家而沒有核子物理學家，結果還是答應了下來。陸軍部所以要杜邦參加工作的原因，由於杜邦常常能够自己設計和創製機械，而且它有製造大規模炸藥的經驗。杜邦公司共有八萬個股東，但大部份的控制權還是操在杜邦家族，而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股票還在杜邦公司創辦人 E. I. 杜邦的後代子孫手裏。

杜邦家族律已甚嚴，年青的後代子弟都要從小職事做起，長大了則送到著名的麻州理工大學，此外，杜邦迄今保有一個法國式的傳統，女孩子們都嫁給非本家族的公司經理。

自由的瑪利蘭州

瑪利蘭州以兩件事著名：它的水道和食物。這裏，英國與法國的傳統影響是很大的。瑪利蘭州的經濟是倚賴家禽，啤酒，煙草和漁業，更重要的是倚賴蔬菜。瑪利蘭是一個製造罐頭蔬菜的州。這裏還有聞名的安那波里斯海軍大學和聞名世界的霍普金斯大學。

瑪利蘭州在識字人數上，中學教師待遇上，溫度和汽車執照的數量上，報紙發行數量上，都是全美「居中」的一個。

瑪利蘭州的巴爾的摩是全美第七大城，附近產大理石，因此大理石成了極便宜的石料。

肯塔基的風情與現實

天堂就是來處地方的一個肯塔基

——美國導游的「肯塔基」車

我曾經在路易斯維爾向一個態度溫和的肯塔基人提到最近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測驗的結果是大多數美國人都寧願住在肯塔基而不往其他地方。關於這一點，他說，「當然，他們不知道我們爲什麼這樣落伍的原因乃是由於肯塔基染上了一種叫做肯塔基的毛病。」

這裏是一個肯塔基委員調查的結果；

肯塔基有百分之四十二的農莊沒有任何種類的改良道路可通。

肯塔基的識字人數是全美第四十七位。

一九四〇年四萬二千個肯塔基的農場沒有任何種類盥洗室的設備。

從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肯塔基人數減少了百分之十。

一九四〇年時該州農家平均收入是每星期十二元。

現在，肯塔基四分之一的議員是山地人，有些議員仍舊帶着辮。當陳德勒任州長的時候，在一次討論售賣稅的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結果議員們拔辮不下七次。有個寧願隱其姓名的肯塔基人在路易斯維爾告訴我：「如果耶穌基督到這裏來擔任行政長官，他也會遭遇到反對的。」

肯塔基主要是民主黨的天下，可是許多山地人都是共和黨，而選舉的結果仍是複雜的。現在的州長是希米思·威里斯，一個共和黨人；但是州議會則有很強的民主黨色彩。

大體說來，肯塔基的政治是非常腐敗的。在不愧榮獲普立邁獎金的新杜克斯所作關於一九三八年卡萊——陳德勒統治的報告中，有一個特別委員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洩露了可怕的貪污，而最令人憤慨

的是：肯塔基竟然無人對此表此震驚。在往日，肯塔基的大亨從不擔心投票箱裏的票數，他們乾脆證明一下，說是他們已經得到了所需要的票數。現在，新的數票法已經實施了，選票箱是重重加鎖然後送到法庭去當衆開票。

肯塔基政治的另一缺點是它的古老州憲，這州憲自從一八九一年開始生效，而現在則早已過時，舉例說，新官上任，還必得發誓說他從未參加過一次決鬥。

誰統治着肯塔基

什麼是這一州政治及經濟生活中的主要力量呢？我們可以大致列舉如下：

(一)到今天，鐵路對於公益的控制還是很緊，因此它還是一個重要因素，它抵制卡車公司，因此鐵路與卡車的糾紛就成了該州政治的主要問題，現在，鐵路公司利用州議會通過了一條法律嚴格地限制着卡車運輸線所載運的貨物重量。

(二)主持賽馬的賽馬會一直維持着有力的組織，若干年來，州長的候選人，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是這個組織裏的份子。

(三)肯塔基製造的威士忌酒佔全美產量的百分之四十，酒是該州的巨大企業，雖然一百二十郡中有八十八郡禁酒，但人們也是虛禁實飲。

「快樂佬」陳德勤與魏雅特

曾任肯塔基州長的陳德勳已經繼任了全美棒球界的「沙皇」，他一九三五年出任該州州長，一九三九年改任參議員，當他擔任參議員的時候，他一直採取着大而猛烈的反政府立場，而且也是一位敢言的孤立主義者。一九四三年五月，他曾發表演說主張停止歐戰而以更多的援助給予麥克阿瑟——他頌揚的英雄之一。因此從不無理責罵任何人的「紐約前鋒論壇報」竟也主張搶奪這位參議員了。

從偏僻窮困的肯塔基州，出來了一個威爾森。魏雅特（Wilson Wyatt），他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間擔任路易斯維爾的市長；一九四六年年初，杜魯門會任命他為全國房屋管理局局長，同年十二月，他才辭去了這個職務。

魏雅特是我在美國政界中所遇到的最令人側目的人物之一，他使路易斯維爾有過極其良好的行政管理。路易斯維爾風光秀美一如其他祖籍德國公民聚居的多水的城市。

魏雅特就任時確定了十二項方案，結果全部完成，其中包括發行防水堤的公債。減低電車價目，增強城鄉衛生及警察機構，使黑白種教師獲得同等待遇等等。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利用廣播直接向市民報告施政情形。

他是可以在私人事業中獲得十倍報酬的人，我問他為何寧願貶光他的積蓄而從事公務，他回答說：「住在路易斯維爾，每當新市長上任，他就受到良心譴責。他對自己說：『他們是不會做得很好的，我願意自己來試試看』他鼓勵人民積極參加政府，他認為人民不能積權干預政治是美國最大的不幸。」

第二十六章 南方——美國的「問題孩子」

明麗的，強烈的和多變的是那南方

——丁尼生

我們現在面對着南方了。南方的最簡單的定義是：這裏包括馬森 狄克森線 (Mason and Dixon's line) 以下的十個州——浮琴尼亞，北卡洛林納，南卡洛林納，喬治亞，佛羅里達，阿爾巴馬，田納西，密士夫必，阿堪薩斯和路易斯安納。這些州大部份是在黑人問題的壓迫之下。另一個定義是，從政治上說，這一區包括七個有投票稅的州。

南方概論

(一) 民族：絕大多數的南方人是土生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這一點，隨同棉花，貧窮和黑人問題，構成了全區最重要的一般因素。

(二) 尚武精神：任何人都知道，南方是全國最早就明顯在兩次大戰中採取盟國立場的地區。南方各州在軍事上的記錄甚至可以得到克薩斯相比。根據一九四一年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結果，全國認為擊敗德國比較保持中立更加重要的平均人數是百分之七十，而南方的百分數則是百分之八十八。另一點值得提出的：既然南方在戰時與平時極其「親英」，於是現在就非常「反蘇」。

(三) 貧窮：很不幸的，南部乃是全國最窮的一區，一九四四年全南方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是七百

十六元，而西部的平均數則為一千四百五十九元，全國平均數是一千一百十七元。一個難以置信的數字是：有一千一百萬的南方人，他們每年的現金收入不到二百五十元。

(四) 農業與黑人：南部是個農業區，南方的農業的分歧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之外，杏子，瓜，桔子和花生固然多，但大宗主要的生產仍推棉花和煙草，這些農作物都是要消耗地力的。喬治亞州的亞奈爾 (Arnall) 說過：南方的農夫們，平均每年花費於肥料者有二元七角一分，但同時他每年所失去的磷肥淡肥等等共價值則有九元之多。

可喜的一個因素是牲畜：因為南方的棉農每年都有一半時間空著，牲畜剛好有助於這些時間的利用。

差不多所有的南方問題都是互相牽連在一起的，南方農業的前途和農民的前途息息相關，如果讓黑人成了小地主，擁有他們自己的土地，那麼許多農業問題和黑人問題均將迎刃而解。

(五) 白人問題：南方另一著名的大問題乃是貧窮白人的問題。這些可憐白人多半是佃農和散工，這些白人原來就沒有黑奴，他們也不敢進入山區，他們並不聚居在一起，反而將仇視黑人的毒素遍播整個社會，他們便是那些最最痛恨和懼怕黑人的一羣。

佃農和散工一向是南方農業的特殊標誌，這個地區裏有很大的地主，同時有許多寸土皆無的黑白農民，至於佃租關係，則佃農常以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玉米作為租額。

散工和佃農的不同之處，在於散工沒有工具沒有牲畜而且也沒有貯棧，因此他的討價還價能力也

氏不及佃農。散工的惟一希望乃是升為佃農，但首先他就得購置工具和牲畜，而且他還得考慮一下借款添置設備時他所要負擔的利息，因為在某些地區，利息不下有四分之高。

(六)教育：由於物資方面的貧乏，就造成了教育的落後，據奧德姆教授的研究，南方教育不僅在經費總額上，而且也在全體中學學生人數和教師薪資上居於全國最低的地位。

(七)衛生：和教育一樣，南方的衛生情形也是全國最劣的。醫院病床，醫生是少的，產婦和嬰兒死亡率和性病患者却是全國最多的。

(八)禁酒：南方充滿了精神的疾病，大多數的南方人覺得他們應該恨點一什麼東西，必要的話，甚至可以恨他們自己。他們仇視酒精，一部份的原因乃是惡劣良心的反應，南方人恐怕酒精會使他們潛藏的危險性脫離束縛。南方人認為黑人問題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性的問題也是一樣。

南方雖是禁酒的，但同時也是最兇酒的地區；一面有清教徒，同時又是最淫蕩的地方。

(九)罪惡和人民自由：在這兩個項目底下，南方大約要算是最黑暗的地方了。奇怪的是北卡洛林納的卡羅特城，它一方面是「謀殺之都」，一方面却又除了愛丁堡以外的，全世界有最多的居民前往教堂的城市。這裏有一百萬人，同時有一百十四座教堂；它在法律上已經禁酒四十年，但在一九四〇年的四十七件暗殺案件之中，有十六次發生在同一個街角。

南方的溫和天氣，對於南方的統治和人們的行為是有極重要的影響的。此外，除了農業，南方的工業也不像所知的那麼少，像北卡洛林納州的紡織和田納西州的化學業及鉛業等等，規模都很巨大。

(十) 勞工：南方的勞工問題，不可避免地是和黑人問題有關的。不管怎樣，產大是贊成黑白混合會員制的，而大多數的勞聯所屬工會則祇容納白種工人。在南方，紡織是最大規模的企業，由於該業中白人佔有絕對優勢，因此勞聯在紡織業中所領導的工會相當於產大領導工會的五倍，這也是產大在南方發動組織工作所遭遇到的主要困難。

在混合工會裏，情形是古怪的，主席常常是白人而副主席則由黑人擔任；而一般的情形，黑人所參加的工會的活動多半是各地的分會。即使是在產大的工會裏，黑白人還是分開的，白人坐一邊，黑人坐另一邊。白人主席絕少稱呼一個黑人為「先生」(Mister)，而代之以「弟兄」(Brother)。但無論如何，產大是堅決採取不歧視黑人的政策，而且儘力維持與鼓勵混合制的工會。

現在，至少有三個南方的州通過了抵制工會的法案，一個原因是由於統治者的白人反對產大，由於產大已經企圖來打破黑白人的隔離習慣。

最後，談到山水風物，南方是甲於全國的。生活在這裏不會以太快的速度進行，人們有較多的悠游歲月。

南方型的政治

在今天南方還有無所事事的州長，他們比起不捉老鼠的波斯良貓僅僅略勝一籌。遍佈南方的還有許多浮游游民，他們爲了開個玩笑而希望和蘇聯進行戰爭，此外又有不負責任的旁門左道政客，他們說起

共產黨來所用重音，確確實實與十五年前的戈培爾博士無異。他們發明了一些荒謬的說法，不僅想藉口來破壞這個荒謬說法的本身，而且要消滅現實的人民自由。

可是——這一點是重要的——南方也有許多第一流的自由主義者存在。南方的大部份正醞釀着一種前進的「危機」，數一數這裏的自由主義人物：這裏有佛羅里達的參議員賀蘭，有行政長官如李連翰，大學校長格萊漢……但是在這一切之外，如果就全國情勢而言，南方影響的力量還是極端的保守。我們平心而論，南方的民主黨人集團，乃是阻止全國進步的一個主要單獨力量。

爲什麼南方首先成爲民主黨的天下呢？它怎麼會既屬民主黨而又同時反動？它怎能一手選舉羅斯福而一手選舉華爾波？這些問題，合成了美國生活中重大的矛盾之一，而它們又都具有歷史根源，牽涉到關稅及黑人等問題。最初南方民主黨是個農業黨，代表該區依賴出口貿易爲生的人們，因此他們希望自由貿易。內戰發生後，民主黨成了白人黨以對抗解放黑奴的共和黨。這樣，南方就輾轉有了一種分裂的特質，在某一些爭論上，它是自由主義的，而在另一方面則保守到底。

另一件矛盾的事是：南方雖然如此堅定地屬於民主黨，但在該黨全國大會中却無足輕重。這由於民主黨領袖知道南方反正會投民主黨的票，因此也就無須以重大代價爭取，內戰以來以南方人而當選總統者，威爾遜一人而已。

第二十七章 水深火熱中的黑人

黑人問題乃是一個白人的問題——佛朗茲·叔本華語

美國差不多有百分之十的黑人，這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同時又被全美的人們所忽略——除了那百分之十的人們以外。美國一共有二千三百萬黑人，大約每十個美國男人，女人和兒童之中，就有一個黑色的。

我對於這些話是聽之久矣，可是在我未到南方以前，我對於這些事並無真實的觀念，黑人問題是必盡去親自耳聞目睹的。

某個早晨，雷德博士（Dr. Ira de Augustine Reid）到亞特蘭達找到了我，於是我們家談了數小時，雷德博士是亞特蘭達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一個相當有名的社會學家，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繼德布衣博士（Dr. Burghardt Du Bois）為黑人季刊「種族」（Pylon）雜誌的編輯。

雷德博士既不能接受我喝咖啡的邀請，又不能到我的旅館房間裏來找我，他祇能將他的車停在我住的旅館外面，送一個條子給我，然後便祇有在街上等候。

亞特蘭達大學包括七個黑人研究學院，德布衣博士曾經說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有關黑人的研究的出版物，沒有一個不會得到亞特蘭達大學的幫助。」我和該校的校長克萊孟特博士，該

校摩爾豪斯學院院長梅斯博士談過話，這兩位都是才智之士，彬彬多禮，我很想找個機會酬謝他們招待的盛意，可是我在亞特蘭達竟然無能為力，因為我不能夠帶他們到任何公共場所。

試以任何一個亞特蘭達大學的黑人教授為例，他和幾個白種同事在工作上有著密切的聯繫，可是到了工作之餘，走在街上的時候，這些白種同事却不再和他招呼了。在旅館裏，這位黑人教授就祇能搭乘載貨電梯，他祇能到實行隔離的飯館去吃飯。他不願進黑人戲院，（可是又不能進白人戲院）因此他祇難看一場頭輪電影和去聽音樂會。如果他搭乘白天的火車，他祇能像牲畜一樣地擠在木質車箱裏。如果他去拜訪郊外的朋友，那麼當他走進白人區的時候，所有的電燈，自來水和煤氣都不能為他所利用，他不能在一個白人商店裏試一頂帽子和手套，沒有一個真正的南方人願意和他握手。在任何公共汽車終點站和相類似的地方。他祇能用「有色人的」便所，或者從一個分開的酒店中飲酒。在行人道上，人們認為他是應該向白種人讓路的。他不會在報紙上看到黑人的照片，除非是一個罪犯。他的孩子必須要送到一個隔離的學校中去，他們不可能去白種人的游泳池，跳舞廳和其他娛樂場所，當黑人兒童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們不可能去一個南方的州立大學都不會准他們進去。



上面我會建議到梅斯博士。最近，曾任州長的亞奈爾(Arnall)（他是南方的最進步份子）要寫一封公書信給梅斯博士，亞奈爾是住在黑白隔離區的，當然他不能夠稱梅斯博士為「先生」或者「博士」，即傳在函件中也行，這是一種多年以來繼續的習慣法律，他沒有辦法，最後想出了一個方法而直呼其

德布衣在這些地區的聲望地位已經堪與蕭伯納相比，他是很出色的領袖。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記述他被迫不准進入亞特蘭達公共圖書館的經過。德布衣是哈佛大學博士，並在柏林大學等處榮獲其他三項學位。

至於白人方面，我已經問過一個青年，聰明而且還頗爲「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希望他很嚴格地在私人的基礎上談論許多問題：我問：「願意和一個黑人吃飯嗎？」「天！我不！」「到一個黑人家裏去嗎？」「無論如何不！」「吃不消！也許被大家都知道，」「去參加一個歡迎保爾·魯賓遜（Paul Robinson）（按：爲著名黑人歌唱家）的招待會嗎？」「這件事在這裏不會發生，如果在紐約。如果人多而我不致被注意，我也許會去的。」「會和黑人握手嗎？」「我去年曾經在鮑特蘭和一個黑人握手一次，那是我生平第一遭。」「會和一個漂亮的黑種女人同睡嗎？」答案很狼狽。

在南方，基本的是隔離是不可動搖的，事實上，所謂隔離也就是指那些隔離黑人與白人的許多規定。這些規定，大自禁止通婚的法律，小至某地之禁止黑人與白人爭辯。

這些規定，自從一六九一第一個黑人登陸詹姆斯城以後就存在着了。奴隸也祇是第一種的歧視形式，當時已有的種種歧視，不僅包括學校中和娛樂場所裏對於黑人的種種約束，而且還有黑人到白人家中必需走後門的規定。再說交通方面，在亞特蘭達，白人汽車司機祇接受白種客人；在全南方的公共汽車上，黑人常常自願擠到後面的坐位上去。在密士失必，車中白人黑人間是用幕布隔開的。

可是，在另一些方面，這種界限又被打破了。我看到黑人在亞特蘭達最好的百貨商店裏買東西，

（雖然他們不能在那裏當店員）此外，黑人女郎在藥鋪飲料間當招待的情形，也是第二次大戰以前所遇不到的事，而現在却已常見，我又看到白人和黑人同在郵局和電報局實前排列成隊。當我在亞特蘭達的時候，當地的報紙空前第一次給予一個黑種女人以「小姐」的稱呼。但大多數放棄的束縛僅僅是對於富有的黑人有利，舉例說，出得起錢買普爾曼（Pullman）臥車票的黑人，是無需要坐到隔離的車廂中去的，雖然這些黑人們將被排在一個房間裏而和火車的其他部份懸殊。至於擁有汽車的黑人，很明顯地是不會受到這些麻煩，不過有些加油站可能拒絕為他們服務而已。

由於隔離而增加的經濟負擔當然很大，南方一切的東西必需具備兩套，但白人有時則利用這種隔離來造成經濟上的歧視與獨佔的工具，白種人會說：「的確，我是願意教育黑種小孩的，但是……」這種「但是」被無休止地用於各種談話之中，表示一種社會性並且改變為教育性的禁律。

隔離的現象之中，有一種是被忽略的，那就是千百萬個良好的白種公民從沒有和黑人有過交往，甚至利害一致的相同職業的人也不聯合在一起，美國有五萬五千個黑種大學畢業生，可是南方的白種人却從未看到過一個。

這種隔離的影響之一就是使得黑人產生了一種「自我隔離」的手段以保存其所有的一些自尊心。德布衣說得好：「在這樣一個朋友間烟消雲散較之立法研究及雜誌演說更有意義的這個世界裏，我們可以明瞭：種族被離開，彼此之間缺乏溫情，甚至公園街車都被分隔的情形，其影響究將如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不久，有人問一個黑女郎打算怎樣懲罰希特勒，她回答說：「把他處死了。」

再把他帶到這裏來。」

關於一本書

當我在華盛頓尚未開始到亞特蘭達旅行的時候，我曾經問過幾個朋友（他們都是政府中的高級官員）什麼是我應該最予注意的？他們提到 T. V. A 等等，最後他們說：有一本書，如要了解美國便不可不讀，那是馬德爾（Gurran Myrdal）的「一個美國的難題」（An American Dilemma）。

此書是這位瑞士社會學家協同一批助手從事數年關於「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研究而成的巨著，馬德爾一開始就提出一個假定說：「黑人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道德與良知的問題。」「美國黑人問題，乃是存在於美國人民心坎中的問題」。馬德爾抨擊關於種族的荒誕理論，並且說：「種族」一詞，還祇有二百年不到的歷史。他援引了許多實實的材料，其中有一些美國陸軍的測驗，以證明若干北部的黑人，其才智尤超過南部的白人。但是和這種相反的看法也同樣存在，也許黑人們不同意我的說法，但是許多觀察家都堅持其不可否認，以為：在美國某些地區裏，黑人確是不及白人能幹。當然，這個很可能是由於若干年來白人的壓迫和由於隔離及人類精神上的種種遺毒與偏見，由於全社會採取斷絕交誼時所造成的恐怖的景象所造成。但真正的關鍵並不在此，不管黑人現在是否能力遜於白人。他到底是應該享有人民的權利，平等的待遇，以及美國民主的普通利益的，目前故意認為黑人不及白人而造成的狀態，並不足以解釋視黑人為「第三等公民」的偏見。

殘暴的記錄

我所代黑人要求的全部是；如果你不喜歡黑人，你就讓他去不要管他——林肯。

這裏是查理士·狄根斯在一八四二年的美國報紙上所發現的廣告：

「走失黑種婦女一名，在她逃走以前幾天，我會用火熱的熨斗燒她的左臉，請在她臉上找一個M字。」

「懸賞百元招尋走失黑人一名，其左額上有「鷹飛」字樣的記號。」

「懸賞五十元，招尋黑人金布納一名，其雙耳均已割去一塊，可以辨認。」

「懸賞二十五元招尋我的工人約翰，其鼻尖已被咬去，可資辨認。」

但在一百零五年以後的今天，還有以下的事情發生：

有一件事：有個二十八歲的黑人約翰瓊斯在路易斯安納州的明登地方被捕，據說是他有侵入一個白種女人房屋的「嫌疑」，結果他和他的十七歲黑人朋友哈里斯，因為沒有正式罪行而同被釋放。釋放後，他們終被一羣身份不明者所捉去，隔了幾天瓊斯的屍體在樹林中發現，他的雙手均被斬去，他因為用煙鐵吹管燒灼頭部及全身致死，哈里斯被毆重傷，倖尚生存。這項案件曾被提請全國的注意。但地方當局並未捕人，而且說「找不到本案和前項嫌疑案件的關係。」

另一件：在密士失必州的勒辛敦附近，有個名叫麥克阿泰的佃農被五個白人打死了，他的屍首被丟在河口總其橋下。這五個人於是就受到了審訊，他們說麥克阿泰曾經偷過一隻馬鞍。陪審官在十分鐘後

就釋放了白人，但不久却有另一個人前來自首，承認馬鞍是他偷的。

再一件，在田納西州的哥倫比亞，一個黑種婦人埋怨白人商店對她無禮，於是引起了一場爭吵，當天夜裏，一九四六年二月某日，白種暴徒衝進了該城的黑人區，這個城市的黑白關係本來不好，於是白人人們先開槍以後，黑人們也毫無組織約，以打獵用的散彈槍還擊，結果並沒有人受到重傷。但第二天該州警察和軍隊就到這個區域裏來掃蕩了，他們搗毀房屋商店，野蠻地造成了專制式的恐怖。結果二十五個黑人因為有「殺人企圖」而被捕，其中兩個黑人則被殺害在城裏的監獄裏。

二十五個黑人曾在勞倫斯威爾地方審判，一時成為轟動全國的有名案件，因為全部黑人問題，都集中反應在這項案件的審訊中了。舉例說，因為勞倫斯威爾地方很小，二十五個黑人被告祇好每天步行兩次五十三哩的路程受審。他們和他們的律師們不能要求使用盥洗室，飯廳甚至飲水。兩週後，其中的二十三人才被釋放。

為什麼聯邦當局不能對於私刑虐殺採取比較有效的手段呢？為什麼能夠探索國際間謀刺的「聯邦調查局」不能夠應付某一州某一城的案件呢？這都是不熟悉美國情形的人會提出的問題。答案是複雜的；主要的一點原因是：在美國，除了違反所得稅，偽造鈔票，越州綁架以外，所有的罪犯都是各州的事。根據紐約時報的說法，聯邦政府直接檢舉私刑從來就沒有成功過。司法部如果要利用聯邦人權法來干涉私刑的處置，也祇有當某項案件牽涉到該州官員的時候，事實上南部諸州的官員是絕不會承認自己牽涉在案件之內的。假定他們果真牽涉在內，則由於陪審官皆是白人，處理事件的官員又是白人，他們當

然會對白人方面表示同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在有一件事上是值得注意的。因為，自從大戰以來，所有受到私刑的犧牲者都是退伍軍人。而黑人們則今天已經遠較團結，在政治要求上也更為熱烈，對於完整公民地位的要求也更有進取心——甚至在南方亦係如此。粗淺的估計，黑人參加軍隊的有一百萬人，他們週遊各地，閱歷事物，遭遇危險，因此也知道了他們應有的權利。到了海外，他們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白人合理而民主化的待遇，因此而醞釀出來的結果是含有爆炸性的。而且，既然假定在國際基礎上黑人是為民主而作戰，那麼就難以使他們不懷疑為什麼這同樣的民主原則不能適用於國內。為民主作戰的是似是而非的理論，隨着戰爭的發展，愈到後來愈覺難以接受。有一件著名的說法是：當一個黑兵從大碓球島渡過太平洋回國的時候，他說：「我們」為自由的戰鬥，將從我們登陸舊金山的時候開始」。

戰爭同樣地震撼了南方的白種人，大的新設的工廠用了千萬個黑種工人。又由於天氣的關係，很多陸軍訓練營都設在南方，黑兵之中大多數都屬於工兵營，但是他們確實是大兵的這一事實，也有人拚命地否認。所有這些事情，都將引起戰後的暴行。最近白人殘殺黑人的事件，便是對於黑人全體積極進取的報復。

在南方，去年私刑虐殺共有六次，在連續很少殘害的幾年以後，這個數字尤其覺得醜惡。當德布衣在亞特蘭達讀書的時候，被害黑人的手指甚至可以在肉舖中看到，全年每星期平均總有五次殘殺案件；八九二年被殘害的黑人共有二百三十五名，一九四一年有四次，一九四五年祇有一次。美國南部的歸

女曾經組織了一個防止虐殺黑人協會。

斯巴達的陰影

有名的新聞記者舒樓 (Shuyler) 曾經寫過：「事實上沒有什麼黑人問題存在，有的是白人問題……有色人種當前的問題是如何避免白種人根據荒謬的種族優越論而來的侵犯，擄取和侮辱。黑人還一名詞和白種優秀理論都是自從十字軍以後所發明的污辱工具，當然，「白人」和「白種人」在科學上都是毫無道理的，因為事實上，除了患者白症的人們以外，並沒有什麼白人存在。」

朋友，請你不要說：舒樓先生一定是一個「共產黨」，事實上，他是一個有錢而又十分可敬的人物，並且，我相信，他是常投共和黨的票的。

統計，性，和隔離制

全美國約有一千三百萬個黑人，其中一千萬左右住在南部。黑人與白人關係最緊張的地方，當然就是在黑人百分數較高的區域，密士失必州有幾處黑人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而這些便是黑人「問題」最激烈的前方

在一千三百萬個黑人之中，約有六百萬是二分之一的黑白混血種，因此美國黑人之中，有一半已經有馬德爾所說白種人的血液。黑白人通婚在南方是禁止的，混合的婚姻多半發生於北方，目前美國混合

婚姻事實上已有一萬五千對。當然，混合婚姻之難為禁例依然是很嚴，如果你要激怒一個南方的白人，你祇要舉出現在幾個著名的黑人如舒樓，小說家李查特，萊特和普樂家威廉史狄爾都有白種的妻子就够。如果你說像舒樓夫人這樣的太太也許還是一個南方的白種婦女，那末，屋子裏一定會有盤子或其他東西被他打碎。應該加以補充說明的是：許多黑人也正像白人們一樣地不喜歡混合婚姻。

純粹黑人對於有二分之一黑人血統的混合種態度如何呢？意見是分歧的。一方面，無疑的是許多黑人都怨恨他們自己的黑色。而且，照通常的情形，他們都傾向於儘量締結一個「淡色」的婚姻。在黑人的婚姻之中，三分之二的女性都比較男人的膚色及血統為淡，便是充份的證明。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許多黑人，主要是有智識的黑人，承認他們以完全的黑色為榮，他們祖咒八分之一黑血統的黑白混血種（Octoroons）因為他們常常試以白人自居。

白人對於黑人的隔離等於是性的方面的隔離。或者我們可以說：性的原因乃是隔離的基本原因。對於黑白人不可一同飲食遊樂談話，根本原因在於白人恐怕這種親密關係會引起性界限的打破，使黑人和白種女人攪在一起。我聽到很多次白人有這樣的意見：「當然我希望黑人有完全的平等——但在隔離的狀態之下」。

若干年以前，當H.G.威爾斯訪問美國的時候，曾經傳出白人的一句批評：假如你和他吃飯的話，你就不得不和他結婚。「事實上，這個問題確乎是被歪曲了，因此，在南方，任何人祇要強烈的反對隔離，就很容易被批評為「贊成混合的性關係。」但是，如上所述，許多黑人所關心的並非是黑白聯姻，

大多數黑人要求的並非是要一個白種女人的機會，而是在經濟、政治及法律方面獲得正直公平的待遇，以及按着普通的方式去教育黑種兒童。

廣泛傳播的說法，都認為強姦白種女人乃是虐殺黑人的主要原因，但這種說法並不真實。在過去二十年中所被暗殺的黑人共有二千五百二十二個，其中祇有四百七十七個——不到百分之二十，是被控會作性的犯罪的。

黑人談白人

黑人問題乃是黑人自己的問題——馬德蘇

黑人們自己對於這種隔離的看法如何呢？黑人領袖們的意見是普遍而一致的，他們明白地說：「隔離制度必須除去。」但是也另有一些年長的，寧願和白人統治者好好地相處，此外，黑人中有一些「垂斯林」（黑奸），所以我也常常聽到說：「他已經出賣給隔離制度了。」

差不多所有的黑人都贊同那個普遍的戰略目標——隔離制度的廢除，但是他們可能在技術和步驟上意見不一，急進者希望採取直接行動，而中庸主義者則主張漸進。多數黑人認為不平的制度不能一旦達成，大部的黑人，在今天的實際態度都在努力消除那些不幸。

除了隔離制度以外，黑人的痛苦是很難寫完的。其中有一項便是許多黑人們都被驅使來做最惡劣的工作，例如肥料工廠等等。工廠裁人，一定黑人先被去掉，而且似乎還有一個成例，對於做同樣工作的

黑人，最多祇付給相當於白人薪水的百分之七十。黑女人沒有機會當速記員，祇好當女僕。

什麼是黑人要求的呢？我曾經聽到他們一致地說：「無保留的平等權利」，「真正參加美國生活」等等，如果詳細地列舉，就有下面幾個項目：

- 第一、（政治的），取消投票稅和白人至上制度（見以後的說明）。
- 第二、（教育的），協助黑人的教育機構，必要時聯邦政府應予協助。
- 第三、（司法的），法庭應公平審判，成立禁止私刑虐殺的聯邦法律。
- 第四、（工作的），公平雇用和在各種職業中享受職業機會。
- 第五、（生活改善），白人也同樣相信的。在黑人得到適當教育和工作以後，全南方的白人和黑人同樣可以得到經濟上的改善。

- 第六、（社會的），改善的居住，改良的公用事業，改良的交通運輸。
- 第七、（宣傳的），按貝松的說法，「政府應當領導建設有利的輿論。」

白人談黑人

對於大多數的南方白人而言，隔離制度僅僅是一件合於情理的事。它已經根深蒂固，南方兒童漸漸明瞭隔離制度，實際上和他明白上帝和性一樣。我曾經聽到一位州長激昂慷慨地說：「這是上帝創造的——他媽的那種黑色！」可是我也聽到過另一個人，並非州長之流，他說：「他們愈黑，我就愈喜歡他。」

們。」

賈琳·史密士 (Juliana Smith) 曾經問許多白種公民一些問題，結果得到了極其富有變化的答案，

問：你叫黑人爲「黑鬼」嗎？

答：(一)我當然如此叫，還有什麼別的叫法嗎？

(二)我從來沒有用過這個字眼，任何一個有教養的南方人都不會如此。

(三)不，我不叫他們「黑鬼」，但是我叫他們「黑炭」。

(四)我祇在他們背後叫他們「黑鬼」，從不當面這樣叫過。

(五)是的，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到死都要叫他們「黑鬼」。

問：你願意在電車上坐在黑人旁邊嗎？

答：(一)不，我寧願坐在一個不患傷風的人旁邊，那便是我對於電車的全部要求或希望。

(二)我個人並不介意，可是你知道，你不能在南方開這個例子。

(三)如果你讓一個黑鬼在和公共汽車或電車上坐在他想坐的地方，你曉得，他第二件事情就

是要娶你的妹妹，明白嗎？

問：你願意稱呼一個黑人爲「先生」嗎？

答：(一)當然，一個好好地教養出來的人還能作什麼別的稱呼呢？

(二)叫一個黑鬼爲「先生」嗎？那我先得——

(三) 這樣稱呼在我是無所謂的，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地稱呼過。

問：你對於黑白種人同校教育的意見怎樣？

答：(一) 我的天！對不起，小姐，你真不應該在這個地方問這樣一個問題。就我個人的意見而言，可是請不要記錄引證我的話，我其實並不在乎。

(二) 共同教育！我不相信一個普通人會討論這個問題。

政治，投票稅和白人至上

在全國立法問題上，有關黑人的重大爭論共有三項：那就是禁止私刑虐殺的法案，公平雇用和投票稅。

禁止私刑虐殺的法案，已有好幾次通過於參議院了，可是當法案提到參議院的時候，總是被一些搗亂的議員用無聊演說或其他方法所破壞。也許有人要問，即使像畢爾波這樣的參議員，難道竟敢採取實成私刑虐殺的立場嗎？其實，計議中的禁止私刑虐殺法案主要是要設立一個聯邦的檢察機構，而將檢察的權力的從各州拿出來交給聯邦，因此，南方各州的參議員就可以站出來保護他們各州的實質權力了。

使公平雇用實施委員會成為永久性機構的全國性法案已經瀕於死亡了。這法案有着很奇突的歷史。

一九四一年，當時國防工業界反黑人的歧視表演愈烈的時候，黑人領袖之一的會道夫曾經計劃向華盛頓請願以示抗議，於是羅斯福總統就召集了一個由勞資雙方的領袖和政府官員合組的黑白會議，並且發傳

了一道命令正式取消了工業界和政府機關中對於黑人的歧視，這乃是自從解放黑奴宣言以後有關黑人的第一項總統命令。結果就設立了一個公平雇傭實施委員會監督施行，但是該會並未獲得充分經費，而大戰結束以後，延長該項法案的提議又被搗亂議員推翻了。

至於投票稅，那投票稅本身就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取消投票稅的法案也已經幾次通過於衆議院了。可是一到參議院，就被一些議員用搗亂的方法推翻。極其令人驚異的是這三項改善黑白關係的法案——禁止私刑虐殺，延長公平雇傭委員會，取消投票稅都從來沒有在參議院中經過一次全體議員的投票。畢爾波之流常常在它們未曾達到投票階段就予以破壞。

投票稅乃是一種每年應付的稅款，也就是獲得選舉投票權的先決條件，南部現在還有七州保留這種制度。投票稅額各州不同，例如在阿爾巴馬雖然每年稅額祇有一元五角，可是如果長期不付，就得一次付出三十六元。最高的稅額是在密士失必，每年二元。這個數目對於北方小康之家固屬微不足道，可是對於一個每月祇賺二十元的農場零工而言就很可能了。此外還有許多因素使其成爲一項頭痛的事，例如，在有些州裏納稅事先並無通知，有時此稅和其他稅款合併徵收，人們繳納了還不知道。投票稅是應該事先繳納的，窮困的人自然不願早日付錢，而且，有些黑人常常猶豫不肯納付，因爲一旦他的名字被記入總的納稅簿，他就會招致其他的負擔。

這種投票稅制度造成了一種不成比例的代表制度和少數的投票人。結果南方就有一千萬人被剝奪了投票的權利。密士失必州合乎投票年齡的人共有一百二十五萬人，但參加投票的人祇有十八萬人。

換句話說，畢爾波是被六分之一的選舉人所選出來的。

許多政客很愛這個投票稅，因為它造成了一個有限的易於操縱的小選舉集團。政客們的機構就可以因此使許多人無法投票，或者則他們可以乾脆「收買票子」。若干年來，第二種方法一直是在田納西州被採用的手段，成千的黑人被公共汽車裝了去整批的投票，（投票稅自有另外人代付。）

而且，投票稅增強了南方各州在國會中的地位。舉例說：南卡林洛納州超過二十一歲的人共有九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一人，但是參加一九四四年投票的人却祇有九萬九千八百三十人。但南卡洛林納州在國會眾議院中的議員名額是六個，和華盛頓州的席次相等。而華盛頓州的議員們却是七十九萬三千八百三十三張票子選出來的，雖然該州全州可以投票的人也不過一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五人。再比較一下，喬治亞選的十個議員是三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九票選出來的，可是威斯康辛州的十個議員却是一百九十四萬一千九百零三票選出來的。

最後，我們設想一下這樣所引起的政治道德問題吧。詹寧斯·潘雷說得好，投票稅的意義，在使「七州的大部份人民在政府中失去了發言權。」

投票稅同樣剝奪了白人的權利，失去了投票權的白人比黑人還多——約共六百萬人，這是對於南方白人貧窮程度的驚人說明。

另一個對於投票權的嚴重限制是居留期限，許多佃農們每年移動，因此也不能獲得投票的權利。

美國境外的人們，很奇怪黑人為什麼不採取典型的美國途徑來用法律或政治方法反抗歧視，但這種

是絕不會發生的，美國沒有黑人黨，原因很簡單，由於這個黨除了南方人以外對此不會關心，而且，如果將種族的鬥爭投入政治，將會招致南方白種人的聯合團結對抗而終於失敗。

黑人的前途寄托於現在兩黨身上，聰明的黑人是知道如何利用這一黨來打擊另一黨的。黑人並非沒有政治力量，根據華德·懷特的說，在北方，黑人選票可以舉足輕重的共有十七州之多。白種政治家不會忘記的乃是黑人的敏感，因為真正幫助黑人的人（如羅斯福）和聲稱準備幫助黑人的（如威爾基）在一夜之間就可以得到壓倒的絕對多數選票了。

前途希世所寄

由於戰爭所造成的社會不安和新的人口分佈，（例如戰時百萬黑人和白人比肩工作），黑人對於自己權利的覺醒了解，南方的都市化和許多白人的良知發現，近代科學證明種族學說的荒謬，以及黑人在各方面的成就，這一切都像醇酒一棧地，對於進步改革有着貢獻和影響。

四十年前西沃爾羅斯福邀請名叫華盛頓的黑人進入白宮，因此引起了人們的非議，可是最近，已經有兩個黑人律師被准參加美國律師協會為會員，不久又有一個黑種小組在北卡洛林納州的黑白人混合委員會中做了主席。

但改良並不等於解決問題，黑人問題在任何方面都未接近「解決」階段。解決黑人問題需要幾個世紀的時間，照馬德爾的說法，也許因為那是所有其他美國問題之中的最難以解決的部份。

有一件事看來已經確定：像對待羣羊一樣地對待黑人的時代是過去了。黑人不能無限期地處於被壓制的地位，因為他們現在已經強大得足以反抗這個壓制了，因為大多數的美國白人，根據以上的分析來看，是心地公正的，而且也因為教育的力量。在目前，要想終止黑人的教育是不可能的，可是更多的教育，就進一步不免使得黑人更密切地完全參加美國生活。和這件事稍有不同的是英帝國在各個殖民地區所遭遇的問題：一旦民衆的教育上了軌道，向自由的道路馬上就打開了，教育愈久，隔斷這條自由道路就愈不可能。美國或者立刻中止對黑人的教育，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或者就準備接受最後的結果，那便是黑人在民主制度之下獲得平等。

將來不會有使得任何人都滿意的黑人問題的「解決」。可是祇要美國民主繼續存在，則不論改良如何微小，也一定要繼續的。歧視不僅危害黑人，它同樣危害白人。中世紀有些人以為鼠疫不會傳染到他們高貴的身體，可是對於某些病症而言，那是沒有防免的方法，毒癘如果不予醫好，終會消滅整個身體。

第二十八章 模特兒TVA

有關田納西流域管理處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下文一律簡稱 TVA) 的一件最偉大的事情，從某一方面來說，乃是它之能被接受。TVA 經營的事業範圍遍及七個南方及邊區各州，這幾個州的州長，都是保守到極點人物，可是的近有人問起他們對於 TVA 的意見的時候，他們却一致反應了親 TVA 的態度。

李連韜受命主持 TVA 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季羅斯福將死之際，李連韜之是否應予繼續任命乃是杜魯門離上任後第一件難於決定的大事，各方面壓力都是要杜魯門總統選任他人，但是 TVA 區域的反響是光輝的，所有 TVA 區的報紙都熱烈要求繼續選任李連韜，就我所知道的美國人之中，很少人像他那樣能夠贏得各方面的「致擁戴」。

將來的海岸線

田納西是一條喧囂而憤怒的河流，它有著一段憤怒的歷史，長久以來，一直被稱為美國「最壞」的河流。

TVA成立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那時羅斯福上任還祇幾個月，全美國仍舊處於不景氣當中。但是他竟想使無益的、危險的巨大的田納西河就範而担任工作。TVA是第一個全由聯邦設計的機構，TVA不僅具有跨越各州界限的權力，而且還可以不受聯邦政府現存機構的約束。

TVA方案通過以後，曾經過國內的鬥爭。主要的鬥爭起於電力公司的反對，當時的領導者是南部最大公用事業，南方公益公司的董事長威爾基，後來最高法院終於支持了TVA，於是TVA以七千八百六十萬元的代價購買了該公司產權。同時，李連穎則寧願犧牲私人企業中二十倍的薪水，為公共事業而努力。

十四年來，TVA耗費的金錢不下七萬萬五千萬，TVA共有二十六座偉大的堤壩，其所用去的泥土礫石和鋼骨水泥的數量，足以用來填滿一個貫穿地球，從美國直達中國的直徑十口的大洞。

大家都知道原子彈是由TVA協助造成的，杜魯門設置原子能管理委員會以後，就選任李連穎為該會主席。李連穎似乎對於金錢絕對沒有興趣，他是有很深自由主義信仰的人，他說過：人類是能够使自已自由的。

成就的規模

首先而且以最簡單地提出的是：TVA在十年以來，已經使該區三百二十二萬五千人的生活水準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五。同時期全國平均生活水準的提高則為百分之五十六。

卓越的成就之一乃是農村電氣化。現在該區共有十二萬五千個農莊使用電氣。另一些成績包括六百五十哩長的通航運河，「土壤病院」網，二萬九千個示範農場，新發展的漁業，軍事工廠，鑛木工廠的廢物利用實驗室，一萬五千萬株新植樹木；此外還有成功的抗捷運動。

同樣重要的是教育。TVA好像是一個大學，全體工作人員如同教職員，這大學有一個中心的思想，同時又和全區各大學，尤其是受贈土地的大學合作。

再其次是洪水的控制。這也許是TVA最戲劇化的成績表現。回想一下一九三七年的洪水，它曾經使百萬人無家可歸；再回想一九四三年的洪水，它沖毀了四個州百萬畝田地毀滅了十六萬個家庭。現在呢？洪水已經像橫痃性鼠疫一樣地遙避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田納西河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可是新的堤閘約束了它，因此災難也沒有發生。這條河已經成了人類順從的奴僕，不再是人類的主人。

可是我們還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TVA的靈魂不是那一條河，而是那些土壤；不是電力方面的技術和航運而是農業。

TVA、土壤和生命

生物是不能脫離空氣，水分和土壤而生活的，空氣和水是用之不竭，土壤則不然。實際上，土壤就是生命，但是土壤也有它的仇敵，其中之一便是人類。「大地的母親」如同一堆「水恆」的白雪，如果加上水，它就會逐漸「融化」。今天，在美國許多地方，水正在慢慢的無聲的吃掉我們人民的血液。田

納西河的平均雨量是五十二吋，這就是說每年有六千噸的水沖到每英畝的土地上，可是每英畝可以栽種植物的表土却祇有一千噸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抗這個損失。TVA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逆轉這個程序，所有上述的工作，目的便在集中並且利用損失和浪費的能力，使大自然恢復和諧與平衡。

這便是TVA最主要的重心所在。其真實的意義就是人類和大自然合作使土地重獲生命。

如果土壤照目前的速度浸蝕下去，美國在五十年以後就不能糧食自足了。因為要供養這一萬萬四千萬人的食物，每天就得要八十萬噸的煤炭。

當TVA剛成立的時候，該區一半以上的土地，已經受了浸蝕的損害，有些地區差不多完全被浸蝕作用毀滅了。TVA當局到現在為止差不多挽救了三百萬英畝的土地，不久將又可挽救一百萬英畝。李連翰對於這一些事有他的哲學理論，他說：

「……大自然有一個偉大的循環規律。……磷的化學肥料由農夫的手撒下，激發了土壤的新生命，誘致草地的生長，獲取了太陽無盡的力量。這些草地由磷肥和電的能力的供應而成長，進而以能力供給動物與人類，保持土壤，儲藏了土壤中的水份，漸漸地水就重新回到人力造成的水的貯藏器裏來了。」

電力公司，捐稅和反對者

我們要知道：電力並不是TVA的重要貢獻，却反是它的仇敵們常常抓住的問題。一九四六年會計年度中，TVA一共賣出價值三千五百萬元的電力，接受這些電力的是八十五個城市 and 四十六個各伴

社，它的純利潤是一千六百萬美元。TVA 供電的區域包括肯塔基州約四分之一，田納西州的全部，阿羅巴馬州的四分之一，喬士失必的三分之一，喬治亞的十分之一以及北卡洛林納及浮琴尼亞的一小部份。而且 TVA 的電力價值的確比較別處低廉。

私營公用公司對於 TVA 的反對始終是猛烈的，電力公司反對的嚴重立場在於 TVA 的接近社會主義。而且這是極其有效的社會主義。全美國的其他各地，電力公司的活動一向是很利害的，奧勒岡的費夫公司在無線電廣播中安排了一個反 TVA 的節目。而任何人如果在一個全國性的雜誌上，甚至是有地位的雜誌如大西洋或哈 X 斯雜誌上寫篇文章非常間接和偶然地提到 TVA 的電力糾紛等等，就絕不能過免受到如愛迪生電氣公司之類組織的大肆答辯。

最後是關於捐稅的，在波尼羅爾地方曾經有人提出反對說 TVA 並不付給任何捐稅，因此較之私營企業擁有大量不公平的特別利益。其實這是不算確的，因為 TVA 是全體納稅人所有的公產，而且它的全部純權利也歸聯邦政府所有，一九四五年，它的收入相當於全部電力售賣所得的百分之四十五。而且，TVA 還是付出了各州的地方稅的，不過這一點差不多從未從公用事業公司的宣傳所提及。

另一種責難是說 TVA 「得不償失」，這是絕非真實的，單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TVA 每年付出超過利得稅就有一萬萬八千萬元之巨。

人員的精神

有關TVA的較偉大的事情，我還沒有提到，那便是道德與精神的因素。我從未看到比TVA人員對於其本身工作所具恆心更為動人的事實。我可以列舉一些原因以作解釋：

(一)工作人員水準甚高。相當美國鋼鐵公司和芝加哥大學及哈佛大學。

(二)有自治權。僅受國會節制，對行政管理可以自己決定。

(三)分權制。TVA組織龐大，然而各單位在各地發生的問題都在當地解決。這一點是需要特別強調的。

(四)不妨礙私營企業的利益。

(五)沒有政治牽連。TVA人員的委任絕對根據功績與經驗。

(六)工作的性質使人員愉快，因為他們從事的是創造性的工作，人員都能盡力為公。

TVA的主要建築工程已經將近結束了，但是它的大部份工作在此十四年以後却還剛剛開始。電氣的農莊佔有百分之二十四，但還就等於說還有百分之七十六的農莊有待改良。TVA的原則已經建立了，它可以被任何人取來利用，理想的範圍是無限的，它證明一個資源是可以排除政治的影響而發展的，同時不需要歧視私營企業。

第二十九章 田納西和阿堪薩斯

關於克倫普 (Crump) 先生的情形是非常特別的，他是一個了不起的首領也是最後一個打不倒的大城裏的大亨。事實上，他不僅統治曼菲斯，而且也統治着全田納西州。

克倫普怎樣統治田納西呢？答案再簡單沒有。因為要在田納西競選獲勝需要十三萬張選票，克倫普自己就有十萬，因此他可以用這壓倒的投票權來指定任何候選人。田納西是有投票稅的，而投票稅也就是使克倫普這一「幫」的政權永遠存在的最主要原因。

除此以外還有其他許多關鍵：假定說你像卡馬克在一九四六年一樣地和一個克倫普的人競選，你就會發現有許多困難。單舉一件事，克倫普先生將以相當代價在全州報紙上大登廣告來說你是「驢子」，並且用「殘酷」、「狡猾」等形容詞對你攻擊。說你之無權進入政府機關，正如臭虫之不配當香水廠的工頭。你又可以發現，正如卡馬克已經實地經驗到的，你不能在曼菲斯的任何地方找到演講場所，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印刷舖子敢替你印競選標語。

當然，這個克倫普組織如果不能給點好處的話，也是不能存在的。這位大亨非常重視輿情，他很小心地注意着人民需要些什麼。舉件小事為例，當我碰到他的那一天，他已經花費了整個上午在曼菲斯的街

車裏，備以一個通常乘客的姿態隨車走了許多路，因為他看出人們埋怨電車沒有效率的原因。無疑地，克倫普是以很低的代價給了曼菲斯一個好政府，這個城市有著很便宜的公共設備。這裏沒有貪污。克倫普從沒有在公家的財庫裏取過半分錢。他也不允准任何別人揩油，這個城市是禁賭的，犯罪的情形已經減低，妓女也被驅逐出境。

克倫普今年七十二歲，看起來像重疊着的三隻蘋果，他是素食者（頗有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風），從不賭咒，飲酒或者抽煙。

誠然，這位大亨使曼菲斯城得到了一個第一流的政府，但是大多數善政多像墨索里尼之能使義大利火車開行準時，義大利火車誠然是準時開行了，真是那付了什麼代價呢？克倫普誠然使得曼菲斯成了一個非常「清白」的城市，但這裏在二十五年以來還沒有施行真正的民主，各個城市都在懶惰與恐懼中交出了最重要的權利，這種幼稚的內政應該由克倫普先生一個人負責。

投票稅和退伍兵的暴動

和這一些不能分開的就是投票稅。田納西州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口都是白人，因此投票稅大量減少了白人的投票權。克倫普一直很小心地公開聲明，說他贊成將投票稅的法規予以推翻，一九四三年，由於「田納西人」勇敢的發動，推翻的議案確已通過於州議會，可是州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猛烈地反對，因此未能通過，而結果這位法官又由另一個曼菲斯的法官接替，新法官是常常尊稱克倫普為「我們的領

抽」，結果當然使得投票依舊維持着田納西。

一九四六年發生了一件事，一批年青的退伍兵，由一位年青的學校教師亨利領導着，舉行了一次政變，因為時他們已經看出：麥克明那的選舉又將再度被壞蛋們偷天換日了。據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國會記錄裏的記載，那批壞蛋們仍舊採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例如：用死人的名字缺席投票，換掉整個投票箱，用槍威脅反對的法官，使二十一歲以下的男孩女孩選舉以及破壞選舉記錄等來造成他們的假投票。這批年青的軍人們用了武力，但是壞蛋們還想躲起來計算票數。他們躲在最安全的地方監獄裏，結果退伍兵乾脆衝到了這裏，他們用槍彈炸藥，戰鬥六小時後壞蛋們才投降，於是退伍兵接收了市政，馬上恢復了秩序，亨利當了地方執行官，他們表示要經由法律方法促成對投票稅的推翻。後來克倫普雖然說這完全是個地方事件，但變亂一定已經震撼了他們的腳跟了。

神秘的麥克凱勒

參議員麥克凱勒已經七十七歲，他是一切活人中壽命最長的一個。他已經連任參議員六任之久。曾有若干年來，麥克凱勒和TVA相處得很好，後來為一座堤開的位置發生了一次爭論，原來這堤開如果建築在最好的地點，就會使幾個田納西的名人不再富有，於是麥克凱勒便努力抗爭，不准建築這假堤開，即使在陸軍參謀總長提出緊急要求以後，他還是威脅着說要設法阻止經費的撥付，最後，一直剛到使羅斯福總統來親自干預才把他趕開。

麥克凱勒之值得詳加描寫完全是由於他的職位，他是民主黨在參議院中的領袖。曾有好幾年他還是撥款委員會的代理主席，又是郵政郵路委員會的主席，這樣他不但可以對撥款的法案吹毛求疵，而且也可以利用拖延議案及任命郵政局長的方式來影響其他的參議員。麥克凱勒是克倫普的盟友，克倫普所尊敬的是他的聲名和權力。

關於TVA，這裏還有一個小教訓。美國政客所最需要的東西，第一是政治上的功績第二是驚人的體力。麥克凱勒既不能夠以TVA完全歸功於自己，因為TVA應當歸功於羅斯福和諾雷斯；又不能使他的朋友在整個TVA區中取得任何職位，因此TVA就成了他在政治上永遠的失敗標誌。在一九四五年，他又發動了一些建議，那些計劃一旦通過，是足以摧毀整個TVA的。他首先要要求TVA按月要將會計帳目呈核，他又要求TVA職員年薪在四千五百元以上的需要經過參議院的批准，這些方案都是想將整個TVA置於他的撥款委員會之下，但兩個議案都沒有通過。

關於田納西還有些小小的掌故：醫學上所知的最大一個巨人就是一個田納西人，他名叫達爾頓，身長七呎六吋，體重在一八四五年時是八百七十一磅。此外，最大的豬也產生在這裏，這豬的名字叫大比爾，體重達二千四百磅，它是一直養着的，有一天它忽然想站起來，於是四條腿一齊都站斷了。

阿地薩斯

阿地薩斯州是個非常古怪而有趣的地方，這裏儲藏着全美最多的製糖原料。該州的何肯城，乃是全

世界的西瓜首都，那裏常常長出最大最好的西瓜，最近長出的一個，竟有一百九十七磅重。阿塔薩斯同時又有全世界的獵鴨中心，全州境內有五百種以上的野花。

大戰使阿塔薩斯受到許多影響，這原是一個沒人照顧的地方，一下子忽然得到了四萬萬元的戰時生產定貨。因為生產，結果是工人的地位被增強了，這正如我們已經熟知而阿塔薩斯第一次才知道的：缺少勞工運動，工業化是不可能的。

一九四六年，這一州也有過一次明顯而成功的退伍軍人暴動，這差不多完全是響應着田納西的政變。

第三十章 前進中的東南各州

巴德組織

不必爭辯：統治整個浮琴尼亞州的乃是巴德組織 (Byrd machine)，這乃是美國獨裁組織中最溫和和有禮的一個。浮琴尼亞是「各州之母」，這裏產生過八個總統，數目超過其他任何各州。我曾經幾次聽到人家說，浮琴尼亞有那樣非凡的政治傳統，從經濟上看又相當的富庶，因此這一區在各方面的落後實在沒有理由。浮琴尼亞不但產生了獨立宣言，而且，按照某一種說法，還產生過人身權利法案。巴德很早就對政治發生興趣，他最初曾任參議員，後來則於一九二六年任浮琴尼亞州的州長。他這個州長在好幾方面都是值得注意的。他曾經通過了一條禁止虐殺黑人的法律，這法律在南方還是第一次成立。羅斯福曾經對巴德表示好感因此使他做了參議員；但是自從新政推行，他就和羅斯福決裂了，幾年以後，他竟然成了民主黨參議員中反對他最利害的一個。

巴德組織是個效率非常高的組織，由於它和各地民主黨的密切聯繫，和它在事實上對各個機關職位的控制，我們可以說巴德組織大致乃是現在尚且存在的一個最有力量的美國機構。

這個組織大致是如此推動工作的：它的主要工具是職位與薦人權，再加浮琴尼亞的投票稅。首先是：通過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巴德獲得了聯邦官員的推薦權，其次，他不僅可以決定州長人選，而且可

以決定大郡州議員的名單。今天的浮琴尼亞州長無非來自巴德門下，而州長又可以進而控制各州州內職員的任用。此外巡迴法官和陪審官地也是由州議員選定的，陪審官則又負責任命學校董事，各郡選舉局的局長等等。在每個那裏，總有六七個巴德組織裏的人，雖然有些州的執行官及稅務官是由人民選出的，但是決定他們薪水的人物却又出於巴德的任命。這種造成的一個組織是互相牽連的，因此十分嚴密完備。

但是如果沒有一黨專政制和投票稅，這整個機構就會完全垮台。一黨專政是增一百四十個議員中就有五個共和黨，而投票稅則造成一個小量而易於控制的票數。浮琴尼亞州實際參加投票的人祇有投票權人數的五分之一。

造成巴德聲勢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另一參議員格拉斯因病從不出席國會，因此從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六年間，巴德就成了該州惟一的參議員。

我們可以估計一下巴德組織對於經濟的困擾，政治組織常常是花錢的。就全國而言，浮琴尼亞州在公共衛生，教育等項上排起名次來是相當低的，但是按人口比例來說，它的公務員名額却佔全國第一，每一百六十四個人中，就有一名公務員。

一九四六年，巴德在浮琴尼亞州通過了一條反勞工法，因此 C I O 將他列為第一個應該打倒的人物。

就收藏歷史古蹟的地位來說，很少美國城市可以和雷區蒙相比。雷區蒙並不大，但是它却是世界最大的煙草製造中心。製造幸運牌 Lucky Strike 吉士牌 Chesterfield，老金牌 Old Gold 菲立浦馬立新牌 Philip Morris 的香煙公司都設在雷區蒙。據說香煙銷路中以幸運牌及駱駝佔最高位，幸運牌大致略勝一籌，每一年，幸運牌香煙的銷售數量大約是八百萬萬枝，吉士和馬立新銷路較低。香煙製造中的勞工成本，據說是低於任何他種的工業，相形之下，汽車工業如果用於勞工的成本是四角，那麼香煙工業祇要五分到七分。雷區蒙有一家工廠生產的香煙佔全美百分之十二，但是它所雇用的工人祇有五百名，香煙製造商的平均利潤大約每包半分錢。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出版的新共和雜誌刊載了一封以「薪水，工資和不景氣」為題的信件，其中會引證聯邦職業委員會和勞工局的統計數字，關於香煙的是美國煙草公司四個領導人物在一九三二年所獲的薪水，那正是最惡劣的不景氣年代，而他們的薪水則是八十二萬，兩個四十七萬和十萬元，同時期煙草工人的平均全年工資則僅六百十四元一角二分，八十二萬薪水的獲得者乃是希爾，他是大部份幸運牌香煙廣告和標語的發明者。

一九四六年美國煙草產量極高，總值超過六萬萬美元，但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運到外國去的。

西浮琴尼亞州

西浮琴尼亞州常被稱為「美州的瑞士」，也是的特色自然簡樸地造成了三種結果：（一）不具的交

通；(二)強烈的區域主義；(三)比較貧乏的農業。

關於西浮琴尼亞，最可驚的事實是它工業化的程度，根據却爾斯頓城的統計，如按個別的各州都會來說，却爾斯頓乃是最大的一個戰時生產都會，因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人造化學物品中心，這裏製造出來的有全國的松脂，尼隆，大戰期間這裏出產有全美六分之一的人造機皮，一半以上的海軍用裝甲鋼板，一百萬個以上炮筒。這些物資從該州運出時是原料狀態，尼隆和松脂都還是液體。

西浮琴尼亞州主要是靠煤的生產，這裏有十一萬七千個礦工。政治上這一州主要的有力團體，除了煤礦業以外便是電力公司，鐵路和西浮琴尼亞製造商協會。今天該州在政治上最出色的人物是參議員吉爾高，州長是靡杜斯。兩者之間的關係，吉爾高是靡杜斯徵童子軍時的童子軍教練，也是後者在國家警備隊時的司令官。

北卡洛林納州的政治

我很快發現北卡洛林納有許多極端的事物，同時它又無疑是現在最重要，活躍而前進的幾州之一。這裏是南方諸州中最自由主義的一個，原因列舉如下：

(一)它介乎南卡洛林納與浮琴尼亞之間，結果造成一個冒險性的邊疆地區，這也就是說它有較多的自由，各種懷着不滿的人開始進入該州。

(二)這裏的人民有英德等國的血統，他們曾經在當年和皇帝作戰過，他們非常看重他們的人民自

由。

(三)當初移植而來的人均非富有。但是却頗自負，並具有堅強的民主傳統，

(四)現在它已是一個富庶的州，因此有較高的教育水準，

(五)大多數農田均由農夫自耕，因此造成了比較健全的經濟制度。

(六)這裏當初就祇有較少的黑奴，現在則黑人教師和白人教師可以得到相等的報酬，該州並支持着一個黑人大學。

北卡洛林納是一個極端獨立的州，州長沒有否決權，而且絕不能兩度擔任州長。此外北卡洛林納大學是全美最好的大學之一，它真能給予全社會以精神上的領導。

南卡洛林納州

南卡洛林納則大不相同了，它是全美最貧窮的幾州之一，全州有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家沒有廁所。很不幸地，這一州在經濟上常常受到他州的打擊，例如米的生產，就不能够和阿肯薩斯或得克薩斯的米相比，因為那裏是可以機械收穫的。

州的都會却爾斯頓城維持着一種高級的文化社會生活，該城的東西利亞協會成立於一七六三年，每年舉行盛大舞會三次，極其嚴肅，但報紙上從來不敢登載關於這些舞會的消息。我曾經問過：如果生活雜誌前來採訪將會怎樣，答覆是生活業的人就會被掃將出去。這舞會裏不准抽煙，不准說，每個女人

都是有個保鏢的。

佛羅里達州

佛羅里達州的海岸線比任何其他一州的長，單單這一件事，就使它具有特殊的海洋文化。這裏有小鰵魚出賣，有大規模的烏龜，蝦和海龜的交易，沒有售賣稅，所得稅，州的土地稅，投票稅，而有取之不盡的陽光。

佛羅里達州的政治鬥爭之——是旅館業和全社會的對抗，這裏每年花費於招待旅客的金錢很多，許多人認為這筆經費不該取之於捐稅而應該由那些依賴遊客為生的人們負擔。

佛羅里達的巨大企業是賽馬，一九四五年該州賽馬收入約有一萬萬元，按照規定，其中百分之五用於賽老院，因此那裏的賭博幫助了老人。以海濱聞名的美愛米，現在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航空站之一。

最後，讓我們談談天氣。佛羅里達是陽光的天堂，在這一點上時尤其甚於加州。有段小故事可以引為談助：一次有位有名的芝加哥大流氓死了，他要葬在美愛米，他的佛羅里達州的朋友於是安排了一場偉大的大出喪，但是當安葬開始的時候，他忽地從棺材裏跳出來了，因為佛羅里達州的太陽透過了厚重的棺木將他喚醒。

第三十一章 亞奈爾，陶邁基和喬治亞州

當然我到喬治亞州繼看到的第一個人是亞奈爾，那時他還是該州的州長。亞奈爾祇有四十歲，他最好也最明智的當代美國人物之一。

一九四七年一月間，當時喬治亞州同時有兩個，或說三個州長的事情對於全國的印象還很新鮮。要簡單說明這件事，先得提到事情的背景。亞奈爾是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七年間的州長，他的前任是陶邁基，兩人之間的懸殊有如白晝之與黑夜。根據喬治亞州的州憲，州長是不能夠連選連任的，而陶邁基如果不是突然死去，也就回過頭來可以繼亞奈爾為州長了。

當一九四六年秋季，陶邁基已經是當選了的州長，由於疾病，他十二月二十日就死了，三K黨人曾經送葬並獻花園。然後事情就發生了：因為喬治亞州的新州憲對於州長在上任以前逝世沒有一個處置規定。

老陶邁基有個三十三歲的兒子，名叫赫曼，他一向是有政治野心的，而且在他父親死前，就有人說他已經受過訓練，可以繼承父志。現在，由於出人意料的可合，有幾個喬治亞人在他們的選舉票上已經寫上赫曼陶邁基的姓名，一共六百七十五張，剛好比卡米奧多六張，否則，喬治亞州也會有赫曼州長。

根據這些選票，赫曼陶邁基就要求繼任爲州長了，他採取的立場是：他父親的死亡清補了這次選舉的意義，州長的推薦應該由州議會來決定。結果，州議會當然就選定了他，於是喬治亞州就有了一個以六百七十五票當選的州長，全喬治亞州的人口是三百二十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三人。

當時亞奈爾的態度是異常莊嚴而正直，他的立場是：根據州憲，一個州長有權繼續留於州長任所，一直等到有一個「合格」的州長產生爲止。這時候，又有一個新人參加進來，他是若干年來担任亞奈爾秘書長的湯姆生，他曾被譽爲「該州最進步的人士」，一九四六年，他當選爲副州長，因此，亞奈爾就宣佈說：湯姆生乃是適當的繼任人選，假定湯姆生的繼任能够證實，他就辭職。可是州議會選定的是赫曼而不是湯姆生。於是一月十五日，赫曼進入州長辦公室要求亞奈爾退出，亞奈爾當予拒絕，並說：「我不能將這個職位移交給一個假州長」，但第二天，在州警的壓力之下，他終於退讓了。

後來，湯姆生也終於宣誓就任副州長，而且他堅持州長是他自己而不是赫曼·陶邁基。當我寫書之際，喬治亞州還有兩州長，很明顯地，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而且真正的爭論之點，也不僅是人格的問題，這個鬥爭是介乎流氓政治和法律政治之間的。

亞奈爾的人格與政治

在讀大學以前，亞奈爾一直是專嗜書本的，可是他希望從事政治，於是他改變了自己。他是在一個富有的工業製造家協會的氣氛中大的。可是他離開大學以後執行律師業務的時候，却以工人們爲保護

的對象。後來他參加競選成功，立刻就當了州議員。又很快地成了州議院中的議長。檢察長，繼而又組任了州長。

他是一個律師。實際上整個南部是塞滿了律師的，而政治也就是這些律師們所造成，既然律師們分到了大公司的好處，因此許多州之受到大公司的剝削也就應該由他們負責。但是亞奈爾是來沒有對於大公司發生過興趣。

亞奈爾是喬治亞或者其他各州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州長之一。但是他一直不為全國人士所知，換來一個名叫「請告消息」的廣播劇使他得到了全國數百萬的聽眾，亞奈爾短小，友善，非常誠懇而有遠取心。他的最大優點是精明與有信心。他曾是華萊士的得力助手，但後來親密的感情消失了。

亞奈爾的治績

一個人的善良在沒有變成事實以前是不足為憑的。值得重視的是，什麼是他實際完成的工作。

亞奈爾於一九四三年初任州長的時候，已經擬訂了一個十項計劃，這些計劃經州議會一致同意通過。其中有幾項是：

(一)使喬治亞大學脫離政治的控制。過去，陶邁基曾經辭退了幾個教師，因為他覺得這些教師對於黑人問題採取的是自由的立場。亞奈爾使喬治亞大學完全脫離政治的約束，成立了一個獨立治校委員會。

(二) 清室「特赦」權。過去的州長是以擁護大量「特赦」聞名，這是贏得政治上舒適的高老方後，亞奈爾設置了一個委員會，將「特赦」權完全從州長手中移去。

(三) 進一步地對分州長職權，除去州長在州政府內各部的事務，而且還創設了一個新的獨立預算整理機構。結果，在他任內，過去該州三千五百萬元的債務都清償了。應該注意的是上述幾項的結果總算增加亞奈爾自己的權力而是削弱他自己的權力，這是從來沒有聽到的。在那些百廢待舉的階段過去以後：

(四) 他發動廢除了喬治亞的投票稅，這是一件真正卓越的成就。

(五) 他用改革的方法，相當地改良了那些流氓幫會組織。

(六) 他使教師的薪水從十個月增加到了十一個月，等於增加了百分之十。

(七) 他通過了一個新的州憲，因為舊州憲成立於一八七七年，已經修改過三百次。良善的公民們長久以來就希望有個州憲的改革，但認為恐怕必需召集一個制憲大會，而制憲大會一定會引起許多麻煩來的。但亞奈爾先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兩年的時間來撰寫新州憲，後來他又除去序言部份而以整個新憲作為修正案提出通過，省去了許多麻煩。

(八) 他曾經在喬治亞州提起公訴要求解散三K黨。

亞奈爾與黑人

亞索爾認為黑人和白人是兩個社會，在亞特蘭達分開然而互相自由地生活，並沒有外來壓力造成種種分隔。他雖非一個「吃黑人」者，但是沒有人能稱他為「愛黑人」者。他贊成黑人應有完全的法律權利，但他反對公平僱用，他依然認為黑人問題主要乃是一個「經濟的」問題，這表示他還不明白黑人問題究竟是什麼問題。

可口可樂的發源地

亞特蘭達也許是南部的首城，這個城如果沒有可口可樂會變成什麼樣子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成功故事」。一八八〇年，當亞特蘭達還祇有四個汽水廠的時候，有個名叫潘百教的人想出了一個出賣五分錢一杯飲料的念頭。他配出了方子，這方子直到今天還是秘密的，於是他的配帳員春濱瀛就替這飲料起了名子，他寫的是「可口可樂」，結果這公司就用他的筆跡做了商標。後來又有一個藥商參加，這才組成了現在的可口可樂公司。迄今為止，單單在亞特蘭達一個地方，可口可樂就已造成了幾千個百萬富翁。

據現在的該公司董事長瓊斯告訴我：可口可樂現在已經銷行在二十七個國家，它在巴黎的工廠，當德軍撤退四天後就已復工。可口可樂現在已經國際聞名。

可口可樂主要的成份是糖與水，還有一小部份的香料，這個配方的方子是絕密收藏着的。據說，最重要的乃是配會成份的次序，大家都相信亞特蘭達祇有一個人知道其手續。當製可口可樂是以糖與

出賣，後來兩個律師建議該公司裝瓶出售。到現在一千零五十六個全美國的裝瓶工廠中，可口可樂瓶的製造佔了百分之八十。

到現在為止，可口可樂和紐約的地下車一樣祇賣五分錢，該公司拒絕了所有使它提高售價的外來壓力。南方人之愛飲可口可樂是個謎，亞特蘭達城男女老幼每人每年要飲一百杯。

關於三K黨

我會聽說 三K黨的對象有三種人：天主教徒，猶太人和黑人。三K黨全國皆有，根據地當然是在南部。

三K黨的歷史可分三期：最早，它是由田納西的聯邦退伍兵所組成的，領袖是著名的南方將軍羅萊斯特，組織的宗旨當然是重建「白人統治」。到一八八〇年，第一次的三K黨消失了，直到一九一五年，才有一個牧師名叫西蒙斯的使它恢復，這新組織在喬治亞登記成立幾年後就有了迅速地發展，全國黨員有六百萬之多，南部的社會人士中，約有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它的會員，它控制着各地的政治。可是到一九三五年左右，三K黨就沒落了，原因有三：一是內部的分裂，二是公共輿論的不斷成長，三是該黨為流氓控制，聯邦政府因其逃稅等而加以打擊。

三K黨第三次，和最近一次的勃起在一九四〇年以後，（它每一次的興起都與戰爭有關，因為小的罪惡都是大的罪惡所引起的），直到一九四六年才不可一世。後來，各大城市裏許多團體，甚至連警員

局都滲進了三K的份子。

三黨的存在是公開的，雖然它的舉行是秘密的，三K黨的原名（*Klan*）常被印在報紙上，參議員畢爾波就是黨員之一。

現在，三K黨有了兩個新的攻擊對象：共產黨（當然的）和勞工。它曾經異常努力於反抗產大與勞聯在南部的擴展會員運動，他們威脅北部來的勞工組織幹部，打他，想將他趕出去。

今天的三K黨已經遭遇許多的困難，有名的教會牧師攻擊它，聯邦情報局注視着它的行動，紐約州在一九四六年已經下令解散其組織。

亞奈爾任內的喬治亞州之所以提起對三K黨的公訴，因為三K黨和德美同盟有着密切關係，一九四六年十月，司法部公佈了確實的，關於兩個組織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一年間從事「在大戰前，促成種族宗教紛擾」的證據。

一九四六年亞亞特蘭達城興起了一個「哥倫布因公司」，它自稱為「友善而愛國」的組織，它實在是三K黨的支流。根據已經的證明，它不僅要將黑人趕出喬治亞州，而且還要用恐怖手段建立一個「納粹式的政府」。

第三十二章 不再稱雄的棉花

棉花是一顆樹，一顆誠然是很小的樹，但它也是（一）美國最重要的經濟農作物，同時又是（二）全國最大的農業問題。

全美國的六百萬個農場之中，約有一百六十萬個農場都種着棉花。全美差不多有一千三百萬人倚賴棉花爲生，如此連加工商和運銷商算在一起，那麼美國就有七分之一的人口或者二千一百萬人倚靠種棉花來生活。南方的十州之中，則有百分之四十三的農民種棉。

種棉花賣出的每一塊錢，生產者祇能得到七分半的利潤，通常的情形是生產者向政府借錢耕種，棉花生產成功後，如果棉花漲價則棉農得利，否則政府得利。但不管怎樣，大部份的棉花結果都進了政府的倉庫裏，全國的棉花，自從新政實施以來，是由華盛頓控制着的。

正常的年頭，美國出產的棉花共有一千二百萬包，約當全世界產量的百分之四六，目前美國政府測有的棉花約爲一千一百萬包，放在倉庫裏一無用途。

種一切的主要原因，由於美國生產的棉花，遠遠超過它所能售賣與消費的數量，一九四四年美國只會將棉花的耕種面積減去一半，因此，美國棉花的價格是靠人爲的方法來維持的。

但一箇方棉花是以爲獲獲的，而同時則有一千一百萬包被擱在政府倉庫裏的時候，請你想一想許多美國人在一九〇六年欲買舊衫而不可得的情形。

再看看一些長期性的真實情形：美國棉花的出口市場已經大爲減小了，三十年來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竟喪失了百分之三十的銷路。雖然我們用各式的方式來刺激並提高價格，可是它依然不能自己維持。試想一下國內的市場競爭吧。襯衫是用人造纖維而不是用棉花做的；麵粉是用厚紙統做的，尼龍則什麼東西都可以製造，普拉斯蒂克和玻璃纖維則在繩索方面代替了棉花的地位。

再想一下採棉機和新的火鑽餅機器吧，採棉機每天二十四小時可採得三萬磅，而一個工人八小時僅能採得一百二十磅。採一袋棉：用人工要化三十元，用機械祇要五元。採棉機的發明人是雷斯特博士，他花了二十五年才將這部機器改良完成。它有一種神妙的選棉眼，能够採得百分之九十五的熟棉而不會碰到一顆未熟的棉球。

據雷斯特博士的估計，採棉機將在十年之內代替一百萬個家庭的工作，因此就要造成自從內戰發生以來南方最大的社會與經濟變遷。當然，與此同時的是將使人口分佈平均，大大增高南部人的生產水準。很可能是所謂「棉花地帶」(Cotton Belt)將會逐漸消失而西移。

阿爾巴馬州

除了希爾先生以外，阿爾巴馬州最有趣的政治人物或是它的新任州長傑爾森和參議員斯巴克曼。傑

據南方的定義，這些都是自由主義者。

這一州是非常放漫的；伯明罕有很大的鋼鐵廠，摩比爾有麵粉廠，此外還有紡織廠等。

阿爾巴馬有個很好的州立大學，阿爾巴馬頗為自豪於它對於花柳病的抗疫運動。根據一條新的該州法律，所有十八歲到五十歲之間人都將由州政府供給經費去舉行性病檢查，如果查出有性病，就將處以很重的罰金，這種運動是以驚心動魄的規模進行的，街上掛起了巨大的橫布條，上面寫着：「盤尼西林可以在四小時之內治愈淋病」之類。

一個剛剛開始的難題是個農們和農場零工，他們看起來確乎是要被採棉機及火鋸耕種器所驅逐了。根據阿爾巴馬農業廳廳長的估計，如果南方工人不向別處遷移，五年之內就要有五百萬人有待救濟。這個數字看起來很高，可是，你要記得每一架火鋸耕種器就可以代替五百個農工。

美國的州長參議員之流，有幾個是音樂家或者準音樂家呢？這很容易使人猜為三四個左右。還幾個音樂家中，最出色的當然就是阿爾巴馬的賴爾森，雖然他之確實是否為一個音樂家還有問題，但是他在競選中使用的五人樂隊是很有名的。他還有另兩件競選武器：掃帚和簸箕，他用這兩種東西來保證：一旦當選，他會清除州政府裏的「垃圾」然後把這些髒東西裝走。他後來解釋他所以當選的原因，他說：「所有在銀行裏存款不到五百元的人，都投我的票」。

這裏我們必須要注意一件矛盾的事：當阿爾巴馬選了賴爾森和斯巴克曼的時候，喬治亞却使陶邁基當了州長，而喬士夫必更使美國政界中最壞的惡棍畢爾波羅獲選為州長。不過，阿爾巴馬在對付黑人

問題上却採取了一個倒退的步驟：他們通過了一個修正案而使黑人的選舉權大受限制。

密士失必州

密士失必州是聲名狼藉的，根據統計，該州的平均每人每年收入是全國最低的，有位生在密士失必州的南方人告訴我說：美國最好能將密士失必除去，因為一旦如此，美國關於文化，識字人數，財富方面的統計都將升高不少。

無需指明，密士失必是由一黨統治的，但民主黨也有分裂的傾向。保守的一派由哈里遜及威爾斯領導，「急進派」則代表貧苦的白人，由畢爾波領導。至於州長則由兩派輪流當選，於是密士失必的州長，就一任壞蛋接着一任好人。密士失必也有共和黨，他們也分兩派，一派是絕不准黑人有發言權，另一派則大多數都是黑人，由一個華盛頓的律師霍華德領導。

這一州沒有一個統治全州的領袖和力量，本州最大的公司是伊利諾中央鐵路，但是它並不十分過問本州的政治。

密士失必的首城是傑克遜，全城人口在一九四〇年時有六萬二千餘人。這裏有不少的龐然大物。密士失必的絕大部份當然是農業，百分之九十的人依賴棉花為生，但它同時也在發展從事工業的擴張，全州有句口號是農工業平均發展。密士失必自諱它是僅一有其計劃的州，它重視石油的開採，目前它是全美國最開採的一個採油區。

密士失必當繼續為很強烈的白人至上的州，原因之一是由於這裏有着全國比例最高的黑人。在多少那裏，黑人與白人之比是六比一到八比一。當全國復興期，本州黑人曾經比任何另種各州的黑人更積極地參加工作，而且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密士失必曾經兩度選舉了黑人參議員。至於該州對待黑人的態度，據一位專家說，是和自由主義的北卡洛林納不同的。我聽到一個很強烈的對黑人的白人說，密士失必州真正使我吃驚。另一個非常反黑人的白人則說：「你能够明白嗎？我們這裏是（黑人）泛濫成災了。」

事實上大批黑人都從密士失必移殖到北方去了，但是黑人在本州依然佔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口，這也就是對「白人至上」的警告。有些保守的白人，就像南卡洛林納州的許多白人一樣，主要是使這黑人維持現狀，有個朋友告訴我：如此喧嘩喧嘩通過了公平雇用法，你看好了，這裏一定有的很多私刑處殺黑人的事件發生。「你可以用你寶貴的生命打賭：我們將繼續反對聯邦對學校的補助，因為那將會使黑種兒童跑進我們的學校。」

密士失必在表面上是禁酒的，可是它又維持着一個「非法賣酒的話市稅」。去年一年這一項稅款的數額就有四十九萬八千餘元之眾。

路易斯安納州

路易斯安納州是個非常複雜的州，該州主要的政治爭鬥是介於儒斯教的北部（大致是產糧區）和儒

國內

天主教的前部（大致是蘇米和轄區）之間。南部的中心是紐奧良城，這兩個宗教團體之間的力量是維持着權力的均衡的，宗教方面的人當市長，那麼天主教方面的人就當州長。



第三十三章 龐然大物得克薩斯

得克薩斯州有它自己獨具的特質——龐大，愛鬥，好奇，而且是沐浴於自滿的情緒之中——乃是人人皆知的事實。

關於這個「孤星州」，至少有四件很重要的事不可忽略。第一，它並非真正屬於南部，西部或是西南部；這是一個完整的帝國。第二，它雖有巨大的經濟力量，但是它却是西部諸州「擄取」和殖民式「經濟的典型代表，因為它生產的都是原料。第三，它是全美州「愛國的」州。雷朋（民主黨人，前衆議院議長）告訴我說（不過是個笑話，不必介意）國會通過成立徵兵審查機構的真正原因，就是要使有幾個不是得克薩斯的人也加入軍隊。」第四，它像一個非常巨大的青年，正在各方面繼續成長。

也許我們還得補充一點關於得克薩斯量的「新的程度」，它的年青，以及財富創造與集中的猛烈速度。巨大立政的財富刺激着各式的人，這樣，文化的落後一步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事了。

還有一點重要的是得克薩斯在美國首都的力量，有一次，參衆兩院委員會中有十一個委員會主席都是得克薩斯人，前任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和聯邦檢察長克拉克以及艾森豪威爾及尼米茲都是來自得克薩斯。

這裏有幾個得薩斯笑話：一個得薩斯大牧場場主的女兒到了東部去唸書，有人問她來自何鄉？她回答說「得克薩斯諾西斯郡」，那人又問：「這郡又在那裏呢？」她說：「那就是我祖父放牛場的一個四北角。」

另一個笑話是有關尼米茲上將的，得克薩斯人談起他的功業，都說他的工作場所，是全世界惟一比家鄉較大的地方，那就是「太平洋。」

我在聖安東尼聽到又一個笑話：一個孩子問個陌生人：客來何處，他的父親就溫和地插嘴說：「不要這樣問，乖乖！如果一個人是從得克薩斯來的，他自會告訴你，否則，何必問他而使他的為難呢？」得克薩斯的笑話是說不完的，大部份都和該州的龐大有關。

憑良心說，孤星州確是够大的。它的面積相當於全美國的十二分之一。這一州的人們都戴着全世界尺寸最大的帽子，每方吋有着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區更多的美女，它出過鮮紅的電影明星（李迷羅吉絲，瓊克勞馥），全州公立學校的校產有五十萬萬元，全州有六十座廣播電台，全世界最大的蔬菜園，最深的洞（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九呎的油井），最大的蕃茄市，蜂蜜中心，玫瑰花中心，都在得克薩斯。

我不能不提一下，當我告訴一個得克薩斯朋友說我要寫一本關於美國的書的時候，他馬上建議我分寫上下兩冊，一冊專寫得克薩斯，另冊寫其餘四十七州。

沒有一個人能比得克薩斯人的歷史。得克薩斯一字起源於印地安語，意思是「大平原」。古代的得克薩斯是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荷蘭人、瑞典人、丹麥人、挪威人、希臘人、羅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人、日本人的天下。

得克薩斯獨立前，得克薩斯一度是個獨立共和國，它曾經正式得到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瑞典、丹麥、挪威、希臘、羅馬、波斯、阿拉伯、印度、中國、日本人的承認，後來它到底加入聯邦了。但是它依然擁有對於本州土地的所有權，還是他州財產。得克薩斯的分法，得克薩斯有東西兩部，東部是產棉區，那兒有：佃農，佃士，佃士必三角開的文化，農田中的工業，大城市，貧窮白人，全州大部的黑奴，以及石油。西部和南方的一部份則有牧場，農商，人，藥店，牧童，高原，機械化農業，風車，羊羣和山槽。目前東部人正逐漸西移，一方面因為東部沃土逐漸沖失，也由於西部缺少黑人。談到種棉，東部是個農戶耕小塊田地，西部則是機械化種棉。得克薩斯永遠應該記得的是：得克薩斯出產全美四分之一的好棉花，也就是世界產量的七分之一。

大城掠影

得克薩斯是全州最大的城市，除了奧克拉荷馬及杜爾沙以外，這要算是全美最反動的一個地方。這裏是所謂得克薩斯「正人」，石油大亨和得克薩斯報報編輯並曾任婦女輔助隊司令胡貝夫人，以及全世界最大法律事務所法官愛爾金斯的家鄉。這是一個人們既想離開不想其他的城市。這是我所經過過的最繁華的城市，其他一類龐大的商店因為在一九四四年就要被得克薩斯一舉，於是就遭到廢棄的命運。這裏有幾處防性它區，但也有極好的大學及醫院。

荷斯頓是全美第四大港，全區有一百個以上的大油田，沿荷斯頓到海邊的運河有九個煉油廠，世界上最大的煉油廠也在那裏。「擁有」荷斯頓的人是傑西·瓊斯，但全得克薩斯最富的人則是一位名叫勞埃克會的油商。

★

★

★

杜拉斯是個虛偽的小城，一個得克薩斯朋友告訴我：「杜拉斯是美麗而富庶的，但它不是個得克薩斯城」。這個小城是國內最大的棉花交易市場，但基本上它是一個金融和運輸中心，它的鐵路特別機車業務全國第一，保險業的業務全國第四，來往電報之多全國第五。

★

★

★

從杜拉斯到羅特伍斯祇有三十三哩，杜拉斯是東得克薩斯的邊緣而羅特伍斯則是西得克薩斯的起點。這兩個城常立於互相競爭的地位，但由於羅特伍斯地方比較小，所以它在競爭時更為積極。

羅特伍斯不僅是全國最大肉牛城而已，它去年送到牲畜市場的就有九十萬頭牛，一百萬頭豬，和二百萬頭羊，同時它也是堪薩斯城以西的最大穀物集散中心，此外，它又是油業工人工會的團體中心，它在全國最好的商業雜誌「牧羊人」，它又有一個杜拉斯「南方美以美大學」為對象而從事訓練該等的美督大學。

美 國 內 幕
Inside U.S.A.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 著 者

約 翰

根 室

(John Gunther)

譯 者

小 魚 王 章 麟 潘 際 珂

發 行 者

三 人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大沽路三八三弄四〇號

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再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三版

(我想那是全世界惟一的)從一百六十五呎高的巨塔上傾注全城。奧汀城尤妙的是充滿了美麗可驚的女郎，它的餐館裏有着好的牛排。

★

★

★

就我所知，除了斯伯塔城附近長了小麥的原野以外，全美國再沒有比飛機將近降落聖安東尼城所見更爲美麗的景色了。這城市從赭色的大地上升起，猶同一片琥珀色的雲彩。整個城市矗立在平坦的大地上，像一個巨大的荷蘭式爐灶。

聖安東尼是除了舊金山，紐奧良，甚至芝加哥以外，美國最五光十色最浪漫的一個城市，但它同時又是一個商業都會。這裏有一個小河穿過全城的心臟，沿岸青碧，使它看來好像是在城市的底層。你可以坐在威尼斯式的小艇上，沿河擦着摩天樓的腳跟輕駛而過。海灣來的風吹得夜晚清寒，即雖盛夏亦復涼爽。在交織着的枝叶之間，閃爍着万朵燈光，盪抬頭，三十層樓頂上的航海紅燈好像一個厚人的眼睛。另一個美孚油公司大廈頂上，巨型地球儀也正轉動不已。沿河岸，墨西哥女即到處賣弄風情，到處有被纏繞的人們。

這個城有六万墨西哥人，他們雖是美國公民却在經濟及社會上受到種種歧視。聖安東尼也是一個德國城，每六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有德國血統，這裏的德文日報是全美編得最好的一張外文報紙。聖安東尼以南有些巨型牧場，最大的一個有一百二十五萬英畝。

得克薩斯的政治